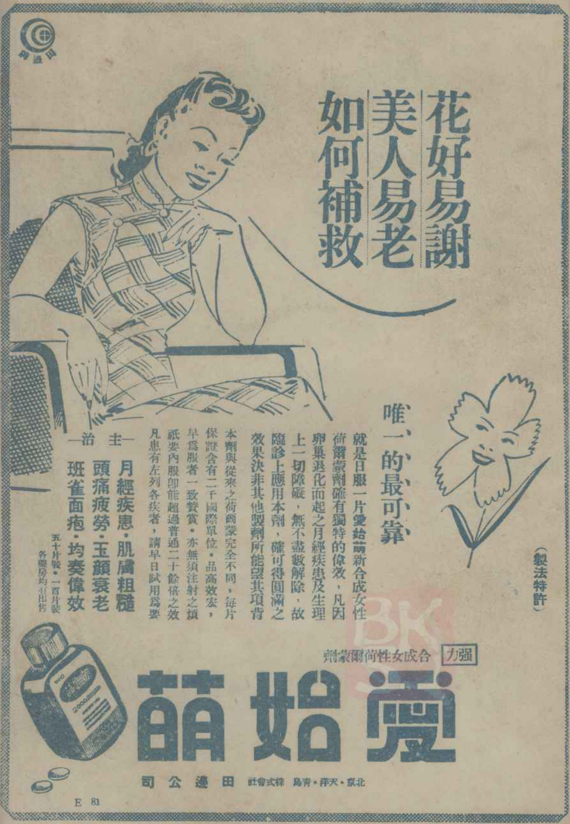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六月號

特輯‥滿洲女作家作品推荐


花好易謝
美人易老
如何補救
唯一的最可靠
就是日服一片愛始萌新合成女性荷爾蒙劑確有獨特的偉效，凡因卵巢退化而起之月經疾患及生理上一切障礙，無不盡數解除，故臨診上應用本劑，確可得圓滿之效果決非其他製劑所能望其項背
本劑與從來之荷爾蒙完全不同，每片保證含有二千國際單位·品高效宏，早為服者一致贊賞·亦無須注射之煩祇要內服即能超過普通二十餘倍之效凡患有左列各疾者，請早日試用為要
—主治—
月經疾患·肌膚粗糙
頭痛疲勞·玉顏衰老
斑雀面皰·均奏偉效
五十片裝·一百片裝
各藥房均有出售
(製法特許)
強力 合成女性荷爾蒙劑
愛始萌
北京·天津·青島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E 81



勤勞增產的女學生

市立第五女中學生實施增產情況

藝專本屆畢業生五女士作品介紹



靳玉青　王蕙岩　胡慶年　張奇蘭　許德英

靳玉青：字開嵐，中州人，幼年負笈京師，好繪事，舉凡山水花鳥人物，莫不兼長，甚爲名鑑家楊獻谷氏所欣賞。

王蕙岩：字婉華，冀人，性文雅，天資聰慧，工山水花鳥，隨手執筆，開趣獨厚，其用筆頗得名畫家邱石冥周懷民之法度，寫意臨摹諸作爲同儕所稱道。

胡慶年：字穉觀，金陵人，天資英特，工仕女，凡臨古之作，尤能逼眞，若仇唐之筆，無不兼長，得名畫家劉凌滄之指授，尤能超羣。

張奇蘭：字芙岑，冀北人，秀外慧中，胸襟豁達，工花鳥，朱竹碧梅，頗得名畫家于非厂之神趣，課餘兼研皮簧，爲此次藝專畢業之英才。

許德英：字豔均，浙江紹興人，幼秉庭訓，好學不倦，性溫雅，用筆秀逸淵宕，得名畫家蕭謙中周懷民之指授，若仿吳小仙劉貫道唐伯虎諸作，尤多天趣。

許德英女士作



王蕙岩女士作



靳玉青女士作



胡慶年女士作



張奇蘭女士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21 1465B




化學的美料
皮膚之保健葯
花王達母膏
火燙
蟲螫
皮膚病
花王達母膏之用法:
(一)擦傷,凍瘡,挫傷,砍傷,一切跌打損傷。
(二)疥癬,斑疹,金錢癬,牛皮癬,頑癬,脚氣。
(三)毒蟲咬傷,螫傷,臭蟲,蚊子,百蛉,虱,蚤等
(四)嚙傷,薄皮瘡,傷水瘡,各種疔毒惡瘡。
(五)風火牙痛。
(六)感冒傷風。
(七)頭疼,眩暈。
(八)痔瘡,痛瘡。
(九)神經痛。
(十)曬黑,暴皮。
化粧用。
花王達母
一家須要一個
花王化學工廠出品

滿洲映畫協會本年度超特古裝鉅片

黑臉賊

公演在即！

上下兩集陸續公演！



張奕
周凋
馬黛娟
趙愛蘋
陶滋心
合演

姜衍
丁明
編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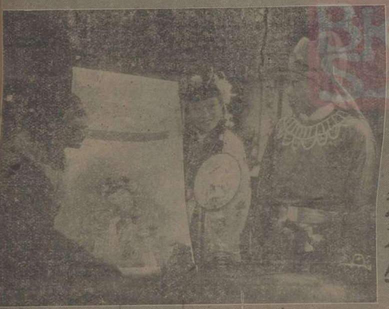
張天賜——導演

華北電影公司發行

一條黑影數條命案

不逞之徒面罩黑布殺人如麻

出沒無常 飛簷走壁



婦女雜誌

第四卷・第六期

封面・塞茂華小姐……本社
畫刊・一・食糧增產的女學生
二・藝專五女士作品介紹
論說・愛……田中教夫
・特載・各交戰國的女性……鑫輔…二
月間時局要聞簡誌……本社…二
新運與新生婦女……正文…四
我們的意見・談門當戶對……卓卓然…六
・女人與束縛……李小江…七
・談戀愛與婚姻……布青…六
・有感於離婚……阿貞…七
優秀女作家作品徵文揭曉
「夜潮」……維成畫・紀磊文…八
自由學園北京生活學校訪問記 本社…一四
滿洲女作家作品特輯……一八
一・潛春…吳瑛 二・XY城的人們…但娣
三・火…冰壺 四・甲魚的故事…乙卡
漫畫之頁……三〇
掇拾錄……陳飈…三〇

論說

愛

愛是什麼？愛是兩個同種族者結合，就「人」來說，乃是所謂「人」的同種族者的結合，是陰陽二者互相接近而成爲一個完體的。是宇宙的中心——時間空間的中心——的生命根本，分爲陰與陽，而又還到根本的完體的「一」。

夫婦相聚，過着家庭生活，並不是素不相識的男女，由媒人的說合而偶然結合的。

夫婦本來是一體的生命相聚於本源的「一」的靈，而成爲完體的。在人的現在意識上，雖然互不相識但是人的隱然的潛在意識，也可詳盡地知道可以結合的對方。我們的潛在意識並不是我們一代，是從數代數十代甚至無限代繼續而成爲「自已」的，所以我們現在意識的比例非常渺小，它不過是現在意識的幾百分之一，幾萬分之一。因此在現在意識上雖不相識，可是夫婦兩人在潛在意識上，却是最能相識的。

不論男女，如果獨身無偶，就不能不對人生感到缺陷。這種想法還到根本的「一」的感情就是愛。所以如果愛的感情不充足，便不能眞正看出人生的樂趣。

沒有愛的地方，我們覺得有價値者很少。愛是還到本源的價値的。只要有愛，縱然其他的物質不足，我們也能有滿足之樂。相愛的夫婦，可以過着「吃捧子麵也可以」的生活。

宇宙大生命的本性是愛。人是宇宙大生命最完全的形相上的具現體，所以人的本性也是愛。而且宇宙是大生命普遍的地方，所以在這宇宙全體裡，愛是到處充滿着的。

這種情形小則在物質分子的親和力上既可看出，而大則在天體的牽引力上也可看出。

分子與分子之間有引力與斥力，互相調和而不分離，在一定形式上結合，這就叫作分子間的親和力。分子間如果沒有這種親和力，則物質分子就互相離散。人既不存在，天體也不存在，這宇宙恐怕就要混沌而難捉摸了。使分子間以引力與斥力互相結合而不離一定形態者，就是生命。這種時候，生命就顯現而爲親和力的愛力。

一切物質的分子，都以帶有陽電子的原子核爲中心，而有陰電子環繞其

直到今天，婦女們眞正解放了嗎？……………一　汀……四
談今時的殯葬……………維　明……三二
家庭電氣須知……………笑　忙……三一
菜菓的營養與消毒……………承　琪……三五
怎樣能使園地茂盛……………碧　汝……三四
經而易舉的家庭副業 養鷄・養鴨・養蠶……………博　泉……三三
生活節約聲中・襪子問題……………靜　之……三六
節儉增產聲中・替補肥皂……………一　凡……三七
學校生活……………女五中等……三六
醫師所見的人體美……………慧　賢……三八
屁的哲學……………萍　蘋……三九
問答（信箱）……………本　社……三八
「人工受孕術」實驗中的珍聞……………嫣　紅……四〇
無子嗣的福音……………嫣　紅……四〇
長篇連載 譯文小說 母系家族……石川達三原著 梅　娘譯……四二
編後記……………編　者……四八

・廣告索引・

大東化學……目錄前　東洋紡……………二九
花王牙粉……目錄前　副華洋行……………二九
華北電影……目錄前　陳希禮大夫……四七
鼠瘡瘰癧丸……三〇　富來馬墨水……四八

周圍。總之，所謂物質就是電子的同種類相顛頡的陰陽，互相結合而成的。也是「愛的表體」。

不論在植物的世界上，或在動物上，我們都能看見同一的原理。

在生命新創造的時候，大生命永遠是以愛力給我們表現的。這在現象上，便以陰陽交合的形態而表現。

所謂以神（宇宙大生命）爲規範而在生活就是行愛。所謂行愛就是以天地的法則爲規範而順從地活着。中國歷來向稱「順天」，而以與神成爲一體的生活爲人生的最高標準。

實行成爲一體的生活，就是愛的生活。

愛是生命的正當生活。愛的表現就是生命的表現。生命表現，換句話說就是神給我們表現在這，而是毫無「我心」。

世上許多人都認爲如果施愛於人，則自己本身或有損失，而不肯行愛。普通雖然遇到必當行愛的事態，也總是說：「這是別人的事情」，認爲假使與之牽涉而稍行愛，則在所行的程度上自己便有損失。像這種超然的人是怎樣的多呢！

愛決不因有所施而減損，反而是愈施豐富，這因爲愛是生命。因爲愛是生命，所以是無限的。因爲是無限的，所以愈表現它，則愛愈對其人增加。

如果愛只是從你的「肉體」的有限物質裡生出來的，那麼當然就要愈施愈減，這正像汲出水桶裡的水一樣，愈汲愈減的。

所謂愛則與之相反，好比有豐富生脈連繫着的井水，我們的個生命，我們的個個生命，好像與汲之不盡的水脈連繫着那樣，而與無限無盡的宇宙大生命連繫着的。

因爲生命是愛，所以我們施愛時，我們已超越肉體而與宇宙大生命完全爲一體，消盡「我心」所以愈施則宇宙大生命的愛力愈從我們的個生命的井口裡流出來。

愛吧！盡量地愛吧！再不要認爲自己已經愛盡了愛是無限的，沒有「這就够了」的界限的。須知活着就是愛。

宇宙大生命是永遠化育萬物而無盡無休的。

筆者：華北宣傳聯盟・編輯部長　田中敎夫

·特輯·

各交戰國的女性

·金輔·

引言

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世界上可以說無一國不捲入狼烟烽火之內。即以中日兩國來說，甚於同生共死，擊滅英美與復亞洲，謀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舉國上下，實應決盡物心總力，貫徹始終，以期達到大東亞戰爭之目的。

我國民衆雖皆有鑒於此，但實際獻身國家担當戰時工作者很少，尤其是二萬萬女同胞，更未克盡職責活躍於某一部門，此實爲遺憾，亦是慚愧之點。

金輔君給我們這一篇翻譯的文字，介紹了不少目前各交戰國家女性的活動情況，深望我國女同胞們有所參照，有所覺醒！

日本的女性

走向社會深入農村　勤勞親切努力奉公

在日本國內，以往政府發表過「生活增强」與「勤勞緊急對策」，確立女子勤勞的正鵠，表示更深一層的積極。

日本女性的勤勉，早就傳到世界各國的讚許，在農村，都市，工廠等生產的第一線上，孜孜勞動的婦女們，由於補助男人的勞動力之不足，一躍而爲本格勞動的獨立性，在工作的內容與質量上，都建樹了驚人的功績。

爲了補救農村勞力之不足，農繁期從事於炊食，及託兒所的勤勞奉仕等，都是在都市中受過短期訓練的女性來担當的，農村人等因之喜樂而特別是在感激她們。又在最近，東京的姑娘們，組織成一個「親切部隊」，輔助市民區役所的事務等，於是市民們一致感謝不已。

總之，現代日本的女性，由個人生活圈中躍進社會，共同磨鍊社會生活的智慧，鍛鍊社會生活的技術。修養此種技能的場所，可以說是到處皆是。有人說「日本軍的偉大，也即是日本女性的偉大」，此語實非過言。由此可見現在的日本女性應該說是「增加生產的戰士」了。

德國的女性

爲了祖國的血與土　組織部隊建造飛機

「男子到戰線去，女子從事生產」！這句話在德國並不是新的呼聲，德國女性切身感受到第一次大戰的悲慘結果，名符其實的，很久就在等待着完全發下國民總動員令了。在一月二十七日，以大管區指導者左凱爾長官的名義發出，「國民皆勞」的布告，所有由十六歲到六十五歲的男子，及所有由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女子，完全都在徵用範圍之內。這時候，德國的女性們便充滿了歡欣，爲了「祖國的血與土」，執起武器，共赴國難。國民經濟是一時不能停止的。徵用制是把結婚的女性有六歲以下的兒童一名或十四歲以下的子女二名者除外，但這些女性，只要有時間及餘裕，都在準備着去效力國家。但是爲了圓滑實行「女子從事生產」起見，國家對於她們的努力，或者開設託兒所，或者整頓衞生設備等，必須講求合理的社會政策。因此，所有德國由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女性，都以半年的期間，義務的被編爲A，D部隊分配到託兒所及農忙期的農人家內，或者去作工場的保健婦。替「勞動的婦女」看家，守護兒童，使女性勞動戰線毫無不安。

在梅薩修米特飛機工場裡，女工較男工爲多，這也不是特殊的例子，因爲德國男子勞動者的比率，與戰前適得其反，到處都可以看出來。果然，去年有一個叫做李那萊齊的女性發明了精巧無比的試作機，由希特拉總統授與了第一級的鐵十字章，在婦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榮。

月間時局要聞簡誌

四月十一日　▲孟加拉灣英印軍悉被日軍殲滅。▲陳公博特使會見東京記者團發表談話。▲出席東亞醫學大會褚民誼抵穗渴。

四月十三日　▲渙機八架襲廣州灣。▲國府清鄉工作益趨積極化。▲希特勒莫索里尼舉行重大會談。



四月十五日　▲渝美空軍轟炸遠極點。▲華北物資輸送圓滑南米北運民食無憂。

四月十七日　▲日青木大東亞相來華視察。▲德機強襲列寧格勒南部砲戰熾烈。

四月十九日　▲突尼西亞前線館軍事武官。▲賴伐爾會晤日使

四月廿一日　▲中國派遣軍畑總司令官自華北返抵南京。▲在華敵性國人已分別共營集團生活。

四月廿三日　▲朱委員長日漸康復，今日邀請友好賞花。▲倫班德蘇兩軍展開死鬥。

意國的女性

自覺自悟激底奮進
訓練女丁鞏固國防

雙肩担負意大利運命的莫索里尼首相，當住在特爾股時，來訪的一個友人，發見他桌上有一本很舊的祈禱書。就問：「這是你的嗎」？莫索里尼首相便恭敬的答道：「這是家母始終不離手的東西，還成了唯一的紀念品，母親是爲了使這個世界幸福，就像是在地上出現的天使一樣。」這足以證明莫索里尼首相，於母親的感謝及對於全意大利女性的意見。彼時女性很高的評價，敬愛。意大利制定動員法，婦人也被動員去從事生產，看護，及防空，這是一九三一年，十二年以前的事情。但法西斯把女性看做後方的主力，使男女分担義務，在社會上的地位並無差異，於是具有優秀的才幹及智能的女性，便漸漸占有社會上的重要位置。

巴里夫運動，這個運動注重涵養學校教育不澈底的國家觀念，在年輕的第二代腦中深深印下大羅馬帝國後裔的自覺，是一種使全體女性都成爲法西斯意大利挺身隊的教育運動。在一九三七年風特里與意大利青少年團（G，I，L）創設之時，巴里夫的各種組織遂作發展的解消，而出任G，I，L的一翼。到六歲時，意大利的少女們，便入G，I，L的少女隊，接受國家觀念的嚴格訓練，漸漸的會接受法西斯的精神。到八歲時，他們在「意大利少女隊」接受強有力的團體訓練。繼續六年，到十四歲時，入「意大利屆女隊」，並從十八歲起，有「女子青年法西斯」的組織，這些組織協力對於意國女性教授政治的修養，並且確立體育，情操教育，及軍事訓練的國防體育制。

蘇聯的女性

不勞動者即不得食
職業至上男女無分

在蘇聯的憲法之中，有一條是「不勞動者不得食」，但這不勞動者並不單指男人，而是表示女人也與男人同樣，負有勞動的義務。蘇聯的女性，由一九一七年革命當時起，已經動員國內建設戰線。國民學校的教員或大夫是女子最普通的職業，技師技士還不用說，在蘇聯甚至還有保持長距離飛行紀錄的與西木柯女士之類的職業飛行家。在筋肉勞動方面，也是既有司機又有道路工人，戰前僅只鐵道關係方面，也即有五十萬女子在活動。其中站長有八百名，帶金邊帽子的女人，在我們看來是少見的。

在蘇聯完全沒有男女職業的區別，戰爭開始後，可以說把能夠勞動的女人完全徵發出來，爲了補充德蘇戰線許多的消耗，填補由工場農村離開的男子的空位。即使認爲蘇聯現在勞動力的七成是女人也不爲錯誤。損失十輛又出二十輛，損失二十輛又出三十輛，繼續不斷送往前線的戰車，都是由女性來造成的。掘鐵礦，以及運送精鐵製成戰車等一切的工作，都是由女人來作的。並且不單是如此的勞動而已，還有需許多很像樣子的女子車隊。

美國的女性

駕駛汽車協助運輸
軍事基地聯絡紛忙

美國爲了戰爭的目的而動員的女性，可以說很多。在美國只要不是十分有錢人家的女兒，大學畢業之後大多是作事的，並且以此自誇，毫不引以爲恥。就如同我國男子由學校畢業之後即作事情一樣，是在海軍部等處每天徵用三千餘名女子施行教育，在中央訓練兩個月，然後分配到各海軍基地。

關於輸送方面，美國女子大都能開汽車，所以可以不加訓練使用。飛機方面，由一些女性中選取合適的人來駕駛甚至擔任理整備工作，現在美國各地許多基地間的連絡可以說是由於女人在辦理着，女子駕駛員的數目恐不下萬人。

英國的女性

補助隊伍充實勤務
打字傳令頗爲緊張

今日英國的女性，爲補助男子之不足，於陸空軍方面，編成所謂「女子補助隊」，從事於國防及戰線之工作，其中之陸軍補助隊，有男女混合組成之高射砲隊，担任砲兵之職務，過着最辛苦之生活。此外，婦女們主要之工作，爲從事於炊事，打字傳令等工作，以担負男子軍人之辛勞，且不斷的予以各種之訓練，俾伊等發揮最大之能率，至於空海軍補助隊女性也都担負各種緊要職務，建樹偉大驚人之功績。

四月廿五日 ▲晉冀豫日軍完全佔領臨淇。▲周佛海特使視察北京中國大學及師範大學兩校。

四月廿七日 ▲突尼西亞英軍總攻失敗。▲對美飛行士暴虐行爲日處置絕對公開。

四月廿九日 ▲今日爲日本天長節友邦國民擊滅英美決心益堅。▲美軍突佔據英領块科斯鰲島。

五月一日 ▲羅斯福政權崩潰先聲美礦山勞動者總罷工。▲英對蘇波問題悲觀或將採取抑制波蘭政策。



五月三日 ▲德英展開長距離砲戰。▲賴伐爾與希特勒會談終了。▲北非美軍作戰失利。

五月五日 ▲雜糧來源暢旺，北京現糧市場開價猛跌。▲汪主席飢溺爲懷軫念華北災情，特派康雨亭北上視察。▲羅斯福邀斯太林會議。



五月七日 ▲中政會昨日通過鄧祖禹氏任江西省長。▲重光外相繼續會見各國公使。

五月九日 ▲完成訪問菲島目的東條首相返抵大阪。▲馬猶山日軍進迫布吉頓。▲滿洲皇帝陛下返還新京。▲東亞經濟懇談會華北本部今召開二屆會員大會。

直到今天，婦女們眞正解放了嗎？

人類生活中，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我覺得女性生活總是有點神密的意味，使人對她們好像謎一樣的猜不透。一般少數女人雖在自强不息，然而大多數的無用女人依然尙在一味的消耗不事生產。

× × × ×

關於婦女生活，在這參戰體制下的今天，女同胞們也實在應該努力奮起而有所警惕的，因爲女性的生活在中國，實在是太墮落了，太萎靡了。

「五四」運動後，一時便高揚起男女平等的旗幟，且狂喊着婦女解放的呼聲，可是一直到今天，婦女們眞正的解放了嗎？現在所謂「時代婦女」，那僅只是她們的外表好像解放了，實際上還是一條條的寄生虫。

× × × ×

社會上時代的婦女，大都過着畸形的生活，不是醉心歐化，便是

·時論·

新運與新生婦女

·正文·

婦女問題是近代社會問題的一部，它不僅與整個社會問題有關，而且與其他各種社會問題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婦女運動與其他一般社會運動可以相提並論，均爲整個社會運動的一環。因此，婦女運動的成敗，凡是參與婦女工作者，不能忽視整個的社會運動。同樣，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一個社會運動的實踐者，也不祇是注意整個的單純社會問題，同時也要顧及到婦女的一切問題，因爲婦女的人數是佔全國人口的過半數，整個的社會改造工作，如沒有婦女們參加力量，也是很難成功的。

婦女運動的主要標的，不外是爭取男女平等，以及經濟政治等等問題，其實在現代的社會裡經濟制度下大多數的男子受有經濟和政治的壓迫，婦女爲了爭取自由，爭取平等，男子何嘗不是亦在壓迫下掙扎，男女間之問題，表面上雖然是社會問題之一部，可是仍不能忽略了整個的社會活動，此時之新國民運動中推進，固然是爲了戰時國民生活的自強，並戰後國家民族的復興，然而對於國民的團體徵結，無論男女之諸般問題，成敗均有不可分離的關聯。

新國民運動是需要新國民來担任的，無論男女都應該人盡其心物盡其力，爲國爲已樹立健全的家庭，改善健全的事業，欲求健全的事業當然先要健全家庭，家庭的担當責任，女子比較男子更顯得吃重了。

婦女們結婚後，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結婚生活也就是家庭生活，故婦女們的健全生活，乃是與家庭不能分開的。一般女子，都認爲家庭生活，是一種奴役婦女的生活，好像女人的自由完全是爲家庭所限制了，而不知道一個健全的婦女，她確能做一個優良的家庭主婦。

是由於一般婦女們不瞭解生活的意義，只以奢侈享樂爲生活的目標，於是把丈夫們辛苦得到的金錢，任意揮霍，當然做丈夫的對於一個只知享樂不知吃苦的妻子，也只有投以蔑視的眼光了，而婦女却只有看到丈夫的輕視，而不洞悉所以輕視的原因，這是婦女生活至今仍局限於家庭，爲丈夫所支配的一個主要原因。

一個民族的最重要的生活，是軍隊，學校和家庭的三個單位，但是我們若以遠大的目光來判斷，這三個單位的重要性，我們應知道一個軍隊，和一個學校是還不如一個家庭的。學校與軍隊的教化，是偏重在表面，而家庭則完全偏重於內心性情的陶冶，固然最影響大部是在孩子們的身上，可是做丈夫的也逃不了這種勢力，而支配這種勢力的則是家庭中的主婦了，因此做主婦的若是一個瞭解生活意義的女子，知道刻苦與節約，則這個家庭的生活必是一種健全的生活，在健全生活的環境下，兩性生活當然非常的美滿的，反之，如以奢侈享樂爲生活的目的，則長此以往，非但享樂不能獲得，卽個人自由亦將剝奪淨，我們試看時下一般自命摩登而又浪漫的婦女，他們聯群沉迷的生活，我們可以說它是健全而快樂的生活嗎？可以說它是自由而解放的生活嗎？

所以一個女子的獨立與其高尙的人

終朝追求時髦，以奇裝異服眩耀為能事，如此說起來，一個所謂文明國度裏的女人，只僅具有此種本領，未免過於使我們慚愧而汗顏了。

× × × ×

眞是令人引為憾事，我們要知道女子欲求眞正的解放，與眞正的自由，首先應該從教育方針及實施上着眼着手。我們看看日本友邦的婦女們吧，在家庭中不但負有相當主要的責任在雙肩上，即是於社會國家民族上亦有可誇耀的貢獻的。跟人家去學習長處，並不難，只須忍苦耐勞，不失一個有用的好國民。

× × × ×

所以我總以為婦女革新生活是頂必要且切要的了，不然的話，永遠度着墮落麻木的生活，不事生產，只知消費，不客氣的說那還不如一名妓女，因為妓女的生活雖然放浪不羈，但是迫於生計又可奈何？終日操持皮肉生涯，還是為了求生問題，社會不給她們想法子另闢新生，當亦是無計可圖罷了。

◇一汀◇

× × × ×

格，是要從生活裏現出來的，祗靠服飾的時髦，衣履的奇特，而想博得高尚與自由的美譽，都是最無知識而又最愚笨的女子，固然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尤其是女性，愛美心更甚於男子，但布衣布鞋，不一定不美，不塗脂粉，也不一定就醜陋，居住也不一定非要高樓大廈，始能稱做富麗，反之，布衣布鞋，到反而有種樸素之美，不塗脂粉，也有一種天然俊俏，如將居室之中，打掃的窗明几淨，即便是茅舍草堂，也別有一種風味，可是一般婦女卻完全為虛榮心所迷惑，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在飯食上，必求山珍海味，在起居上，只求富麗堂皇，在穿着上，尤須時髦奇特，好像非此不足以表現其生活的優裕與地位的高尚，如此非但影響其子女的心裡，而且消耗國家有用的資財，更非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態度。

所謂新婦女者，除對家庭應負相當責任外，還有對於其他人類的種種的義務，應當為未來的女子們負起領導的重任，更該對於同時生存的人肩起責任，因為中國的婦女多半是沒有知識的，一切事業，都須有知識的前進婦女們來做領導，必須要做一點承先啓後的事業，為將來的婦女們打開一條進路，同時對於與她同時生存的人，她必須要做一點實已以裕大衆的事，她應該以一個優美的榜樣給予社會。

中國的婦女們向來依靠旁人的，當然更談不到領導別人的事業，這並不是婦女們的能力低，缺乏領導的才幹，而是婦女們太看重了私人的享樂生活，而不顧大衆生活的原故。

自從新國民運動提倡以來，全國各地已蠭起響應，惟國民中婦女之能切實奉行者，仍寥寥可數，似乎新國民運動只限於男子的，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新國民的範圍是遼闊廣汎的，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內，如婦女們自摒於新國民運動範圍之外，則不啻貶低自已獨立的人格，更為一般輕視女權者有所藉口，自五四運動以來，婦女解放的呼聲高唱了許多年，男子平等的文章也經過許多專家提出來討論，可是直到現在，以男子權為中心的社會，依然是由男子把持，女人仍羈在男子的支配下，過着一種寄生式的生活，這個固然由於社會上的一般封建的傳統觀念所致，而婦女們自身的徒倡高調，不顧實際的毛病，卻也是歷來婦女運動所以失敗的原因，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自大東亞戰爭勃發，由於世界局勢的演變，中國國內政局的複雜，致使一般無知的婦女感到悲哀與絕望，於是縱情享樂，成了她們暫時寬懷依歸，消極悲觀成了她們對於人生所持的態度，因此，墮落消沉成了一般女子普通的現象，如此而欲求得婦女界前途的光明，提高婦女們的地位，實不啻緣木而求魚。

新國民運動的推進，是在使每一個國民皆能成為一個新的國民，當然婦女不能例外，婦女們想一掃歷來依賴寄生的恥辱，建立一個獨立高尚的人格，必須要具有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外要勤勞與樸素，內心純潔清明，如此方能對國家擔負她分內的責任。

國內的婦女們，請不要再漠視社會的不平了，弱者與強者在天秤上是永遠不會平衡的，願妳們振作起來，肩荷起參戰後的中國新生婦女應盡的責任，參照本期之「各交戰國的女性」一文，看看立於戰時體制下的各國婦女有的身歷前線，做着救傷兵的工作，有的後方担任防空的救護，既陷入苦戰的英美及蘇俄，女子更擔任作戰的任務，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分配到產業界去，交通機關，重工業，都有婦女的足跡，至於物質的享受，已經減到最低的限度了。

我們中國也是在參戰的一個非常局面，中國婦女是否盡到戰時體制下的責任，頗多疑問，紙面上的言論說怎樣冠冕堂皇，淋漓盡緻，終是表面的文章，無補於實際。

為了國家，為了自己，應該澈底了解非常時期非常生活，認清了環境與地位，埋頭苦幹，努力進取，培養自己的高尚人格，創建自己獨立的事業，不但對國家的責任已盡，就是自身的解放運動與立腳社會基礎，亦可奠定的。

我們的意見

談「門當戶對」

（一）擇妻應自相當的家庭選擇

古時有一句話說「齊大非偶」換言之就是結婚的雙方，要門當戶對。這個關係每個人的一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我想就各方面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當否以及補救方法。

當然，最理想的婚姻，是雙方都是在相同的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這樣無論在那一點，都可以深探的理解，並且可以很平安順利的度過一生。兒童對於父母所作的事情，由幼小時起，在不知不覺中，便記入腦中，所以是毫不矯揉造作的自然的生性。在從前女子的教育機關，沒有別的，只是由祖母而母親，由母親而女兒，用這一家的習慣或口頭教育着。所以，一旦嫁到別處，便與自己的娘家完全不同。如事物的看法及細節的作法等等，是很費心思的。

有的夫婦，僅只因爲家風不合而離婚的也有不少。但在現代，一部分入學校的女子，從小時起便由教科書來教育，或由報紙雜誌，而受到社會的影響，所以不像以前有着完全相異的家風了。社會上的各種制度，與時俱變，因而家庭的形式，當然也慢慢的變化起來，所以所謂「家風」，決不是千古不變的。

但是，人類的教養，受之於家庭的很多，所以家庭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有的習於奢華，有的教養很高，有的沒有智識；並且就土地分起來，又有南方人，北方人等種種差別。即在都市與農村，差別也很大。即以北京而論，尙有城內城外之分，再根據家庭的職業來講，也有甚大的差異。

據說前幾年曾經有過一個新聞，說是一個少婦因爲不會算盤，而苦惱生病，終於自殺。例如生長在做官的家庭裡的女子，嫁到商人的家中去時，當然不會對算盤很熟練，並且也不知道怎樣應付客人，在本人便會感覺到十分痛苦了。

所以當選擇結婚的伴侶時，應當取其與自己所生長的家庭有共同的生活習慣才好。這樣，雙方才能很穩恰的過幸福美滿的生活。

（二）家庭不相稱要互相容讓

但是，姻緣這件事，很少有正好由兩個完全相合的家庭而結合的。

如果，不幸，必須同與自己娘家完全相異的家庭對方結婚時，做父母的做小姑的以及丈夫，必須要靜心等待兩三年，慢慢的教導養成與自己家風相合的媳婦。不要只一味的說淨也不會，那也不會，而應該想方法教養成與自己家庭適合才是。

自己家裡的女孩子，因爲從一生下來的時候起，便在這家內的空氣中長成，所以對於家中的事情，當然是很清楚的，拿媳婦來同女兒比較，是不對的。

再就媳婦一方面講起來，應該留心儘量從速對於婆家的生活習慣起來，捨去自己娘家的習慣，來適應未來將依爲終生的丈夫的環境。

即使有的時候，對於某一件事，認爲依照娘家的作法比較好時，在最初也決不要這樣主張，有父母的，萬事都請示父母才好。

人並不都是順從的性格，有的人雖然事情不大，也總願意固持己見，這即促成一家不和的原因，所以要特別注意，最初的兩三年內，應該特別謹慎自己及他人的意見。

結婚之後，兩家都有責任，所以要努力雙方聯誼，和和氣氣的往來才是最要緊的，如果婆母年紀比較輕，問題還少，在有老人的家庭，更會因舊的思想，而意見不同。，所以要雙方商量，在稱呼的禮節上，如年節，喜慶事等，知道了互相的風習，不流於形式，以眞心表示才好。

只要除去虛榮及虛偽 ，事情決沒有難的，如果可能，無用的形式應删，最好是越少越好，比方婆母可以問媳婦「你的母親喜歡什麼？你的親戚中有爲難的嗎？如果有可以盡力幫助一些」。這樣親熱的說法，是很好的，同時，在媳婦的娘家，等女婿來時，也要打聽婆母的嗜好，趣味，在彼此之間，免除隔閡，使對方喜歡，一家即可以圓滿生活了。

（三）互相理解大量自然圓滿

一個朋友的女兒，嫁到一個舊家庭去，在舉行婚禮的時候，非常重視從前的禮習，以致婚禮特別繁複。但相反的這位朋友的家庭，却是什麼都是極簡單的，所以女孩子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這位朋友因此很擔心，但是對方的婆母却說「這種舊習慣在我們這一代還可以，至於媳婦就不記住也可以的，如果我不在了，有了困難的時候，可以去問他的叔父」。這是多麼明白事理的呢？

所以此後這位朋友的女婿同女兒，在往來兩家的時候，到各家是按着各家的習慣的，雖然習慣不同，但也沒有一些不便，只要互相理解，是沒有麻煩事情的，但是如果馬馬虎虎，有時任性，有時乖僻，便成爲災禍的原因了。

那位朋友的少爺的太太是一個很可欽佩的人，無論什麼事都很尊重婆家的習慣，並且任事都秉承公婆的意見作去。這位朋友一家平日非常喜歡音樂，這位少奶奶便也對音樂用心研究，始終圓滿的過着。

「家風」「婆母」「小姑」這些是封建時代的遺物，彼此應當把這些言語不放在心中，原來，人與人有緣才會在一起過日子，所以要儘量的謙讓，平和的渡日，把這些心情存在心中才對。

各位沒有結婚，正在擇偶期中的兄弟姊妹們，這個問題請你們仔細研討不要貽終生之悔才好。

談戀愛與婚姻

一

無論是戀愛與結婚，其所渊重之問題，便是經濟問題，二者是否在各方面皆相投合，這都是必要先決的問題。

二

結婚不是走入墳墓，但亦不是一定會升入天堂，此等說法，並不矛盾，那只要看你們（妳們）在如何驅使眼前眞實的環境。

三

究竟如何坦白且又熱情的向對方求愛呢？

消極的方法，只有以人格，學問，意志等，來慢慢表現在對方眼前，積極的方法，那麼便須要以烈火引乾柴的手法，等到如願以償時，再向對方施行必經之步驟，不過前者似嫌過緩，反之後者却又來得過急，所以最好不採取極端態度，而宜以折衷法則較爲穩妥。

四

近親應相結成姻者大有人在，俗語說「親上加親」，「親套親」，此種現象，已成中國人例來即有的老習慣，似乎不易矯正了。但是殊不知其中很有害處，由於血統及生理關係，影響第二代國民之不健全實在不淺。所以我主張反對近親男女結成配偶。

五

結婚有關終身一切，戀愛則還次之。所以事先不應情感亂用而應該加心審慎，不宜使理智消褪。

·布青·

女人與「束縛」

·卓卓然·

女孩子一生下來，就不討人喜歡，彌月的綵鬧，遠不及她哥哥辦得排場，作爸爸的假裝着笑容，對賀客說：「一個女孩子，辦什麼彌月，小喜而已，」男孩子落生叫「弄璋」，比做美玉；女孩子落生叫「弄瓦」，比做破磚碎瓦，前者曰「大喜」，後者叫「小喜」，這種歧視，輕視，看不起女人的勁兒，也不知道是誰興的，一直到今天，我想永久也改不了這一貫的主張，如果男人把持着社會！女孩子起名叫引弟，招弟，是表示生下女孩子來是白饒，是兒戲，是希望下胎生男，或者永不生女！

七，八歲上便把女孩子的雙足纏得小小的，美其名曰「金蓮」，任憑痛得哭死，也要裹，半年之中，走路要扶着牆，刮大風的天，站不住，只好來個臥倒。和纏足同時並進的刑法，便是扎耳朶眼，給妳戳上一付包金的耳環子，頭號的大針，噗吃！由肉上穿過去，再套上耳環子，歪了，再正正，血，紅的鮮血，滴滴的流着，恐懼的汗，由額角流到嘴角，傷心的淚，與鼻液混流在一起，酸透了心；哭，喊，又有何用？這是慈母的愛心 ，這種穿耳加環，近來或者也許少了，但還常見有的婦女，沒有穿孔，而偏偏卡上一個鑲着寶石的耳環，這仍然帶着古來的作風，表示甘心願讓人摧殘，爲了美嗎？我想人耳朶上加環，和牛鼻子上加環，總是不相上下吧？

穿上高跟鞋，走路之難，不亞於金蓮。高高的乳峰，本是女人特有的美點，非用兜兜緊緊的壓下去。藕似的玉腕，非要戴上一隻鐲子，簡直是象徵着囚犯的手臂，由梳頭，改爲剪髮，本是進步，本是解放，而今人却偏偏又燙了頭髮，什麼飛機式，不敢跳，不敢動，恐怕弄亂了五六塊錢理的髮。旗袍的闊氣兒，做得很小，非適寸步不行，這樣走，表示安詳，穩重，闊太太似的，爲是有別於鄉野的村姑，手指頭上，戴着戒指，閃閃放光，表示闊氣，我却以爲也是女人束縛之一，美在何處，很難想出。臉上擦些香粉，嘴上抹些口紅，弄得笑都不敢笑，惟恐把臉上的粉層笑裂了，嘴上的口紅笑淺了。

婦女們！還在睡夢中的姊妹們！醒醒吧！我們不見雙親在暗恨我們不如哥哥嗎？我們不見野男子們在偷看我們的大腿嗎？「婦女解放」，這口號喊了三十年了，解放我們一點什麼？要眞正的解放，還要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姐妹們！我們走向何方？認清妳們的目的，認識實實的，勇敢，自信，不怕阻礙，排除束縛，往前邁進吧！

·李小江·

有感於「離婚」

去年，爲了一位朋友管些閒事，那便是離婚。離婚的動機是這樣：他們完全是雙方父母主持下而成立的婚姻，據說男方的當事人，對於這種突突的結合並不帶有任何反對，可是女方自過門後，即有着種種的不滿，在婚後一月之內，那個女士，竟患了神經病，這樣把她送回娘家醫療，眞有三年的長久時間，依然不見她好轉，在最後才聽說並不是眞的瘋狂了，完全是因了不滿意環境，而想藉此脫離夫妻關係的一種手段。這時男方才恍然大悟，於是兩願離異，便算舉行了。

由以上一段事實告訴我們，不自由的婚姻，不但結果惡劣，其情形儼如强姦，所以我們站在人道立場上也應該贊成不合意的夫婦離婚，不要敷衍面子，怕社會非難。

當然，我不是在提倡離婚，本來人們的兩性的結合，完全本着「感情」與「戀愛」的兩種原素，離婚不僅失却了感情，而且還發生了許多恨惡和嫉妒。避免這種惡現象的發生，就應在訂婚之前多加注意，則離異的悲劇便不致演出。

·阿貞·

優秀女作家作品徵文揭曉

徵文發表

第六篇

夜潮

文：紀磊・畫：維成

・小引・

在黑暗底
泥濘裡，
反不過身
來底人啊
聽！夜潮在澎
湃了：那邊是
日出底地方。

第一章

田野間，一個暴風雨底夜晚。

雨疾速底落着；使樹枝都翩…呀…底響起來，雷聲之後，在黑黝底大空中，閃出幾道刺目底電光，在這刹那間，可以看見已經有兩家底土牆和籬笆被弄倒了。

一個男人底脚，在泥濘裡困難底跋涉着……。

隨後，便走進的一個比較壯麗底大門裡，把門閂上好了。

「大少爺！」您上那兒去了？二更都敲過。……」由西邊門房裡，傳出來一串蒼老底聲音。

「我在楊家姑母那兒。」原打算早一點回來，可是，仲雲偏留我吃飯不可，誰知竟下起雨來了。……」一面說着，一面撑着傘向正屋裡走去。「林福！大門關好了，你睡罷！」

屋裡頓時溫暖了，黑油燈發着倦怠底光芒。

這屋裡底空氣很靜穆的沒有一點聲音，一個年青底女人在燈旁打着瞌睡，彷彿很疲乏似的，對于一個人底走進來，並不曾注意。

「媽媽呢？睡了罷？」男人帶着笑說：「以勇以好呢？」

「與聰？是你！」女人半醒覺似的；「都睡了。怎麼一下子弄到現在才回來，快三更天了……。」

「我本來打算去一會就回來，可是因爲和仲雲叔雲講了半天文章做法，所以就遲了，」與聰坐在炕邊上，「楊家臻明姑父說：要仲雲哥兒明年到城裡去讀書。」

「我勸你收一收心吧，大爺！」梁氏一面收拾被褥，一面譏誚底說：「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放着秀才老爺不幹，爲什麼跑到外面去受罪？」

「現在時代不同了，靠一點八股文章是不成的，況且科舉早又廢去了這些年。」與聰爭辯底說：「妳們知道什麼？只曉胡說八道！」

「你去！你底主意多妙呀！哼！爸爸一個不答應。」

「爸？爸還顧得着我？有時間還到『回力球』去找女人呢！」與聰生氣底脫着衣服：「我管不着那一套！妳們只知道吃飽了喝足了，閑得沒事作，一天價老爺小爺的說得怪好聽的。」



「我真不知道我媽怎麼瞎了眼，讓我嫁你這麼個書獃子。又不懂賺錢，又不懂管地……。」

「妳底話簡直沒理，難道願意讓我像六爺那樣：一根草棍也是好的？」

「統共你們哥兒六個，誰不比你有心計？你說。」梁氏質問的：「我不知那輩子寃家，燒了斷頭香。嫁給你這麼塊窩囊廢！」

「你們這群土包，儘沒法子應付。妳們那裡懂得上學的好處。」與聰不耐煩的說，把身體移到炕裡邊，鑽進被窩去了。

「俺們是土包，你是狀元爺。」梁氏氣惱底說，「我真沒法子跟你搗亂，哼。沒看見過放着當家老爺……」

與聰不答應。把頭深藏在被子裡，外面底雨並不曾減小，由窗隙裡透進來秋深的寒意。

「哼，一天到晚瘋瘋顛顛的，我看早晚是瘋死……」

「得了。大奶奶！深更半夜的也不怕人笑話。」與聰把頭伸出被外，之後，又縮進去了。

「你怕？我可不怕！」梁氏撒潑底說：「姓林的！我告訴你。——」

暴風雨中，夾雜着疾速底打門聲……。

『大少爺！大少爺！』隱約底混雜着這樣焦燥底聲音，與聰不安底仰起頭來。

接着，林福咳嗽了，彷彿有人開門。一陣沉重底脚步，踏着雨水跑進來。……

「林順！什麼？」

「大少爺！可……不好了不好……」

一個年紀大約二十多歲底僕人，臉上底驚恐與焦急，使人預感有什麼不幸底事將要到來。

「倒底什麼事，這樣慌張？」

「二爺：與嚴二少爺…上吊…死！」

「那有這事？天哪！」梁氏撫着胸口，震驚底說：

東跨院底與明三爺，與潔五爺，西後院底與偉四爺，小院底與智六爺，…都去了，大少爺，你也快……點去吧！我還要去報告老太太……」

與聰怔忡底抹着眼角下滲動底淚，半晌才悲哀底說：「別大呼小叫的，看吓着老太太……」又半癡呆底自語着：「死了…是的！也好？」

梁氏驚疑畏懼底望着他，怯聲底說：我不過去了，看以勇醒了找我。

林順底脚步，混合在雨風裡，消逝了

第二章

與聰底父親－林可慎－在前淸時曾經作過藩台，擁有無數底家資和地產。原配在與明三歲時就死去了，纔娶劉氏生了與偉三兄弟，還有一個女兒：－與淑。

可慎是一個喜尙虛飾底人，獨自帶了女兒到天津去，並且還有一個用一千元買來底妾：黎婉雯。

平日底生活，原是平靜底，無爭執的－雖然僅限于表面－與聰猜不出二弟自縊底緣由……。

撐着柄傘，又在雨聲中跑到了腰院。

屋子裡底黑油燈光，自破了底窗隙透出，鬼火似地，發着綠色底光芒。…

「好了！好了！大哥來啦。」人羣裡擠出來一個胖胖底人頭，與聰知道那是六弟與智，但他並不看他們。當那直挺挺躺在門板上底與嚴，觸入了他底眼簾時，他底心一陣劇烈底沉痛，瘋狂底哭了。

「大哥：這不是哭底時候，辦理二哥底後事吧，與明急燥底悲戚底搖撼着與聰底肩膀。

與聰抬起他滿是淚痕底臉，剛要說什麼，與智就嚷：－「媽來了。」

林順扶着劉氏，顫巍巍底走進來。－坐在與嚴底屍首邊，有節律底哭訴起來：

－「我底兒呀，我底肉哇！…你這狠心底人…哪？丢下了老的老，小的小，你就不管不顧嗎？娘從小看你長大……可沒有委曲過你一天……呀！我底親兒呀，我底寶貝喲…你叫媽怎麼不傷心哪，我那百叫不一應底…兒呀…」

與智給老太太捶着背，與偉對林順嫂

「你和林旺到張家莊去接二奶奶回來，趕緊的…可是別當着親家老爺大呼小叫的……快……」。

「是，四爺！」

在硯台角下壓着一張紙，與聰昏亂腦子裡，仍可以明白那是二弟底筆跡。

聰哥：

二十三年底生活，使我感到了悶厭和苦惱。－回想自明弟三歲就死去了母親，父親並沒有一點愛憐底心意，孤苦底孩子，如今也都長成人了。

但我們不能怨恨什麼，誰讓母親竟死得這麼早呢？

在這陳腐底家庭裡，處處充滿了萎靡，頹廢底氣氛。如今，我的肺壞了，（五次的吐血你們都未曾知道。）想換一換環境到外面去謀一點事作，就遭到了母親弟弟們底數〆白眼和阻絕。妻又不懂事故，任我怎樣解說，也不能生效，直到今天，我知道我活着底時候不久了，我就這麼怯懦底死去了。－回想自五歲喪母，十七歲娶妻，十九歲生了以靜…沒料到二十四歲就永別了你…。

這樣底變幻，在我是很苦惱，但我是懦弱底人，我沒有法子…我只有死，我只有毫無抵抗底默默死去…」

命運是這樣安排了的，聰哥！我沒有法子……

我怯懦：我承認！但我是一個從來未受過人間底「愛」底人。生與死在我，又算得一回什麼呢？

「哀莫大于心死」！聰哥這話如今我是體驗了！二十三年底沒有心底活力底傀儡生活；我够了：我活得够了……。」

我只是可憐以靜，是我把她底命運弄得悲慘了，但我沒有法子，雖然我知道我死了以後底以靜，命運會壞到什麼程度…。

我希望你替我招撫她。

別了！我底一切！　與嚴絕筆

第三章

「你們逼死了嚴弟，還要逼死我嗎？哼！這樣底家簡直是老虎，吃了一個，再吃另一個……！」

「大哥！這話怎麼講？難道二哥底死是我們逼出來底嗎？」與智冷冷底說。



「你們眞會說，這殺人不用刀底屠夫！」與聰憤滿底走出去，正遇着張氏－－與嚴妻－－領着以靜向屋裡走去。

與聰並不曾抬一抬眼皮，一直走了。

「二嫂！有事嗎？」與智諂笑着，在這好色底男人底心裡，湧出來一股子莫名底淫蕩。他淸楚底感到他是私自愛過這女人，但只苦于沒有機緣，如今一個思想使入了他底腦底，他不覺心裏癢癢起來。

「大嫂子呢？」張氏嬌嗔的，不安底撫着以靜底頭。

「二嫂子，與嚴死了，妳…妳不悶麼？與智把眼睛一溜：好在沒關係，我和二哥有什麼兩樣呢？…哈哈！大家彼此！」

「是的，你二哥死了，全靠兄弟們招撫…」張氏悄悄地。

「那兒底話…二嫂！…」

「唔！我不再坐了，「張氏慌張地站起來。

「二嫂，我：」一與智攔住了門口，從口袋裡掏出兩個銅元來，「以靜！找以莊去彈豆子玩吧！」

以靜歡喜底跑了。

隨後，把門關了——一個淫慾誘惑着他，他完全忘記了而抹殺了一切底倫理……廉恥……他嘻皮笑臉底說：「二嫂！妳懂念我……的——」

張氏退到門口，想乘機逃去。

與智霍地站在了張氏底面前，抓住張氏底衣領，半威脅，半引誘底說：「二嫂，妳從了我吧，——不然…我要到外邊去宣佈：說…妳不能守節，勾引了我！」

張氏無可奈何底嚶嚶底哭起來，但聲音很低微：

「總他們都到村外去看戲，溫存一會吧！我底心尖！」

「……摟着張氏是一陣昏迷，與智滿足底吃吃笑了……。

屋子裡瀰漫了肉感與淫蕩……。

× × ×

「媽媽！妳底眼怎麼哭紅了？」



「以靜——」

白楊底枯枝裡，走出來兩個人影，夕陽無力底照着大地，張氏黃黃底臉，兩支眼都哭紅了。以靜隨在她身邊，一襲灰布棉衣，和一雙白色底鞋，使人一看見就知道她是有着怎樣不幸底命運了。

北風吹着地上底黃沙，枯枝刪發出了唔…唔…底嗚咽聲。

呈現在面前底，是一片纍纍底荒塚，地墳四周是些禿光光底白楊樹和幾顆短小的松柏，——一座新坟底碑上刻着：——

先父林與嚴之墓
孤女以靜敬立

「以靜！妳爸爸死了一百天了，給他燒點紙錢吧！」張氏流下淚來：「我死了，不知道還有人惦念着不？」

「爸爸！爸爸！」以靜向着新坟叩下頭去：「您有靈有聖，保佑媽媽和我平平安安，給爸爸爭口氣ㄉ」

每句話像刀子似的剌傷了張氏底脆弱底心，張氏撫着已經稍稍隆起底肚子，狠命底哭起來，——

「二爺呀！你不要怪我不好…不是我狠心忘了你，你也得明白我底苦處哇！…我底天哪，我今後怎麼作人啊！…你死了好，可苦壞了我們娘兒倆了！誰不欺侮我們這…寡婦無依無靠底呀！…千難萬難，可沒有這麼難，我底天哪！…」

紙灰被北風捲起圍着坟打旋，枯枝刪唔…唔…底嗚咽起來…。

× × ×

張氏在夜裡投井了。

第四章

與嚴和張氏底死，在這些人底腦子裡，並不會留下一點什麼。只是與聰却病倒了。

與聰整天在田地間就逛着，那是失魂落魄的。

與明請了一位姓喬底大夫來，診斷底結果乃是精神受刺激過度，致行動言語失常，大夫開了藥方以後就走了——但梁氏却不以爲然，整日請一個巫婆來燒香，喝香灰，但與聰依舊失魂落魄。

很快底，年關就過去了，可惜日大津來信，說與淑底婚期已近，告訴與聰趕緊赴津。

爲了「父命底不可違」，與聰把以靜送到張家莊外祖家去，扶着病和梁氏搭車赴津了。

在與聰和老太太走後底那天夜裡，林家東跨院有一個小家族底會議。

一間不甚寬大底屋子，當冲子是鋪炕，還有一條長桌，陳設極爲簡單，桌子上放着一只算盤，和一個破碎了底賬本，此外還有一盞煤油燈，和四周底幾張椅子。

與明與淑與偉與智有一搭沒一搭底閒聊着天，——梁氏是代表與聰出席的。

「現在，好像是容易分了，老二已絕了，與淑又嫁出去。」與智得意底說。

「可是，二哥屋裡還有以靜」與明爭辯底說。用手摸着下頷。

「哪？一個女孩子還不好辦！再等個三年五載的往外一跑，哈哈…這算得了什麼，一個女孩子……」與智尖刻底說着，一邊翻開賬本，「咱們現在不說現錢，只就地產說，一共有——」

與智把眼珠一轉，馬上改變了口鋒：

「一共有地產二十四頃，十八所房子——」

「六爺，你看錯了吧？」坐在炕邊的梁氏突然開口了。「不是有二十所房子，三十頃零二十八畝地麼？」

「噢……！大嫂子！你也記錯了吧？」與智狡詐底說，又轉向與淑說：「五哥！你怎麼了？」

「並不！我覺很好。不過依我底意見！…唔！還是不分底好，大家和和氣氣在一起過活比什麼不好呢？不然把祖產弄得七零八落…」

「五弟底話倒是對的，我也那麼想：」與明臉上浮出了一點笑意，高興底說。

「少廢話吧！你看，這麼大底家不分又待何時，我告訴你們，咱老六可沒安下別底心，再說爸又不管這事，你想想：大哥房裏四口人，老二不能算一份，三哥屋裡沒孩子，只兩口人，四哥三口，五哥四口，我的人口比你們誰少？眼看就又要當爸爸了…哈哈！爸爸…」

「誰要你背這些沒用底廢話，分就分吧，反正在一起也弄不出好來，不過，雖然爸爸不管，也要得等大哥回來大家一同公議——」與淑太息的望着與明。

「爸爸那老不是東西！女人迷！」與智輕狂底笑起來。

「少說些吧！早晚有報應底時候，爹娘可不是別人！阿彌陀佛。」梁氏把雙手合攏起來。

與智獨自訕訕底笑着，突然說：「四哥，你怎麼不說一句話？」

「啊唷，唔，我，唉，我沒有成見，你們要怎樣都…可以！唉！我是沒有成見的…」與偉把眼怯懦底向各人底臉上望了望，囁嚅底說。

「可是，房子怎麼辦？」與智不讓步底追問着。

「房子？是的，好壞都不一樣。」梁氏呻吟的：「還是抓鬮吧，那樣憑運氣還公平一點兒！」

「憑運氣…哼！」與明獨自嘲喃的說，但沒有人理會他底話。

「那麼，我們就先散散吧！天已快二更了。」

大家都陸續底散開了。

上弦月冷冷的掛在藍空中，人們底笑語早都沉靜了，是這樣一個淒冷底夜晚，以靜那沒有依靠底孩子，反復底躺在床上哭了。

「表妹！表妹！」彷彿在睡夢中驚醒了似的。

「作什麼？」以靜抽泣底說。

「怎麼？又傷心了。表妹！好好底在家住着吧！表姐會疼愛妳的。」

「表姐，我底命太苦了。」

一支溫暖底手，挽住了以靜脖頸，和藹親切底說：「表妹，不要儘自難過了，表姐愛妳的。」

「表姐！什麼叫做「愛」？我不曾受過誰底「愛」！爸媽都死了…」

「表妹！」

「……」

月光射在窗檻上，樹枝影參差底畫着花紋，以靜睡去了，仍是夢囈底說：

「我不曾受過誰底『愛』！什麼作叫『愛』？」

接着，黑暗里一個女孩子底飲泣聲，漸漸地，漸漸地…模糊了……。

第五章

「大哥！」一個面容憔悴底女孩子，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她站在樓梯口，向着一個廚房樣的屋子喊了一聲。

「妹妹麼？進來吧！」

與聰消瘦底臉上，嵌着兩支大的深陷底眼睛，充分底表現出他病中底衰弱和無力。

「大哥！如今距婚期已經僅只四天了，我真想不出別底方法來」，與淑用手挽着左邊辮子上底天藍色底花結，太息底說：『母親也和父親一樣底糊塗！……』

「我是明白妳底，妳也僅止十六歲，與淑！」

張媽探進頭來：『小姐，有人找。』

『誰？』

『蕭……先生！』

與淑略一遲疑，就和與聰說：『一個朋友找我，去一會就回來。』



× × × ×

一個幽靜底花園，在這天氣寒冷底時候人是很少的，西南角底冰場上，疏疏落落底有幾個溜冰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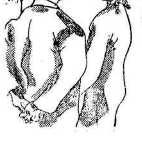
『與淑！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哭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想還是好好商量商量吧。』這男孩子有一副堅忍底表情，長長底臉，一付黑邊眼鏡，看年紀也不過是二十歲底樣子，唇是那麼厚厚的，每個字都是那麼有力底吐出來。

『晴瀾！你知道我底處境是困難底—。』與淑啜泣底說。

『與淑，不要用環境來束縛自己，一個青年人說那種話是可恥的。』蕭晴瀾激動底說着，但當他看見與淑那種苦痛樣子時，馬上便改成溫和底語調，勸慰底說：

『妳不該怕環境，還是努力反抗吧。』

『我何嘗不那樣想，我知道我若是不表示反抗，以後會有什麼災禍給我。我底志願，我底理想是不能讓我那樣作的，我是不甘心作一個傭人底妻子，給他做洩慾底工具的，我是不能做這種無理底犧牲的。結婚，生孩子……在我都是很苦惱底事，晴瀾！我需要生活，我需要一個合理底生活！』與淑帶着希望底半夢幻神情底說：『晴瀾！可是他們不會了解我底心的，他們生生把我送進受罪底地方去，還在說什麼疼我，愛我。』



蕭晴瀾並不曾說什麼，望着遠方底天，彷彿在尋思什麼……。

『晴瀾，這種非理想底生活，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的，不過，…家裡沒有一個人關心我底幸福……前途……』

『與淑！不要失望，更不要畏懼，還是抱定了決心去努力吧，我相信這不會走空洞的，』蕭晴瀾握住了林與淑底顫抖底手，激動底說：『與淑，我自幼喪失了父母，生活底困苦是人們所料不到的，可是如今我也一樣站起來了，我很感激那過去底環境，它使我體驗了人生，到今天，妳該知道自己底事只有由自己解決…。』

『是的，晴瀾。但如今我想不出應付環境底好方法來，距婚期僅僅兩天了……』

」與淑像想起來什麼似的，憂愁底說。

「是的，四天！僅僅四天了，……」靄晴瀾痛苦的低下了頭，突然說，「與淑，我們逃掉吧。」

林與淑怔忡底望着靄晴瀾底激動底臉，一時不能回答什麼。

「與淑，到青島找一個朋友籌方澼去，到那裡我們底生活是不會沒有着落的，今天晚上三點鐘有一趟火車，路費由我籌備，到那時妳可以偷偷跑出，……」當靄晴瀾發現了與淑底手在發抖時，便又說，「與淑，不要太傷感了，這樣作，于我們是有益處的　難道妳還不相信我底心嗎？」

與淑像淸醒了似的，喃喃底說，「晴瀾，我是明白你的，是的，現在已經不是猶疑底時候了，我們底事只有由我們自己來解决，晴瀾，今天晚上我一定……」

與淑說到這裡，就住了嘴，因爲她看見一個人影在樹枝後一閃，就不見了。

「與淑，夜裡一點半我在妳家底巷口東邊等妳，現在已經不早了，我要找幾個朋友去借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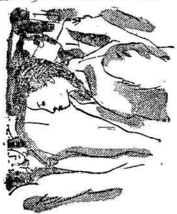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夜，是一個都市底夜，一切都漸漸地靜寂了，馬路上汽車笛很調底鳴着，歡嚮些沉醉金迷底人們。

黑暗裡，一幢洋樓底門慢慢開了，走出一個女人底影子來。

巷口，一個男人無語底握住了她底手，急急的向前邊走去……。

懷着一顆高亢底心，終于買了赴青島底三等車票，在候車室裡靜靜的坐着。



候車室人很少，冷冷落落的，大概因爲時間早底緣故。

門開了，兩個警察走進來。

「朋友，走！」

「……………………」

「你們底案子犯了！朋友。」

男人和女人無言底站起來，馬上便走出了候車室，不見了……。

×　×　×　×

第三天，報上便排印着二號底鉛字底新聞，—

銀行巨子之未婚妻攜情人私逃。

結果被捕現正審訊中。

「本報特訊　銀行家苗至貴之長公子苗允祿，未婚妻林與淑係前淸朝名宦林可愼之女，自訂婚消息傳出後，莫不爲「郎才女貌」而欣幸，但與淑別有所戀，其情人係同校生靄晴瀾，靄某乃一無賴登徒子，竟大胆引誘幼女私逃，孰料好事多磨，竟爲苗至貴偵悉，即刻報告警局，于車站雙雙被捕，聞已解送法院，將予靄某以重大懲罰云云。又訊，聞苗至貴已將婚書退還林可愼，並謂不能收此媳，以敗壞門風，林可愼亦登報與其女脫離關係云云。

第七章

「五年徒刑，」靄晴瀾失去光澤底臉上，現出晦澀底憤恨與憂愁。

「晴瀾！忍耐着吧。」與淑含淚底伏在一根根鐵棍底窗子邊，「晴瀾！如今我也是沒有家底孩子了，爸和我已經脫離了父女關係，我打算到執洲那裡去學點手工業，好維持我自己底生活……」

「與淑，就如此作吧　。但我想到了這鐵窗底歲月，該是如何底難熬啊！我家受着多大底侮辱，但是，與淑，我決不怨恨什麼，爲了我們，爲了我們底未來，受一點苦是不算什麼的。況且也僅只是五年，幸而妳爲了年幼而被釋，不然，」靄晴瀾哽咽了。

「晴瀾！你爲我受這麼大底苦楚，我眞不知要如何底感激你。」與淑一張憔悴底臉，長長底頭髮披在肩上，並不會梳成辮子，一件黑色底絨外衣，裹住了她瘦弱底身子，她底眼睛罩着一層淚花，凄楚哀憐底說，「忍耐着吧。我一定要常來看你的，我底生活你不必發愁，好好保養自己底身體，將來依舊可以在一起過活……。」

「是的！與淑。我們不過是有五年生命的，我們底生命不滅，同樣理想也不滅……五年，五年並不算什麼，與淑，好好底等着我。」靄晴瀾淒凉底笑着，一面從鐵窗里伸出一隻慘白底手，撫着與淑底肩，「與淑！我是相信妳底，妳不會忘了我。」

「晴瀾」，與淑悲楚底，用哭着似底聲音說：「相信我底愛是不會因了時間而轉移的，是的，五年並不算什麼，好好底等着吧。……」

晦暗底潮濕底屋角，發着刺鼻底氣味，靄晴瀾苦悶底望着林與淑，頭髮遮住了右眼。

「喂！限定底十五分鐘過去了，快走，」監警走進來，尖刻嚴厲底說着。

「晴瀾，我走了！」林與淑沒奈何的移着留戀底脚步：「自己千萬保重，保重……」

當與淑纖弱底影子消失在一排大鐵門外底時候，靄晴瀾悲哀底扶着鐵窗，淒凉底抽泣起來……。

第八章

「養活這樣底女兒，眞不爭氣，」林可愼燃着那一綹花白底鬍鬚，氣呼呼底說。

劉氏坐在床側，抽抽搭搭底哭泣着。

「爸爸！依我看也沒有斷絕父女關係底必要」，與聰在屋裡來回底走着，「與淑妹不嫁苗家到是幸福。」

「豈有此理，又犯你底神經病了。我

眞想把她活埋了，可是，爲了你媽。」

林可愼把腦袋一搖，「唉！家門不幸！」

與聰不再言語。兩眼怔忡底望着天花板。

「爸爸！媽媽！」門簾揭開了，與明帶着驚惶底神色，風塵僕僕底跑進來。「家裡出事了，」

「什麼？明弟！」與聰怔怔底問。

劉氏止住了哭聲，猜疑底望着與明。

「與智把房契地契都盜走了，六弟妹拚死要活底和我們討人，都快鬧出人命來了。」

與聰底臉色，倏底就變成了死灰地蒼白，兩眼失神底望着與明。

與明太息着，「與淑妹呢？」但沒人回答。

「天哪，我林可愼做了什麼孽，受這些譴責……」

「老爺！」張媽探進頭來，遞進一封信，「姨太太剛叫人送來底信，大概是從車站上送來……。」

信拆開了——

「可愼老爺：

我走了，我一個人孤獨的走了。至於我去底地方，也不必告訴你，希望你不要追尋我。

人們都有青春，誰不愛惜青春呢？我自嫁給你作姨太太後，並沒有得到一點精神上底安慰，相反的，只有無情和蹂躪……

當然，一個女人底命運，常會主宰在男人與金錢底魔手下任意踐踏，但如今我不甘心，我走了，我尋找我自己生命底眞諦去。

我也是一個高中底學生，爲了家境底窘迫而不得已底把身體獻給你，因爲這樣作才會使父母底生活有點着落，父母養我這麼大也不容易，我不能不聽他底命令，而作了弱者底犧牲，但如今，我不能這樣作了，我曉得我底青春還沒有完全被剝奪，雖然我已把我處女底純貞毫無遺留底犧牲在你底淫威之下。

至于我底出走，你是不必掛慮的，因爲我並不曾偸掉你一點什麼，我只是空着手來，空着手走了。太太底威風使我非常膽怯，唉！女人和女人畢竟也是這麼都不相容啊！

林老爺，我對不起你，但希望你不要追尋我，我底行踪是沒有一定的，我受了這些年底束縛，如今該是自由底時候了，回想我以前在學校時，是一個多麼活潑天眞底女孩子，不幸在十八歲那年嫁了你，不！一千塊錢賣掉了我底肉體，生活底糜爛和精神底渙散，在在都引起我底痛苦，白日除了打牌，賽馬，回力球和香檳酒之外，就是陪着你抽大烟，夜裡則負着疲倦和苦痛，又在受你底蹂躪了。……

以前，我是一個宿命論者，但如今生活底鍛鍊，已把我底柔性完全抹殺，我既不能聽從命運的擺佈，也不能再受物質的支配，如今，我要走了，今年我也僅只是二十一歲，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呢！林老爺！爲了我的青春，爲了珍惜我的青春，我走了，我找尋一個合理的生活去，我要使我的青春再頭煥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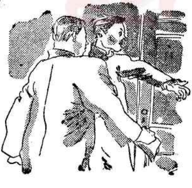
與淑小姐是一個有心地有思想的人，知道她這次因婚姻而被家庭遺棄，我倒爲她慶幸，因爲在這種家庭住長久了的人，頭腦都會漸漸痲痺的。

人們都有青春，誰不愛惜青春呢？

老爺！再見了！　黎婉雯即日」

「人們都有青春，誰不愛惜自己的青春呢？」與聰顫抖的喊：「找一個合理的生活去！」

「大哥！你…你怎麼了？」與明恐懼的問，「你受的刺戟太深了！」



林可愼憤怒的焦急的說着，劉氏仍是哭起來。

「張媽！」林可愼粗聲的說，「打個電話叫瘋人院派輛汽車來。」

「人們都有青春，誰不愛惜青春呢？」與聰瞪着眼，失了知覺的跳起來，「與明用力縛住了他的手，呼呼的喘着氣，「找一個合理的生活，我的青春還沒有完全被剝蝕！」

巷口停住了一輛汽車，下來了幾個穿白衣服的人。

我的略歷



我本名紀濟假，河北省獻縣人。降生這人間來，在黑暗和飢寒裡翻了十五年的觔斗，去春在保定女師中二攻讀的時候，我吐了血，運至今天也沒有復學。媽媽在去秋死了。爸爸很老，快六十歲了。

瑩姊的爽快，陶冶得我也成了一個粗魯的孩子。性情近于文學，但不會讀什麼書，一爲這個瑩姐常教訓我似的叨叨不休，但我們姐妹間的友愛是很篤深的。

愛哭，愛說話，這是我的短處。

統共過了三年多的學校生活，家里很窮，所以沒有敷餘的錢使我們受一點完好的教育，因此，幼稚的心，常會感到空虛和寂寞。喜歡別人的指導，我想在這里尋一點使我健全起來的因素。最末，我懇誠感謝西蠡，在一個寥冷的夜里，替我校正了全文的錯誤。

十二月初，保定



自由學園北京生活學校訪問記

「生活學校」在我國還是一個頗爲生疏的名稱吧！「生活」，無需再做什麼詳解，每人每日的起居行動以及事業工作就是其人之「生活」。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態度不同，於是才分劃出各民族之特殊性。

在歐西我們聽到有電影學校夜大學的名稱，在日本也久名新娘學校的被重視，但在中國，自幼稚園小學乃至中學大學，通爲人重視的只有爲謀早日服務社會而求專門技術的職業學校。所謂職業學校也不外工商之範圍，女子職業學校更有所謂家事職業學校，但從未聽說「生活學校」之名稱。

北京生活學校於上月十五日已成立五週年，歷史雖不悠久，但成績已很卓著，早爲識者稱讚。

「北京生活學校」之名稱上又冠以「自由學園」，就是它育成乃至五年的由來。日本東京自由學園園長兼婦人之友雜誌主筆，多年盡瘁於文化建設的羽仁もと子先生，就是「北京生活學校」的創辦人。自七七蘆溝橋事變以還，華北邦交日益鞏固，羽仁先生有鑒於中日提攜之重要，及中日間確立永久和平之需，非依賴政治的推轉，必使兩國國民精神融洽互相瞭解，始期達成永久和平之道。於是才有「北京生活學校」的誕生。

東京自由學園歷史很悠久，成績斐然，頗爲一般青年女子重視。因其教育方式不同，多偏重日常生活的改良，使之更科學化更切符實際。爲鍛鍊健全時代女性，造成更良好的國民生活，可以說是羽仁先生創設自由學園的宏志。

北京生活學校雖因時代轉及需要而誕生，但是，教育方針却因循中國生活方式施教，絕非如社會一般人士以爲的日本的教育施策而原本的施之中國人。

本刊有鑒於此，願以生活學校五年的超卓成績，廣介於社會，或能引起熱心社教人士之興味與國民之認識。藉此自爾生活高潮聲中，「中國國民生活是否應加以改良」，「應如何改良」，也都是非常嚴重急待解決的問題吧！

北京生活學校有着非常靜幽的環境，前臨什刹海，後依灰城——鼓樓西小石橋——其恬靜頗適宜「家」的環境。在那朱紅色的大門頂，顯著的橫額看余寶辦手筆的扁額。如果不見這扁牌的提示，眞會以爲那是舊王侯宅第的遺址呢。

一步進這高大的台階，有一個非常安適的感覺。庭前綠草如茵，清澄的水池旁開滿了初夏的小蝴蝶花，而路頗不乾燥的土顯然是剛經過一番灑掃，如果不是看着警察服裝的守門人來問候，眞會忘記自己是爲參觀訪問，而非爲欣賞這美而靜的家園。

傳遞名片稍候片刻後，一位着樸素西裝的小姐笑容可掬的迎出來了。這時，我才知道，在這可愛的環境裡的領袖並不在北京，而是在東京本校，這裡只不過有一位主任幾位指導者而已。

主任山室光子女士，頗具日本時代女性的風姿，純樸，和靄，精敏，實不愧爲領袖之才。

寒暄落座後，一位年紀很輕着西服的中國小姐，托着茶盤安詳的走進來了。她那溫雅大方的態度，使我不由欽羨這「孩子們組成的家」之可愛了。招待參觀客人是她們自己，安排竟日生活也是她們自己，一切都顯示着她們合作的精神是那麼肅然可愛。

山室先生爲使我這不速之客稍明學校的梗概，所以先解釋說：東京自由學園的教育方針與北京「自由學園」相類似，都是爲改良更新生活方式，使之一切符合實際更科學化爲宗旨。所以，它與一般教育制度統治下的學校：無論課程方面，生活方面，都不相同。

日常生活習慣一向在中日兩國，還沒盡脫古時的遺風。但是時代是前進的，有時我們雖然也承認有的習俗運用於現時不甚需要，可是一般人都不肯正視率然的加以糾正。自由學園爲研究更合乎時代的實際「生活」，所以在課程方面講，每日二

十四小時的「行動」，就是所謂生活學校的課程。這話說來似乎太空泛，實際，我們所謂的「行動」，也就如同一個主婦對於一日生活的安排計劃一樣，但是，我們的課程並不像普通一般主婦們的僅只安排衣食。這些，我可以領先生參觀一週，即能明瞭的，再者，敝校因組織不同，性質不同，所以在生活方面講，我們只能說；每日二十四小時的行動就是我們的課程，也可是我們的生活。

但是，有一點是與其他學校有着顯著的不同，就是宗教的信仰！日本基督教與宗教生活的一部。這一點或許容易引起不瞭者的誤會，敝校的宗教生活，絕非盲目的迷信，這正如有一些人信仰「良心」一樣，站在「眞」的立場忠實誠懇的生活，不負人不欺已。這就是敝校的意思，使她們明瞭眞理，能獲得更幸福的生活。所以每日拂曉，同學同聚一堂有一個宗教的禮拜儀式來清醒自己，反省自己。中國有一句古言：「一日三省吾身。」早爲一般人用爲自勉的銘右，那末，我們將這個意思來解釋這一部宗教生活，也非常恰當，因爲這一點點的宗教儀式，並不是盲目的迷信行爲，爲共營團體生活的各人，實在有莫大裨益」。

「那末貴校錄取標準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條件？」我說。

「如果條件如此苛，恐怕我們這特殊組織的學校更不易爲人認識，不易被人接受了。宗教生活在我們這小團體裡只是很小的一部。社會一般的朝會儀式，我們熏染一些宗教色彩，只要同學肯接受，學校方面是沒有什麼過分苛求的。至於錄取標準與資格，在敝校比較特殊，學歷程度沒有一定的標準，自開辦至現在多是初中資格或高小畢業者，入敝校的程度並不苛求，着重的乃是其人之行動，思想，及自身修養。所以每屆招考時對學校當局是非常愼重的工作。」

「貴校開辦至今，畢業生已經不少了吧，不曉得她們的出路是服務社會的多還是步入家庭的多？」因爲我想，這般合乎時代要求的女先進，假如都步入家庭的話，當是最可期冀的時代主婦了。

「自開辦至現在五年間已招考過九次新生，現在的學生是第九屆生，過去修業期間是半年，現在已改爲一年了。秋季始業，春末畢業。每屆錄取新生二十五名，現在連同各屆畢業生留校研究深造者外，還有幾位自東京本校深造歸來服務母校的同學，共四十餘人。在教員方面，除本人外尚有兩位先生担任工藝技術，一位管理會計事務並對外事宜，再者，就是本校附屬幼兒生活團的導師了。」

「附屬幼兒生活團又是怎樣的情形呢？」這使我感到十分驚異，生活學校負的使命眞重啊，他們不僅造就時代主婦，還在領導良好的第二代呢！

「附屬幼兒生活團當開辦之初，只是招收鄰校附近四步學齡兒童。這也是創辦的意思，失學的兒童過多，在家庭裏不能得到團體生活的情趣，我們用一些餘暇幫助他們在同學方面也是很好的訓練。最初，只招收小石橋同一胡同內的兒童，現在已經擴展到附近的鄰街了，自五歲至九歲的兒童二十人左右已分成兩班。」

「聽說貴校於工藝技術訓練非常熟巧，到是提倡家庭副業的好例子呢！」我很嚮往她們久負盛譽的纖織技術，所以又不恭的問了。

「敝校開辦經過以及施教方針想您也已經明白了，我們只不過要求每日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都不空空費過，有一分力量用一分力量，有一分時間用一分時間，所以，才有工藝技術的訓練，使過剩的時間再縮短而付之以勞力心力。現在敝校的工藝技術訓練除纖織外還有染色，機織，一會您可以看到的。」





（圖左）新織就的毛巾，與小型織機。（圖上）由學生與家長合作而成的拖鞋。

「於原料供給上不感到缺乏嗎？」

「現在雖然在實行統制配給，可是因爲敝校被市長官的重視的原故，於原料供給及食糧分配上還不感缺乏，這也是我們甚爲欣慰而體感微的事。」

談至此，山宗先生有事，介紹何小姐領導參觀，何小姐是第一屆的畢業生，曾留學東京本校，是非常樸實可親的幹才型—

何小姐告訴我，在這禮裝室裡的一個

裝飾，地毯，帘幔，沙發套，就是她們工藝的成績。留心瀏覽一遭，實在稱得起美麗堅固，尤其是那美麗圖案的地毯，較比市售的既大方且堅固，未曾料及樣式的設計也是她們自己，一經何小姐釋解後，更相看着她們的實地工作了。

走出這接客室，庭園內綠蔭重重，初夏的悶熱在這靜幽的環境裏一些也感覺不到。何小姐指示給我那些塗過白灰的樹幹說，每屆春夏，大家對於庭園的植物頗費一番苦心，除蟲，灌溉，摘技，等到秋季果實成熟的時候，也捨不得服食。就是對於這些開花的草木也一樣用盡心力愛護，時時注意花草的美觀，噴洒，每遇雨茁生後，大家都拿着那大剪刀跪在草地上爲它們整容。意想那時的情趣絕非安適人所能有的吧。

穿過這纖綠的草地，遠遠即聽到織布機軋軋的聲音了。北房一列六間，整齊的排列着七八架機器，兩端立牆上整整齊齊的安放着染過色的棉線與成品。有的在穿梭，有的在用腳踏着和諧的聲音來推動織機上的鐵鏈，年幼較小的在牆角繞着紡線，倒有手靈巧的工作着。在這裡眞是最科學最近代化的工廠呢！空氣流通，陽光充足，每個工作者的容顏上掛着淺膚的微笑，大概她們最能領會工作的情趣與快樂吧！

有一個少婦裝扮的中年女人，提着兩大包細的拖鞋進來了，何小姐告訴我說，這就是她們同學的家長，我當時頗爲詫異，學生家長怎麽送來如許多的拖鞋？拖鞋的樣式非常美，而且由鞋底的堅固就可斷定一雙鞋不知要耗費多少人力，質料是毛織品，就是布機上正在織的樣式，何小姐指着這一堆鞋說：

「學校爲使學生家長明瞭學生在學校的生活，而使學校與學生家長間的關係更爲密切的原故，才有這種共同合作，分工合作的事情。盡可能範圍內使彼此之間感情更密切，比如學生織好布，做好衣，交給有閒暇而願意工作的學校家長縫綴，讓她們知道她們的女兒在校中學習什麼，鍛鍊什麼，成品做好還可以得到一些報酬。適才送來拖鞋的婦女就是同學的家長。在縫紉技術上如此，就是烹飪技術也一樣，同學中誰的家長擅長什麼，學校就請她來教給大家，有時先生與學生之間也交換一些各國的美味。」

這種方法，對於一種持殊組織還不爲人認識的時候，可說是最理想的推進方法。尤其是對於我國國民不肯接受新文化不肯接受科學的最恰當的應付方法。如此，教育的力量才能普遍，才能產生教育的實惠。生活學校的主持人當是最瞭解中國國民的性格的吧，相信這種着重實際，自實際入手的方策，一旦行廣，我們的不難指擦的教育　度定能產生良好的影響的。

可惜不曾遇見她們的染色工作，僅只見到她們的織，據說，工作熟練的同學於每日有限的工務時間內可織六尺長，雖然面寬窄一些，可是一日的工作再加上次日的四分之一的成績就可以够一件旗袍料了。這些都是純毛的手織品，較市售便宜的多，而且不變色，質地又堅固。據說，每年一次的成績展覽會實不　參觀者的爭購。

這是自紡線至紡織的手工藝，其他如刺繡縫紉也是她們的必修技術。

預備走向宿舍去的路上，見到一漏攝整排列的菜畦每畦的一端有一塊木牌，上面標着菜名，與灌溉的容量，並且她們自己計算過這些植物的收獲量，足够幾日幾人的食用，何小姐說：「這就是我們學校所學的數學之一。」她們把簡單的加減乘除也利用在日常生活裏面呢！在這些菜畦裡有四時不斷的菜蔬以及高粱玉米，今春教局尚未制定各校勤勞生產前，她們久已如此盡人力栽培天然的肥土了。



▲理髮師與她們的主顧—生活一部

宿舍裡實不愧爲「寬明几淨」，順着窗台排有一列小的書桌，兩端小牆裡安好一個個的箱子，原來這就是盛放睡衣的地方。雖然都是木板鋪，可是經過整齊的排列後也非常漂亮呢，記者不由欽羨不已，可是何小姐卻客氣的說：「因爲今天是星期一，大家忙着早晨回來什麼也沒收拾，星期一照例多是紊亂的。」

「每星期回家幾次？」我問。

「每星期一次，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一早晨。因爲用品什物都是校方代給，無須自己多預備，只有隨身幾件常換的衣服就够！，所以宿舍裡沒有一隻箱子。」

果然，除去小架上的鞋就是床上美麗的潔白的被褥和床單了。原來這些用品是校方預備，不怪如此整齊一致了。

何小姐含笑的說：「宿舍裡時常變換同屋，一方面是爲彼此連絡感情，一方面也是隨「主婦家庭」組織改變的。每週選出大主婦一人及主婦的兒女，這一個家庭於此週共同生活的行動及計劃都負有責任，爲兒女者當服從命令，做主婦的當爲大家福利籌劃，每人都有做主婦的機會，每人都有做兒女的機會，一方面能鍛鍊領袖

之才一方面也能鍛鍊服務的道德。就是互助精神也一樣要訓練，比如洗衣，打掃，理髮，都是彼此幫助而做成的。大主婦對於大家每日的食糧消耗量及用食要有精密的統計的。」

「計算每人每日食糧的消耗量，就是她們的數學之一。」想到這個問題，不禁奇異難道她們不讀書本的課程嗎？走進她們的廚房後，這意念又動搖了。廚房裏幾個穿着白圍巾的女孩子正在炒菜，烙餅，刷鍋，儼似家庭裡的少婦做來非常順手。廚房與飯廳相連，中間隔放碗碟的櫃子，壁上掛着一個預計的菜單與上週食糧耗消統計量。（本文報頭那兩位就是正在依統計表來預備飲食的照像。）

這種預計與統計的核算，如沒有普通科學常識誰也做不來吧，含有脂肪，蛋白質，炭水化合物的統計做得有如醫院裡一樣精密呢！時已正午，幾個女孩子正在飯廳佈置飯桌，她說圓形好，她說長形好，何小姐告訴我，吃飯時間是她們唯一共同練習日本語言的機會，所以爲了說話方便起見，佈置飯桌也常常有人費盡腦汁來想新奇的樣式來調和大家的精神，因爲師生共聚一堂聚餐，每日此時可以說是唯一共聚談話的時候，這也是學校目標之一「共同學習語言」的機會。

禮堂裡非如我們想像的國旗及遺像，正中有着一方五六尺長方的藍色布質標幟，四邊鑲以紅黃藍白黑五色的絲線邊，這代表了國旗，因爲成立之初適值事變後，華北的旗幟還是五色旗。中間用補花的形式，綴有一顆樹，樹枝開滿了不同顏色的花。何小姐說：「這花朵就是代表自由學園的學生，每逢入校之始，新生要親繡花朵一枝綴於樹枝。花朵的美麗與茂盛正因爲師傅的滋養爲使同學於入校時即對學校有着愛護之心，這也是紀念母校的意思。現在樹枝上已有百餘朵了。」這種新穎取意，不怪乎畢業生都誠心的自願爲母校服務了。

每期畢業生除留校研究或赴東京深造，一部分步入家庭，一部分多由各機關的爭聘派出服務，她們的服務地區非常廣，三菱，三井，大丸，以及正金朝鮮各銀行，都有她們的足跡。而且都被重用着，由此，我們當推測到，「生活學校」，並不是專教授婦女來主持家，來管理自己，乃是鍛鍊時代女性，造成多方面的人材，使之能適合環境需要，竭力完成女性天賦的職責。所以，她們的校訓是；

共同學習生活
共同學習技術
共同學習語言，

不再爲家庭的奴隸，男人的附屬，女性與男性同樣能擔當生活的重負，也是共同的義務。

已經說過，她們的課程就是每日的行動，此外對於書本的知識也一樣授予。就是國際情勢與動態她們也可自報章看到，不過有一件頗爲婉惜的事，她們並沒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經費所限也難以訂閱大批的雜誌。

投入「生活學校」的女孩子可以準備一下吧，夏末即將開始招考第十屆新生了，這裡不需要你消耗一分錢，只要你能接受這種團體一致行動的生活方式及良好的品德，用自己的手，自己的時間，自己的力量，就能夠進入這時代女兒的黌所成了。

附屬幼兒生活團

學生十餘人，分兩班，五歲至七歲，六歲至九歲，每日早晨來校，時間不過是半日。最小的一班，是一些幼兒管理自己的訓練，一切都接近實生活，比如起身，穿衣，換襪，洗臉，漱口，以及自己玩具的整理，其他如唱歌，遊戲，圖畫，也很注重。年齡大的一班就教一些數學及字識了。此外，還讓他們飼養家禽，鍛鍊他們對動物的愛好與恒心，說到恒心有一件趣事，養了三隻鴨子，一隻營養不足死了，一隻關照不週被貓吃了，僅剩一隻，現在他們大家都視如珍寶的愛護着，從此再也不見對飼養的事惰惰的情形了。

孩子的天眞的表現力，是最眞實可喜的，牆上掛滿了他們小手親筆繪畫的自由畫。表現力非常活潑，有成人意想不到的思念呢！再說，那些畫是清河試驗場參觀歸來的追憶。

爲使孩子們在校中的生活訓練與家庭生活相近，每週兩次，校方要他們的母親也來旁聽，看看她們的孩子是怎樣學習好回到家裡去應用，所以，每週三次還要請他們的母親給孩子們做飯，共同聚餐。

誰說，我們中國的孩子死板板沒有生氣？最好大家來這裡參觀一下，一派孩子的天眞與孩子們質純而體活的創造力這裡已經畢露無遺。

拯救我們的流浪兒，雖是當前急需解決的事，但是，灌輸我們滋養不足的兒童從目前是更嚴重的問題吧！



幼兒生活團內天眞的孩子之一部

滿洲女作家作品特輯

（華北作家協會斡旋介紹）

文學是表現人生的，我們對於這種文學工作，雖不是像一般人所視之艱難，但亦決非有若如同想像那樣的容易。只期於眞善美的人類基本情緒裏去挖掘一條輔助人生與開導人生的路。

從往昔，一直到目前，單就華北的文壇來說，僅只微微星火一點，忽隱現不定，始終不能讓我們抓住它的靈魂所在，荒寥與沉寂，當然不算言過其詞。

本刊爲了介紹滿洲女性作家，藉使作品得以相爲參照溝通起見，特囑華北作家協會幹事會爲之斡旋向滿洲方面之女性作家約稿，結果共集四稿，執筆者但娣，吳瑛，冰壺，乙卡諸氏均爲現在滿洲文壇知名之士，且建樹最多，於此不用贅述了。



◀吳瑛▶



◀但娣▶



◀乙卡▶



◀冰壺▶

執筆者介紹

吳瑛……在滿洲女作家群中，要算從文最悠久的了，去歲曾以滿洲代表資格，出席在東京舉開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首部短篇小說集「兩極」，曾受滿洲第一回民間文學賞「文選賞」，其第二部創作集「白骨」，即將分日滿兩文版，於國民書報社出版，作品頗多，散見國內外刊物雜誌中，現年二十八歲，任職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但娣……奈良女高師出身的新滿洲女作者，以「安荻與馬華」一篇小說，震驚了海外文壇，所作小說，極富田園風味，文筆豔麗，宛如春山幽谷，小品及詩亦均擅長，爲滿洲堪可期待之一女作者，刻供職於開原女子國高教員。

冰壺……能寫能譯，從事新聞記者生活多年，爲明治大學出身的女作家，小說作品雖少，但其幽閒靜淡的筆風，實有與冰心作品異曲同工之感，其他如散文，隨筆等均稱拿手，曩年曾爲華文每日長期撰稿者，譯文有大嶽康子的病院船，現因家事，寄居於安東，每日寫作讀書自娛。

乙卡……是新進女作家群中饒有明日前途的一位作者，[illegible]而肯[illegible]，好學而實踐，自中學時代即邁進了文藝的園地，作品以短篇小說爲擅長，情緒多純樸，文字極簡素，從發表了「安娜」「懺悔」以後，其作品更爲人所注意了，現在正攻讀於師道大學女子部。



一

「落葉飛滿地呀。
小寡婦的門前是非多。」

金子哼哼呀呀的聲音，與山風一同傳過來，羊羣隨着金子跑，金子甩着長鞭子，眼睛頭皮的向四下轉了轉，迎頭現出來條人影——人影邁着龐大的步子，金子認識他，故意把身子矮下去，伏在羊羣裡面賊。

「大老陳啊！你今個看見張寡婦沒有呀？」

走進羊群裡的男人，聽見這聲音，把眼睛送向四處，從羊羣裡尋着說話的聲音

「他媽的，小金子，損到你死去的祖宗上了，你來，我撕亂了你的嘴，人家是好人……」

「人家是好人，你和好人在那說過幾次話呢？小寡婦那個樣呀！唉喲喲！」

小金子猛然把頭從羊羣裡伸出來，眼睛擠成一條縫，用手揮擺着東邊龐大的一片白菜地上去，白菜地上有許多砍菜的女人。

「他媽的小羊羔子，你不怕爛舌頭」

大老陳一猛力竄進羊群裡，一把抓過小金子的兩隻手，緊緊的擰到一塊，金子掙脫着，臉累的發紅了，死命的喊叫起。

「再說，我就給你擰斷了，小金子，你敢再提寡婦一個字？再提，我就給你擰下來，掉在你××裡！」

大老陳的眼睛紅起來，金子流出了眼淚。

放過小金子，羊羣跑過去，留下大老陳一個人，一個人得意的笑了！

「只有我強壯！」

再抬起頭來，把眼睛彎到東邊那龐大的菜地上面去，菜地上許是跑過一條狗，看不見人影，天有些模糊，山風又從山道上吹過來，把寂寞帶給他。

二

秋天過去了，地上尋不到甘葉和草葉，女人又全集聚到白菜地上去，不管是多少人，她們全像一夥人似的熟識着，整日蹲踞在地裡拔着菜，拔完了再用刀輕輕削去一層受了凍的黃的菜葉子，九月裏的風，吹得女人的皮膚上慈見粗糙了，早晨，把鼻子凍得紅紅的手，冰得涼涼的，要等待中午太陽出來的時候，才能溫暖了過來。

張寡婦也隨着這許多人——許多粗笨的女人們，一樣的跑到這龐大的菜地裡面來，拔着菜，削着菜葉，大老陳是這塊地主人家的長工，起始，別的人看見張寡婦也到這菜地上來——也被大老陳送到她們的一羣裡，都不約而同　生出一種驚異來的謎，一個小地主的女人，爲甚麼也跑出來賣零工？也需要自已賺這點點的工錢哪？因此愛說話的女人，就忍不住老遠去問她

「張大妹妹，你爲甚麼也出來幹這活計呢？你年輕，怕沒有我們能吃得苦的……」

張寡婦聽能有人這樣問着她，就稍微感覺出一種不安定不自然的神色來，自已也湧上了一個不可解的謎，爲甚麼她們要對我這樣說啊？做了寡婦的女人，不是也應該出來的麼？想着想着，才慢慢的向着問着她話的女人，這樣的回答。

「不，我願意出來，出來我覺得高興，不論怎麼樣的痛苦，也總較在家裡悶着強的多……」

於是，第二個疑問，又與上了這些女人的心。

年輕輕的女人；就守上了寡，是多麼可憐的，許是張大妹妹熬不過寂寞了吧？出來想想……

但是張寡婦却不是那樣人，不是那樣像楊家二姑姑那樣的浪女人，臉上抹的像個梨一模一樣的，像小梨樹上結着又紅又粗的山梨一模一樣的，張寡婦不會那樣的，張寡婦是多麼一個老實的女人哪？

慢慢地，慢慢地，大家都知道張寡婦能同別的女人一樣的做活，一樣的能幹了，拔着，刨着，張寡婦的手也同別的女人的手一樣的靈活，菜一堆堆的擺在她的身旁了，一天，兩天，三天……她的皮膚也隨着別的女人，一塊的粗糙了下去，她會常常仰起頭來，看一看太陽，太陽好像就是她自已的了，然而秋天的太陽，只僅僅中午時候，才會感到有一些溫暖啊！這樣使她猛然的記起了這小地主的老主人對她無次數說過的話：

「安安分分的守着吧，將來這份家全都歸到你自已……」

這話就無論說到一千遍，一萬遍，她也不會覺到這樣的生活是有着幸福的，她覺着這小地主的家裡，也滿罩上了暮氣，如墓地一樣的死枯，她不耐這寂寞，所以她常常想着：

「女人的一生是淡得和水一樣嗎？」

十月變了天，天上在暗陰着，時時刮起凜凜的風，風在人們的頭上旋轉着，沒有太陽的天，坐在大地上的人們，從騷音中傳過來女人抱怨的聲音。

「三姨姨，快一些做活啊，孩子爸的棉衣裳還動也沒動呢，天變得這樣快，縫一條褲子，頂快也得一整天……」

「是呀，總得快些做……」

嘴在答應着話，手去忙亂轉動起刀來

，刀在手中起落着，地上堆滿了菜葉子，工作的速度加快了，眞的，三姨姨顯然是被適才女人的話提醒過來的，鼻子凍得紅紅地，頭也忙亂的轉動着。

別的女人也都隨着想起了自已的男人，自已的凍着屁股的孩子，一個，十個，全是同三姨姨一樣的女人。

又一個女人，忍不住接着這樣說：

「爲了忙這一點點的工，把自已男人的襪子，都忘在後面了。」

這樣，有一種抱怨在每個女人身上爬着。

只有張寡婦，張寡婦是用不着想男人和孩子的，但是張寡婦的心，也在重壓的壓上了憤怒和酸楚，想起了男人，她的手在顫抖着，她感覺眼前的女人都是比她幸福的，雖然她們的筋肉在不斷的忙碌着，跳動着，但是一般生的力量是浮上了她們的眼前。

「張大妹妹！只有你是福氣的，我們哪，我們是註定的勞累的命！」

於是張寡婦聽見有人這樣向她說，她每次也只向她們看一看不去答甚麼。

三

「寡婦的臉，像一朵大梨花！」

又是金子的聲音，傳到每個人的耳朵裡，男人們去注意的傾聽着，女人們在俏皮的調笑着，誰也不去阻攔一下金子的話，金子逞強的揮着鞭子叫。

擡上了專覺挑逗女人的男子，金子按下低低的聲音說：

「大老陳哪，和金子相好！」

金子把這花花的消息，傳給了許多人，那些注意寡婦的男人。

女人們也漸漸地得到了這樣的消息，同張寡婦一起削着白菜的四姨姨，突地把工作緩慢了下來，仔細的看着張寡婦，別的女人也一同神經質的繼續着去看張寡婦，臨近的女人故意玩笑着，放下了手裡的刀和菜，拍着張寡婦的肩膀說：

「張大妹妹呀！爲甚麼你也要跑出來和我們一塊的工作哪！」

寡婦正在安然的拔着菜，聽見了這話，驚異的仰起了頭，看着臨近的女人，女人全在鬼祟的竊笑着，張寡婦拂去了手上的土，刀從手裡脫下去，另一隻手在慌亂的向地上抓着刀，一邊羞澀的用着顫顫的聲音說：

「別是做這玩意兒。」

一個尖下巴的女人不放鬆的接下說：

「唉喲喲！比不了這要強的女人哪」

張寡婦默默地低下了羞着的臉。

話雖在這樣的結束了，好像誰也不死心，但是誰也不敢再去說甚麼。

零工解散了，白菜在地上堆得高高地，大老陳走到菜地上查驗着餘剩的工作，女工拂下身上的土，成羣的往地主的家裡走。

張寡婦由大老陳的身旁走過去，心在微微的顫了顫。

「落葉飛滿地呀！寡婦的門前是非多……」

金子甩着長長的鞭子合着唱聲，一同的飄向村莊去。

四

「金子呀！告訴我一點大梨花的事情哪？」

農忙過去了，男人做起家裡零星的事情，抓着了金子的影子，就忍不住要這樣的問，於是張寡婦的事情隨着北風一樣的吹到人們的頭上，女人蹲在家中給自已男人和孩子縫起了棉衣，三姨姨還是抱怨着沒有餘錢給男人添製新布料，只有楊家二姑姑——楊家二姑姑遊手好閒的把臉抹的像個梨，像秋天山樹上的又紅又粗的山梨，在每個忙着女紅的女人身前談笑着，於是，楊家二姑姑的俏浪的語音飛上了每個女人抱怨的心上。

「三姨姨，張寡婦哪！最近變了樣，羞答答的像個未嫁的處女！」

低着頭的三姨姨，引起了自已的心事，從忙中傷感似的接上二姑姑的話：

「人家呀！才是幾世修來的，修得好福氣，這一生什麼都不用愁了，誰像我們哪！像我們的男人辛苦了一年，穿不上整齊的褲子，孩子光着屁股沾着。」

這樣的話，別的女人也隨着酸楚的想起了自已的孩子，誰都忘記了楊家二姑姑的話，忘記了張寡婦的事情了，因此楊家二姑姑尋找不出安慰傷感了的三姨姨，和其餘的女人的話，在掃興中平靜着自已的興奮，但是尖下巴的女人都追上三姨姨的話，撅着小嘴說：

「死了男人的女人，有錢有甚麼用啊！年輕的女人，多麼孤單啊！冷冷清清的，那才算是命苦的人呢？」

尖下巴的女人，有一種要强的心，强去爲着自已爭辯着，說完了，自已的心上，還是削減不了抱怨哪！

這樣的談話，驅逐了楊家二姑姑的原來的興緻，掃興的走了，走了去找另外的女人說，可是另外的女人，也全像三姨姨和尖下巴女人一樣的抱怨着自已的命運，誰也沒心再多打聽張寡婦的事情了。

只有金子，金子不放鬆的探聽着張寡婦的行動，楊家二姑姑從煩惱中去找安慰着自已的興緻。

五

張寡婦的心上添上了一條人影，一條人影不住的在張寡婦的心上爬，這影子把張寡婦的心震得顫顫地，這小地主的老人，對她又說出這數不清楚的話來。

「安安分分的守着吧，將來這份家全都歸到你自已！」

她不知道這句話聽到後，自已能够生出什麼感覺來，女人的一生，眞的是說得和水一樣嗎？這種寂寞的日子，要忍到甚

麼時候爲止呢？

張寡婦每逢追想到這時，不由的要浮上一股酸楚來，這酸楚要比三姨姨她們直許多倍，她想起了三姨姨，想起了尖下巴的女人，又想起了另外的女人，這些女人對她問過的話，話在心中緩緩的爬着。

「張大妹妹呀！爲甚麼你也要跑出來和我們一樣的工作哪？」

這話，張寡婦自已也在莫明其妙着，莫明其妙着自己是爲了甚麼呀！但是慢慢地，慢慢地她的心上跳進了一條人影，一條人影不知在什麼時候佔據了她的一顆心。

六

金子又站在人前說：

「大老陳啊！大老陳有了好事了，大老陳走了桃花運了。」

「金子呀！你是抓着了什麼証據呢」

注意張寡婦的男人追上問，金子把小眼睛故意繞了一個圈。

「我不敢說呀！那是——大老陳不叫我得提說張寡婦一個字——一個字，不說，不說，可是說了你得給一點好處哪！」

金子得意的正說時，那邊擠過來一條高大的人影，有一個高大的男人急快的打一下金子的頭「金子，你對誰來啦？」

金子扭轉了頭，看見大老陳氣猾猾的站在自己的身前，急中，想從大老陳的身旁溜過去，一隻胳膊却被一隻大手猛力的架住了。

「說呀？」

大老陳的宏亮的語音，竄進了金子的心，其餘的男人也在猛力的一動。

「說說呀！」

誰像捕緊着金子的頭，金子急中逼出了聲音：

「我，我知他們說，說楊家二姑姑的事，楊家二姑姑臉上像個大山梨。」

「楊家二姑姑，不準你瞎說，再說我就撅斷了你的腿，你的小狗腿。」

「我，我不敢再挖苦了再挖苦了啊，不，楊家二姑姑，大紅梨，再挖苦我就就指到祖宗上，大老陳哪，你放下我的手，唉喲喲！」

大老陳在人前笑了，笑聲上天，摔下了金子的一雙手，扮下金子揚長的去了。

金子看見高大的影子去遠了，又按了下自已的胸脯，用手指點着：

「我說，我說，我說老大陳走了桃花運，大老陳是我的孫子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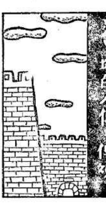
旁邊的男人哄堂的笑了。

．「金子呀，大老陳去了，你對着天罵去吧！」

於是聲音和黃昏一同的消逝了。

金子在昏暗中溜到小地主家的院中去，偷看看張寡婦的掛着白布的窗帷，窗中湧出暗淡的光亮。

第二日，在小地主家院內枯井的裏面，浮上了一具女人的屍身，女人的屍身驚醒了所有的人的心上去。（完）



XY城的人們

但娣

（一）

我的好友朱華姐姐：

一篇聖經感動了我，我變上帝。他到處醫治一些大麻瘋，和受難的病人。我開始不再冷酷，享樂和自私了。因此當我接到民生部遣派令的第二天，我毫不遲疑地離開了我的故鄉！那片原始的曠野，來到這南滿的XY城從事女教師的生活了。

我怎麼來講說那城市呢，直是一座樸質的古城。灰色的城壁已頹坍的不堪述說。我所愛的要算那橫流過城外的清河了。

XY城人，在那舊式的污濁的服裝和痴呆遲滯沒有一點光彩的臉像證明了他們是生活在缺少娛樂缺少刺激的人間了。

許多悲慘的事發生在這人世間，許多的悲慘事也同樣的在XY城發生了。

在一個早晨，夫役那麼晚的來昇爐子，我問他：

『爲什麼這麼晚？』

他一邊弄着火柴，一邊嘆聲的說：

『一個人跳井了，我去救了半天人』

「救活了嗎？」

『雖說，好像喝的水太多了。』

到晚上，那老夫役來送飯的時候，我又問：

『那跳井的人怎麼樣？』

『死了！』他說。

『死了倒是有福的人！』

我不贊同他的話，但也沒有方法批評他的話。

× × × ×

XY城的糧米，開始配給制，因此XY城內所有的糧米都應該出合。糧米支配制公佈了後，街公所的官員便到城內收糧來了。

我們的老大師傅來請假回家。他有一個瞎了兩個眼睛的老婆子。和一羣瞎了眼睛的孩子。

我看看站在門前的老大師傅，他的眼睛却流下眼淚來了。

『去吧！老李！把桌子上的兩個梨拿回去，帶給你的孩子吧！』

他匆匆地走出門去，但他却沒有拿走那兩隻梨。

他走了，我負替他感到生的担負的沉痛。

老李晚上沒有回來，學校的飯便發生了問題，我打發學校的老警去找他。

夜間老警却沒有和老李一同回來。

『老李呢？』

『老李一家子上吊死了！』

『上吊死了，是眞事，』我夢似的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是的！老李太可憐了。』

（二）

華：我幼年時代的好友！

當我十分盼信的時候，而我却接不到我所盼的信時，我意外的又接到了妳的信。

我的一位好友！好久被我忘却的朋友！

妳的問候使我歡喜，也使我難過極了。

我今天有些疲倦，頭有些發昏。

昨夜我一整夜沒有睡覺。事情是這樣：

我另外在一個醫院做了講師。在醫院教了十五個看護士。（一點鐘五元錢。）我可以用這五元錢去幫助我的窮朋友了。

昨夜到那裡去上夜課，恰好落雪，我沒有能回來。於是便留宿在那裡一夜。恰好那夜十三號病室抬來了一個雅片中毒者。

華：再也沒有一個雅片中毒者的現象使人感到顫慄而困惑了。

醫生給他施行了一種中毒還元治療。

雅片中毒者便在中毒還元治療下開始痛苦，牙齒便從蒼檬的唇間突露出來，猙獰的樣子，使人感到害怕。

那可憐的被雅片誘惑了的青年，酒精在他血管中活動，在他身體中起始復活起來被雅片殺死的細胞，這種還原的組織，使他的肉體感到了劇烈的痛苦。他彷彿被鬼魔糾打了一樣，痙攣地喊叫起來。他舉起雙手恐懼的求救的伸向我們。

華如：他一定是被雅片的快感誘惑了，使他那樣的墮落。

我們也如此常常的不肯跟隨着我們的理智去吃苦。便被感情給毀壞了。

實在的，有毒的花開得最美豔。

當那雅片中毒者，鬼一般的猙獰的不住的打着噴嚏，伸懶腰，流眼淚的難看的樣子時，我想起一件事。

便是我們這XY城今年風行雅片的事了。這一年，將會造成多少XY城的雅片中毒者呢？…………

（三）

親愛的華姐：

妳的「他鄉」讀了，挺喜它。

「女優之像」也讀了。

「巴爾扎克的遭遇」也讀了。巴爾扎克的朋友嚴格的批評了他的生活。但也正因此他完成了他的巴爾扎克的所有。他的一切變形的人格，全都是必然的。

無論是在女優之像之文章裡，或在事實，女人總是被犧牲的一個可憐的分子。

我的一個女同仁，她將進三十，便嫁給一個五十多歲的商人。不久，她的丈夫變成殺人犯進了牢獄。她的丈夫把前妻殺了。

這消息實在使人顫慄。

×　×　×　×

妳囑我好好的用良心去教學生們。是的，我來的時候也是這樣決心了。

不過，我是一個性急愛發脾氣的人。對學生我常常的發起脾氣來。

譬如今天，我給她們講教育的遺傳問題，講門德爾的支配和分離法則，講得細胞配偶植子的成熟的過程時，她們之中便有幾個發笑的，當時激動了我的憤怒，於是我便發了一頓脾氣。

孩子們的無智實在使我耐不了。

其他要算我們的待遇了。待遇太低使我們的生活有着極大的不安。

我們十四個同仁，全是度着窮困的生活。我不用講給你更多，只是告訴妳，我們怎樣的處置了我們午飯時間，妳便知道了我們的一切。

我們都沒有錢吃午飯，只好都忍受着飢餓的肚子伏在我們的工作台上，改着學生的筆記時，我們都會聽到我們的肚子的鳴響了。

竟有一天，我們從大勞作回來，我們都餓透了。但，沒有一個人能拿出一筆錢買一點貴人們吃的點心，於是我們竟把土豆種子煮吃了。

只要妳到這裡來，妳便會看見這些教師們全是一些榮養不良瘦弱而又蒼黑的。

（四）

懷念着的華姐：

我倦極了，妳的信是我從學生家庭訪問回來讀到的。

妳不要胡說，我會生氣。戀什麼愛，那都是傳言。如今我討厭那把戲。你不要再提到郎，忘掉恥辱的人是豬。

華：我應該和妳講到的是我三甲的幾個虛弱兒了。那幾個虛弱兒的樣子，使我難過。於是我便實行了家族調查訪問。

下班後，我便到民豐五條的一間破落的房子金珍的家了。寒冷的屋子，使我進去便打起顫抖。

她的父親是一個矮個子紅鼻尖的石灰石匠。身上和髮上塗落着一些灰白色的石灰粉末，當他和我們說話的時候，我看見他那副歪斜的臉上也掛了許多石灰粉末。

她的母親恰好快臨產了。穿了一件破袍子走動在地下，陣痛使她的整個的臉變得苦歪了。

我本想走開，但是，她們的家是很需要人幫忙的。

這位石灰匠有了七個大小的孩子，亂喊亂叫的哭在房屋裡。金珍要算是最長的姐姐了。她是那樣耐性的給那些孩子們剝食土頭。

因為他們沒有錢請助產士，我便從事了那骯髒的使人嘔吐的助產工作了。

產婦的骨盤狹窄，幾乎近於難產，大

出血使產婦的臉色蒼白得宛如死了一樣的臥在那黑色的牛氈的炕席頭上呻吟着，狂叫着。當她第三次陣痛時，我大膽的將手伸進臍縫才將孩子替她產生下來了。

金珍的父親取了些藥草，燃着，燻了燻那小東西。

她們貧窮如洗，找不到一塊包孩子的布，於是我把我的包袱皮給了他們。

一切完了以後我和金珍的父親談到了金珍的虛弱，和她的咳嗽的上面去。

『陳老師：我們的家本來不配供一個女學生，金珍那要強的孩子，非想念書不可，所以她做夜工，我可憐的孩子，當父親的眞是萬分難過。』

她的父親却流下了眼淚，我從來不曾看見男人會在陌生的女人面前流下眼淚。

華：我才知道我是弱小極了，我有什麼力量呢？我難過極了。

明天試試看能否替她請請免去學費。

（五）

我的好友華：

告訴妳，我要離開這XY城了。

動機是在一個禮拜日，我爲了太寂寞便去看電影去了。

傷痛的，太深了。

我正在快活的時候，便上映了NEWS片子，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了我們那些愚蠢無知的蒙古女人，在衆人面前跳着野蠻的蒙古舞，當那怪樣子顯得態吃勁時，觀衆便愈哄笑得震響。

我的同伴田井倩子她向我說：

『眞有趣！』

我心痛的走出影院。

這便是所有的一切，我決計離開XY城了。回到我們的蒙古地帶興安嶺去。有人說那裡的風沙大，風沙算什麼，但，我愛我的蒙古族，因此我一定要回到那裡去了，去教育我們的野蠻的蒙古孩子，到那風沙的興安去。

我的好友華，再談，到興安嶺會有信給妳！

你的朋友陳琳

——一九四三年四月開原——



這條破落的街，就着A市的一個寂靜的邊沿輸了下來，修長的馬路，從繁華的市街，一直通到這裡，架在溝渠上的石頭橋，把相同的一條洋灰路，劃成兩條不同的街市，間隔成有閒階級和勞働者們各自有別的區域，不過這橋却隔絕不了不同人們的往還，不同的市街，永遠有着相同的類型，就是哪一個街上，也有着爲生活而疾走着的人們，哪一個街上，也有着爲生活而摒棄了的人們，只是手段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因而在人的眼前所顯示出來的，表現於人的也就不同罷了。

現在，這勞働區的街路，正浴在夕陽燦爛的光輝裡，街道兩旁的低矮的房屋，可以讓日落時的陽光，從屋頂上把這條街照成黃金一樣的顏色，在這秋風吹拂落葉的季節，對於窮苦的人們，只這一絲溫暖的殘陽，也眞是莫大的賜予呢。

夕陽漸漸的在西方的天際沉落了，僅有的一點餘輝，把西方染成一塊華麗的顏色，晚霞片片透出無限的嬌艷，有如一個妖艷的少婦晚裝後的面頰，街上行人的足跡，看樣子是一點點的多起來了，路旁賣吃喝的攤子，也都擺上了顧客，賣了一天苦力的人們，肚子已經空得發出咕嚕嚕的響聲，這實在也該是他們找點東西來充飢的時候了。

在巷口拐角的地方，靠着灰色的房壁，擺着一個賣豆漿的攤子，乳白色的漿汁，從揭開蓋的鐵鍋裏，冒着熱騰騰的蒸氣，豆漿的芳香，送入每個過路人的鼻孔，在還沒有吃過他們的晚餐的辛苦的人們，這香味眞是一種說不出的誘惑，會令人不由得由口水浸潤一下枯乾的嘴唇，然後再把唾沫嚥進肚裏去，漿鍋的左邊，一方玻璃匣子裡，罩着黃亮亮的油菓子，右邊是幾個磁色的花碗，剛剛洗好的放在那裡，旁邊放着一些粗的木條，攤子的一頭，一個勞工模樣的男人，站在那裏，佝僂着身體，用他的皮色黝黑的粗大手指，拿起一根菓子，迅速的截了好幾節，泡在盛滿漿汁的碗裏，把碗端起，就俯下頭去貪婪的喝將起來，賣攤的前面，是一條很舊了的板凳，上面坐着一個年輕的漢子長發——他今天在附近的郊外，從早到晚幹了一整天的負土的苦工，現在算是好容易放了工回來，走過這裡，摸摸袋裡的一張不大的紙票，便坐到漿攤的前面來，這時，他一手從凳邊拿開喝空了的大碗，一手把頭上戴的一頂破毡帽，重向腦後戳了一戳，接着把一雙深陷的目光，望向賣豆漿的老人，喂，再來一碗，老人從他手裏接過碗，打開鍋蓋，白色的蒸氣，煙一樣的向上昇騰着。

從旁，走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身穿一套退了色的國防色的衣裳，臉上的顏色也正如他的衣裳的顏色似的，灰黯得像是暴雨前的陰沉得怕人的天空，鼻子是有點鷹形的鈎鼻，兩隻眼睛，雖然顯得非常遲鈍，却帶幾分陰鬱的閃光，整個面貌的表情，找不出一條和祥的筋紋，這樣的一張臉使人看起來，不禁要生一種嫌惡的感覺，他走近前來，向坐在凳上的年輕漢子掃視一眼，看他那沾滿了泥土的衣裳和那土黃的臉色，頂多也不過是一個賣苦力的，便用了使人怕他似的聲音叫道：

「起來！」

「叫誰起來？」長發打量一下他的不三不四的樣子，很有點不服氣似的，「你幹嗎這麼橫，還沒喝完呢。」

「沒喝完，我沒管你喝，叫你起來就給我起來，嗎啦你能怎麼的，」眼睛瞪得溜圓，分明是在向長發挑戰。

老人一看情勢不對，知道這傢伙是在近旁小衙門裡給人端水掃地的老劉，時常狐假虎威的蠻不講理，於是急忙添滿漿汁，把碗送在長發的面前，深怕在這生意正要興隆的當兒，出了甚麼差錯，轉過臉去，躬着身子向這人賠笑道：

「先生別生氣，他是沒有喝完，剛喝了一碗，還要喝呢，您等一等，這就完啦，」他本有心讓長發把座位讓給他就完了，可是看了看長發的生氣的臉色，既有點不好意思，也有點不敢。

「能怎麼的！要橫上別處橫去，跟我橫不講理就不行，」年輕人的肝火，來的更盛。

「你——你算甚麼王八旦。」

「你是甚麼王八蛋，無故就罵人，」

長發推開板凳，兩眼閃出忿怒的火花。

「罵你，媽的，不聽教訓還打你呢。」

「敢打？你打個試試……」

長發搶上前去，老劉慣的伸出手來，「叭」的一聲就打在長發的左頰上，長發的臉頓時漲得痛紅，回手就給了對方一個響亮的耳光，對方又要舉起手來，一把叫長發給抓住了胳臂，另外的一隻手，對着那皮肉緊懈的面頰，上去又是一下，對方用力的拉回被人抓住了的胳臂，乘長發的不備，腳在底下猛勁一踢，險些沒給長發踢倒地上，於是兩人扭打成了一團。

「得了吧，這是何必呢。」

賣豆漿的老人，畏縮的上前走了兩步，想要勸止他們，又插不進手去，「都是我不好，要是預備兩張板凳，怎能讓你們打起來呢，」兩隻手在身前伸張着，好像要拉住兩人中的任何一個。

站在漿攤那頭喝漿汁的勞工模樣的人，大口吞了兩口，就走過這邊來，用他的有力的手掌，首先推開當夫役的老劉，長發還要趕上去，被他攔住了。

「算了吧，哥兒們，他打你，你也打了他，就得了吧，還用得着打生死架嗎，又素無怨仇，何苦來的……」

「他媽的，這小子真可惡，也不是幹甚麼玩藝兒的，張口就罵，動手就打，我叫你打，你打我，我就打你，告訴你爺們也不是好欺負的，」長發紅脖子漲臉，氣的喝吃喝吃直喘。

「小子，有你的，苦頭在後頭呢，」老劉打架的手法並不高明，叫長發多捶了幾下，實在覺得冤枉，摸撫一下火熱的臉頰，更覺得有失身爲一名夫役的尊嚴，「不給你個利害，你也不認得大爺是誰，小子，有能耐跟我走，算你是好樣的。」

「走，走到那裡也得講理，誰怕你，誰不是娘養的。」

「那就走吧，好找地方講理去，」老劉上前扯住長發的衣袖，臉上露出狡猾刁惡的表情。

「走就走，你扯啥嗎？你還怕我不敢跟你走嗎？」長發甩開老劉的手，開始邁動他的腳步，這率直的性格，正中了老劉的心意，他暗自歡喜不怕這小夥子不上他的圈套，於是老劉和長發，怒氣沖沖的擠開旁邊看熱鬧的人羣，一前一後的沿着街路，往南走去，那個勞工模樣的人，從口袋裡摸出兩個白色的角幣，扔在漿汁攤上，嘴裡像是叨咕一聲「這才是用不着呢，」就離開了這裡，老人收起錢幣，把已經擺涼了的一碗漿汁，又倒回鍋裡，看着轉向南去了的一雙人影，賠上了一碗豆漿倒算不得甚麼，担心的是這年輕的漢子，說不定會吃些甚麼苦頭呢？

殘陽收去了餘暉，美麗的晚霞也不見了，烏鴉動着翅膀，結羣的從天空掠過，留下幾聲嘎嘎長鳴的餘音，人們對這輕微的餘音，也感到厭煩了。

……………

天色已暮，長發哭喪着臉，從派出所的門裡走出，現在他對於一切都失去了信心，世界原無公理的存在，更哪有地方給爺們去講理，他知道他想錯了，人類都是自私的，殘忍的，強權永遠操縱着人間，身居權位的人，就濫用他的職權，對於一個無辜的苦工，殘暴的加以鞭打，打個體無完膚，嘴裡還嚷說甚麼這是應該到得的教訓，長發這回可算領受了人間的「教訓」，他的渾身疼痛得似乎已經麻木了，頭有點昏沉，邁起步來，兩腿覺得非常吃力，他咬緊牙關，來和這沉重的傷痛掙扎，他想就憑自己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難道真就叫人打的連路都走不動了嗎，於是他拿出最大的忍耐和勇氣，低着頭向回家的道上顛跛的走去。

傷痛一直的不離開他的身子，四肢也都感到同樣的疼痛，然而這時沉重的打在他的心上的，與其說是劇烈的傷痛，還莫如說是無底的憤懣和怨恨，自己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負心的事，就是今天和那個傢伙們打起來的事情，又何嘗怪自己，爲甚麼該受這一頓的鞭打，爲甚麼那個姓×的警長，只聽那傢伙幾句耳語，也不問個青紅皂白就行起他的威風來，我和他有甚麼仇恨，竟使他用上這樣苛毒的手法，當警察的難道就可以隨便打人嗎？他們從那裡得到這麼大的權威，這權威是用來保護人民的嗎？咳！簡直是作殘人民，毒害人民…

他反覆的思想着，越想越氣憤，越覺得自己實受到這回殘酷的刑罰，有說不出的冤屈，現在他把那對於和他打架的老劉的怨恨，幾乎完全挪在了×警長的身上，至於老劉的陰險，也好像使他忘却了似的：

臀部和腿部的疼痛，使他變成一殘廢似的，彎着身體，一走一顛的移動腳步，街上過路的人們，完全沒有映進他的眼簾

，他只覺得眼前是黑糊糊的一片東西在蠕動着，是劇痛還是疲憊，使他漸漸失去了思索的力量，忽然一陣涼爽的晚風，向他吹來，他覺出身上有幾處濕漬漬的地方，衣裳貼上去，顯得越發的不自在，他不禁把手從後面伸向黑色的夾襖裡去，在背上摸了一把，拿過來一看，手指染滿了鮮紅的血液，不由得「呀」的一聲叫了出來，於是剛剛平靜一下的思潮，又在腦海裡澎湃起來，憤怒的火花，簡直要從心臟的深處爆發出來，在他全身的每一根血管裡，每一塊筋肉裏，都跳動着忿恨的火焰，現在在他的紊亂的思想裡，和×警長實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了。

他終於拐進一條汚穢的小巷，臨芥散亂的堆在道旁，污水瀦在牆根底下，長尾巴的黑狗，正在拉圾堆上便溺，縱然在這浩寂的秋之傍晚，也還蒸發着難聞的臭味，可是在長發，他從來不曾理會過這些，今天更是茫然的走過這裡，一直走到小巷的深處，在一個永遠敞着的兩扇破板門裡，消逝了他的蹤影。

夜，在一條板舖上，長發的受了傷的身子，裹着一條僅有的破棉被躺在那裏，不時的發出痛苦的呻吟，一點淡黃的燈光，從一盞煤油燈的發暗的玻璃罩裡，射在閉着眼睛的長發的臉上，愈發顯出面容的憔悴，和情景的慘澹了，對面的兩張臥舖兩個人都還在坐着，一個有着瘦長的●型，前額微微凸出，一雙不大的眼睛，上面遮着濃重的黑眉，嘴有點扁平，在這上面卻表現着一個旺盛的生活力，另外一個，兩隻明亮的眼睛，嵌在一張圓形的臉上，眉際有一塊大的傷，成了他特有的標記，藉着模糊的燈光，也可以隱約的看出是兩個年輕的生命，前者的名字叫永昌，後者叫鳳海，加上長發，他們三人持有相同的命運，誰也沒有父母，誰也沒有妻子，一同從遙遠的江南，越山越海，流浪到這北方罕有的山明水秀的城市，已經有了兩個年頭了，他們有着相同的茁壯的體格，也有着相同的美麗的幻夢，靠着他們的有力量的兩條胳臂，想望着在這土地豐沃的他鄉，能夠完成了他們的美夢，吃點苦，耐點勞，誰也不在乎，萬一有那麼一天，剩下幾個錢，拿回家鄉去，也能討上個老婆……哼！也沒算白跑出來一趟，白累了一回……，相同的幾條繩索，緊緊的連繫了這三顆熱烈的心。

「媽的，非收拾他不可，豁出這條命不要，也不能和這姓×的小子甘休，」長發的傷痛就像受在了自己的身上一樣，這一晚上永昌也沒有平靜過一會兒，他不想睡，只是脫掉鞋子，把背倚着牆，坐在舖上，聽見長發哼呀了一聲，不由得又昇起憤怒的火。

「說收拾就收拾，怕甚麼，像俺這樣的，既沒有家，又沒有錢，光棍一個人有甚可怕的，」鳳海眉際的傷疤動了一下，幾乎是在吼叫着，站起身來，在狹小的屋子裡，來回的走着。

長發在舖上輕微的動了一下，「這口氣說甚麼也得出，」把閉着的眼睛睜開來，瞧了瞧永昌和鳳海兩人的臉，都蓋上一層興奮的顏色，不知不覺的嘆息了一聲，

「你們願意幫我的忙嗎？」

「你說甚麼？幫忙……」

「俺幾個人還提到了幫忙，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就是他的事，朋友連這麼點義氣都沒有，還夠得上朋友嗎？」鳳海仍舊來回的走着。

「這倒是實話，」永昌的聲音不太高，語音卻非常的沉重。

長發把感激的眼光，投在他們兩人身上，嘴裏說不出一句話來。

鳳海的影子，在牆壁上隱約的，來去的移動着。

三個人都沒曾想到去觸動一個法律上的罪名，可是現在三個人的腦子裏，却都在盪動着一個法律上的犯罪行為了，動搖已經醞釀得這樣堅決，他們一點也沒有感到恐懼的戰慄，有的只是熱烈的火，在每個人的心裡燃燒着。

風輕輕的吹打着零落的紙窗，牆角響起唧唧的蟲鳴，人們早已沉在甜蜜的甜睡裏，誰會想到明天要有甚麼驚駭人心的事情發生呢？

甲魚的故事

乙卡



頹圮的土堤上，長滿了油綠的小草，漫漫地，攔住了河水的激流。

風，柔弱地拂盪着河邊的柳條，柳梢直垂到渦黃的水面上——像釣魚竿的線。水波不住的向河堤洶湧的衝激着，汚濁的泡沫時時殘留在綠茸茸的青苔的岩石上。

岸上；永恆響着一片嘈雜聲——

當五月的陽光，軟綿綿地又撫上這條河上時，許多婦女們又在抨擊着衣杵，或搓揉的洗濯了——她們一面工作，一面不住的講着，笑着，嚷着……

「王老三！你快把網收上來呀！看看這次能捉住幾條魚？」

一個年青的女人尖聲的叫着，隨後又笑哈哈地用手撩起一把水來，直濺到赤着足站在河邊拉着魚網的王老三的臉上。

「李嫂子！你看！洗褂子的水都濺到我的嘴裡來了。」

這年青人，用手抹一下臉上的水漬，便調皮地向她拋了一個鬼臉後，果然拉着魚網，往岸上走來了。

「老三！你把捕來的魚給李嫂子幾條

吧！你不知道嗎，她有喜了，很高興呢。」

李嫂子身邊的一個女人，打趣的說完，仍舊低着頭不住的揉着手裡的衣服——許多個乳白色的肥皂泡，在她的指縫間鼓起來，迴轉了幾周，又在她的指縫間破裂了。

「呸——」

李嫂子向河裡吐了一口唾液，然後把手向自己的衣襟上擦了一擦，便猛力地把那個女人推了一下，幸虧那個女人抱住了身旁的那株柳樹幹，不然一定要跌落到水裡去的。

嘈聲又移到土堤上了——

幾個變喊叫的女人，都捲着衣袖，濕淋着兩手，圍住了王老三，擠着，喊着……

王老三黝黑的臉上，溢着得意的笑容，像魔術師在披露他最後演變出來的東西似的，慢慢地把魚網打開；那積滿一片淤泥的網底，許多的小鯽魚在蹦，小蝦在跳……

「喂！一個王八？」

突然有一個叫聲響在人羣裏，同時有一隻濕淋淋的手伸出來，正指在一個黑色扁圓的東西上，於是許多隻眼光，便都集中到那個東西上了。

「他媽的，晦氣。」

王老三憤憤地用一隻腳踏在它的革質的甲上，於是縮入甲內的頭頸，四肢，都翻翻的伸出來蠕動着。

「王老三！那不是你八弟嗎？」

突然由岸上飛來一句輕俏的聲音，接着，堤上響滿了女人的笑聲。

白老三一張羞紅的臉，立刻湧起憤怒的表情來。他草草地將小魚小蝦等扔進簍子裡去，再把濕濕的魚網往肩上一搭，然後一手提着魚簍，一手捏着它的細頸，快快地走了。

踏過一片碧綠的草場，已經拐進一條小巷裡去了，但晚風仍隱約地將河沿上那種尖銳得可憎的笑聲，朗仍地送入王老三的耳朵裏。

「這羣女人們真……」

他對着手中捏着的東西喃喃的詛咒着，彷彿它就是「這羣女人們」似的，他頻望着良久，最後，咬緊牙根，報復地把它往上摔……

「喂！老三！怎麼一個人在這裡要什麼瘋呢？」

一個緩和的聲音，使他立刻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學塾裏的張先生，穿件藍色竹布長衫，手裏拿着一個長長的湘妃竹的煙管，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

「哦！張先生！剛才在河裡撈魚，他媽的！真晦氣。竟得了這麼個東西！」

張先生斯斯文文地蹲下去，仔細地看了一番後，又慢慢地站起來，拂拂衣襟上的塵土說：

「此乃甲魚也，就是甲乙丙丁的甲，鱷魚的魚，俗謂之龜。」

他像背誦文章似的，拉長了聲調，有韻無韻地說完，便邁開方步，不慌不忙地走開了。

「甲魚？甲魚……？」

王老三口裡不住的念着這個新的名詞，在心裡；彷彿也引起一種新的興味似的，他重又拾起來，提着它的頭頸，繼續向前走……

踐着土道邊的綠草上的幾朵淡黃色的蒲公英花，這是令人多末輕快的感覺啊！

溫風一陣陣地隔着土牆的豬糞味，送到行人的鼻腔裡，使人想到：這家主人正飼着幾匹極肥的豬呢！

慢慢地：他已走到一個土牆傾圮的大院門口，他立刻停在那裡，翹起足跟往裡望——那一排古老的房子，高高的柴垛，平滑的壘磐，一羣亂飛亂跑的雞鴨……都默默地對他躊躇着——突然，在一個紙窗裡；正恍着一個人影。

「賈餘！賈餘！你出來，我給你一個好東西。」

他禁不住自己要笑起來，高揚着聲音喊着。

窗下；正在睡午覺的老黃狗，被這聲音驚醒了，立刻機警的睜開了眼睛，剛想猛吠一番，一看是熟稔的人，便又懶懶地，闔上了眼皮。

賈餘果然跑出來了——一個健康活潑的身影：

「我能給你一個和你一樣的東西，相信不？」

王老三將一隻手藏在背後說。

「什麼東西？」

賈餘十分好奇地將眼睛向他的魚簍裡望一下，意思是想要尋找那個東西。

「你看！這是什麼？」

他把藏在背後的那隻手，高高地舉到上面說，賈餘立刻也把頭抬上去，正看見一個扁圓的小東西，被王老三捏着頭頸，十分不自在地擺動着四肢。

「你說！它怎麼和老子一樣？」

賈餘立刻惱怒的捉住了他那支正提着魚簍的膀子說！魚簍因猛然一震，一隻小蝦順勢跑出來掉在地上。

「它也姓賈，它也叫賈餘呀！」

王老三仍是高舉着手，索性不畏懼的喊着。

「媽的——」

賈餘把捉住他的膀子的那隻手，更加力的緊握着不放。

「得了，少爺，把它給你怎麼樣？」，王老三的話還未完，賈餘的手便已鬆開了。

「說好倒可以——」

賈餘也捏着它的頸，微笑的接過來。

「好嗎！我和你們哥倆明天再說。」

王老三十分勝利地提着簍子走了。

「瘟災的老三頭！」

賈餘也十分得意地望了一下手裡緊捏着它，再驕矜地望了一望消逝到巷口的他，賈餘彷彿他就是自己手中的它，勝利仍歸屬於自己似的，快活地走進巷裡去了。

夜晚，案上的煤油燈飄搖着顫動的光焰，輕烈的油煙，像一條細長的蛇。很做揵地縈繞着，漸漸地成了渺茫的氣，最終，歸於無有……

屋裡的人影，映到壁上，……

「老叔，這是不是王八呢？」

屋中，許多孩子圍一個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洗面盆，幾對黑眸，卻不轉地望着盆裡水底的一個黑東西。一個孩子仰着天眞的臉，對着坐在黑暗的屋角上的賈餘問。

「唔，這東西叫 賈餘，不！我是聽王老三說的我想它不是王八，就㐃龜。什麼賈餘不賈餘的，他媽的！……」

賈餘現在突然覺得接受了它，正是自己默認了王老三的譏罵—這種感情，像一條蛔蟲，蟠據在他的肚皮裡，他感到了屈辱，一種不能忍受的屈辱。

「媽的！它怎麼也能叫賈餘呢？一定是王老三這個惡漢子……」

他沉沉的思索着，他恍惚的氣得自己也曾聽過這個名詞似的但是，却想不起是那個年月了，更記不起它是那兩個字了。然而，他却堅決地記得它確是不能叫賈餘還兩個字，至少，他的父親是不會把他的名字和這個東西混合在一起的。

他想着，想着……一種難堪的羞怒使他立刻走到桌前，把手由孩子們的頭上伸到桌上的洗面盆裡，抽起那傢伙的小尾巴，便憤憤地走出去了。

孩子們在屋裏喧嚷着，但是他並沒有睬他們。

夜風；悄悄的拂起了衣角，他手裡的東西也不時在掙扎的動着。

雖然夜是黑暗的，但，天上却散滿了星斗，映在地上像鬼魅。

踏過一片不甚高的高粱地，那裡有一個射出一線燈光的窗口—那就是王老三的家。

來到窗前，他隱約地聽到裡面王老三和他老婆談笑的聲音。他輕輕地敲了一下窗子：

裡面立刻起了回應：

「誰呀？」

賈餘一聽這聲音，立刻就辨別出來，這是王老三老婆的聲音。

「三嫂！叫老三出來，我是賈餘。」

「他沒有回來呀！」

裏面的人，始終沒有出來。

「我不信。」

賈餘貼近了窗子，用舌頭舐了一下窗紙，然後用手指戳透了那塊潤濕的地方，這樣，在窗上，立刻不使人發覺的出了一個小孔。他用一隻眼睛，往裡面偷偷地一瞧——

「眞的，他才走的呀！是上張大福那裡去打牌，今夜說不上能回來不？」

賈餘的一隻目光，像一線陽光似的，由這小孔透視到屋裡去，他立刻望到坑上坐着的兩個人了，一個是王老三的老婆，一個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王老三的堂兄王老二。

他立刻轉過身來，伸了伸舌頭，呆了半天：

「好！這回我可捉住活王八了，且把賈餘掛在王老三的窗上再說。」

他嘻嘻相笑，便在窗上找了多時，才摸到一個釘，又在地上拾起一個細頭繩，便將它的頭，牢牢地緊在那上了。

水一般淸明的夜晚，微風吹送着一個輕步的夂行者—在月下，淸晰地閃着他的一張勝利的臉。

村鷄剛叫過幾聲，村中，沒有犬吠，也沒有人聲，只是仍在漾着一層模糊的寵大的暗影。

淡淡的月亮，已經移到西邊的天上，幾顆疏星，無力地眨着眼睛。

晨風沙沙地掠着高粱地——

王老三瞎了一夜，疲憊地，兩眼直冒金花，彳亍在陌頭的青草地上，露水浸濕了他的布鞋，他抬一抬頭；看見了家屋安隱地臥在前面，他想到睡在家裡的幸福，同時他又想到尖酸的老婆，又該因他輸錢和他吵架了。

他蹀躞地走到板扉前，輕輕地敲了幾下，不見回應，於是他又來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打了兩下窗格，突然覺得手像觸到一個冰凉東西上，他掙扎地睜大了眼睛一看：

「媽的！誰在我的窗上掛了一個死王八？唔！甲魚，哈哈，賈餘，對了！想是賈餘這小子幹的。」

「是哪個打窗戶？」

他一聽是自己的女人纖細的語聲，今天决不像往時自己若贏完歸來，像母夜叉似的，一聽到打窗扉聲，即刻罵譁起來。

「我的小冤家呀！是我回來了。」

他大膽地嚐嚐地答着。

「我就開門，等等我呀！衣服還未穿上呢！等等呀！等……」

女人竟出意外，柔聲柔氣地說，耐心的等着……

等着……

門「呀—」的開了他剛想快樂地撲進去，却被老婆給迎面攔住了。

「別忙！」

女人立刻把兩手叉在腰上，豎起眼角來，繼續地說：

「要進來嗎？你到問問我讓你進去不讓你進去吧！」

「別生氣，我的好渾家，讓我進去吧！你看！我一夜未曾闔過一下眼皮。…」

王老三痛張苦笑的臉，哀哀地乞求着。

「哼！那才活該哩，今天我非不叫你進來不可。若乖乖點，就滾開！多咱我消

了氣，多咱你再進來，不然，哼！你就給我跪在地上，叩個大響頭，也休想邁進一步。」

女人說完，「砰！」的又把門關上了

王老三對門呆望了良久，最後，無奈何，只得蹀蹀地走了。

早晨的太陽，暖暖地罩着大地，房簷上，落滿了「吱吱……」「嘎嘎……」的麻雀和烏鴉。遠處；車輪轆行在鄉道上「匡匡……」聲，都在告訴他，它們都已由睡裡醒來多時，而且都已吃得滿腹，出來工作了。

他信步地又走到河邊的土堤上──

岸上，仍與昨天一樣，響着一片嘈雜聲，仍是昨天那一羣村女們，在河邊一面工作，一面喧叫的談笑着。

突然，看見賈餘正混在她們的堆裡，在河邊刷洗一輛自行車。

「喂！賈餘，咱們得算算帳。」

王老三看見了賈餘，立刻想起自己窗上掛着的東西來了，他一步跳到賈餘的面前說。

「王老三！你昨夜又上張大綱家去，打了個通夜的牌吧？我告訴你一件大事」

賈餘正色的拉過王老三的左耳，悄悄地對他說：

「你的堂兄王老二，昨夜在你家過夜。」

「賈餘！這話可是你說的？」

王老三一把拉住賈餘的衣袖，嚴重地問。

「我敢對天起誓，我要撒謊，就是你窗上掛着的那個東西的兒子。」

賈餘的每句話，都含蓄着戲謔的懸意思情，……？」

王老三開始起了猶豫，他把一支腳踏到背脊的岩石上，任濁黃的水沫，浸透了鞋子。

「老三！你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個中年的女人，挾了一包衣服，由草塲的遠處走來，她像懷着若有什麼新聞對人發表似的神情。站在堤上，用眼巡視着岸上的人們。彷彿在看誰當聽她的新聞的人，突然，第一眼就望到王老三，便立刻尖聲的叫他。

王老三於是拔起一隻濕腳與一隻乾腳，兩步跑到堤上。來到那女人的身邊：

「佘嫂子，是什麼事？」

「我才由你家門口走過，我看見…」

她突然停止了話，望一望河邊的人們，見沒有人注意，便低聲地接着講：

「我看見你們老二由你家走出來，我還聽見三嫂在門裡對他說：「謹慎！差一點沒有被他捉住咱倆。」」

這女人講完，便輕快地走下土堤去了，在河邊選了一個位置，便坐下開始工作

王老三呆呆地望着青天，青天上；只有一朵大白雲，悠悠地走着……

「王老三，你幹什麼？昨天你捉住的那個活王八呢？」

河岸突然飛來一聲。

接着又是一聲：

「喂！你八弟呢？」

王老三默默地俯視着那兩個問話的女人，在他那雙充滿神經質的眼眶裏，射着兩股殺氣的光焰：

「喂！王老三！我知道了那個是東西。它叫甲魚，不叫賈餘。……」

賈餘一面刷着車子，一面高聲地對王老三說，說到那裡，他忽然像起了什麼似的將頭轉向河面來：

「喂！我改名了，我不再叫賈餘了，我叫賈富。你再叫我就叫我賈富，富貴榮華的富。」

「爲什麼？叫了這些年賈餘，又改了賈富呢？」

一個女人掠一掠頭髮，仰起臉來問。

「你們知道王八的文明名字叫什麼？它就叫甲魚。因爲它的音和我的名字音同，所以我才改的！」

「這麼說，你竟作了這些年的甲魚了？」

女人們尖銳的笑聲，擠成一片，送到堤上的王老三的耳朵裡，他立刻氣憤地走回去了。

太陽熱烈地晒着王老三的頭頂，他即疲倦又飢餓，一口氣跑回來，當他盛怒地，把窗上掛着的那個東西拔下來，扔在遠遠的高粱地裡去，再一腳踢開自家的板門時；太陽的陰影，已移到房後去了。

第二天的傍晚──

落日的紅暈，抹遍了田野，樹梢上，又掛起黃昏的紗網。

炊煙瀰漫的土道上，一個女人腋下挾着一個包袱，一面哭啼地走着，一面叨叨嘮嘮地自語着：

「該死的王老三，喪良心的王老二，天老爺有眼，早晚有一天大雷劈死他們哥倆……」

黃昏，像失去了色彩的圖畫，從這女人的背後，拉長了它的影子，漸漸地，隱沒在烟霧裡了。

寂寞的土道上，瀰漫着寂寞的煙霧：

……烟霧……

鼠瘡瘰癧丸

本醫獨創此藥效驗準確政府發給一九特種成藥執証專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未破立即消化已破爛流膿流水或生管子外面瘡口抹上敷貼任何物一概不用竟憑此丸服下准保長肉收平惟此丸藥質與衆不同吃時務使白水溶解泡開方可服下每打十二付十元加料每打十二付二十元病症深重雙加料每打十二付三十元函購郵費五角姚鑫森大夫啓事予還此丸包治鼠瘡瘰癧破爛生者大症津地有相當舖保好後收欵開設天津東門有路西胡同姚鑫森醫師大藥房躉代售處北京五牌樓恒元隆打磨廠福興潤琉璃廠連闊如張家口長安街宋記濟南徐州張雙子青島天合益烟台中美

Columbia

副華洋行

麗歌，蓓開，
高亭，百代，
在庫富豐！
各種新譜！

コロムビア代理店

副華洋行北京支店

地址：北京王府井

前門東洋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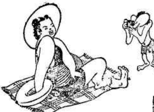


春季用品・和洋雜貨・綿毛織物・
印花綢緞・各種布疋・應有盡有・

前門大街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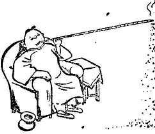
營業時間10——18時迄

電話南分局七〇三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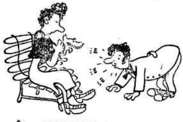




聽說明日有女賓參觀 ← ·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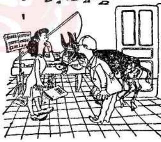
→ 從火柴缺乏後的現象



→ 女：你應該把我照得比給蘇蘇照的那張更精緻才好。
男：當然，妳比她更要丰滿的多哩



↑ 他異常羨慕一隻狗的幸運呢。 ·安達·



← 女：爸爸！這就是您給我請來的唱歌教授嗎？ 華道夫作

掇拾錄

陳曉

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的文字，須言人閱之與未閱之先，同一無影響，……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眞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也。——胡適之日記。

×

失望，焦躁，煩悶，這幾條支流所匯合而成的，自然是無爲墮落，自暴自棄的洪流。——郭沫若反正前後。

×

想像須以經驗爲基礎，經驗正確，想像力豐富，是文藝作家應有的兩種資格。——夏丏尊文藝論ABC。

×

人總是求福怕禍的，然而女人是禍水，但是人們却都願意與禍水接近，並且是喜歡禍水。——化名。

×

一切進步思想的第一聲，往往由文藝作者喊出，然後哲學家加以研究，政治家設法改革，終於現出實際的改造。舉例來說，伊卜生的傀儡家庭引起了婦女運動，屠介涅夫的獵人日記引起了農奴解放。——化名。

×

一個詩人，爲一隻貓的殤亡而淚落，這種大宇宙的情感原是極爲可貴的。但想想一架煤礦的陷落活埋了多少條健壯的漢子，一個炸彈粉碎了多少無辜的人，這眼淚就未免掉得很可笑了。——蕭乾答辭。

×

威士忌的杯子，紫羅蘭的花束，伴着姑娘的憂鬱，但是也塡不滿失去的記憶的空白。——化名。

×



香煙價錢昂貴，爲什麼不提倡戒煙呢？

決定作篇文章，勸大家戒煙？

還是吸支煙來寫文章，比較爽快多了。



我這篇文章已寫完定能博得別人的同情了。

青年會「漫友社」 張信謙作



多金的青年 ·張潔·

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夏目漱石處世談。

×

藝術的使命，並不是模倣自然，是表現自然。你不要是卑賤的文奴，而是詩人，……（我們一定要抓住事物的精神，靈魂和特徵。感覺！感覺！這些不過是生命的附帶品，不是本生命身。）——巴爾扎克無名的傑作。

×

我看你的眼，我就知道你厭惡他們，而你故意天天裝出滿不在意的樣子，天天自己騙着自己。——曹禺日出。

×

人世一面不幼稚，一面永幼稚。則是，理智絕對不幼稚，而情趣却應當永遠保持幼稚。——化名。

×

歷史上記載忠義的狗，比忠義的朋友還要多。——亞力山大蒲枸。

×

如果「康健」的要求，只是爲笑的話，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種的犧牲。——化名。

×

這種種的怪癖，他自己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不能改過來，他覺得他的靈魂中一切的熱忱都被他自己的孤獨，膽怯，畏縮，自檢所挫折了。——戈哥爾傳。

×

少婦的風姿整個的趕走了處女的痕跡；習慣似乎要在這女人身上與行告別的典禮。莫哀怨，莫愁煩，儘量「充實」今天。——化名。

×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存。

×

一個作家若「勇於寫作」，而「怯於發表」也是自己看重自己的方法，這方法似乎還值得你注意。——沈從文廢郵存底。

×

活人生活應當自肅·
死人葬儀更當節儉

談談今時的殯葬

·維明·

我國有極普遍的傳統思想，就是以爲父母的喪葬，極力排場奢侈，爲子女的便極有面子，一般人批評爲子女的孝行與否，也往往視喪葬的厚薄而定，加以風水迷信之說盛行，於是百樣千端，無奇不有，富者之喪，一費數千元至萬元猶不以爲多，棺木要質料好，尺寸厚，葬衣要錦繡美觀，出殯時，更花頭十足，和尙道士穿着紅綠的法衣，敲鼓擊鈸一路伴送，又有現代西樂隊奏着流行歌曲的小調，往往婚喪之禮錯用，再點綴着國樂隊和封建式的儀仗，孝子穿的是周禮所規定的麻衣孝服，比較更富有之家，再用幾輛汽車馬車送殯，如此不倫不類把父母的遺體去遊街表演，用來換取「孝子」的空名，眞是愚蠢之舉。還有在死者已死之後，要請算命先生擇吉，未葬之前還要請看風水的陰陽先生察看墳地的來龍去脈，有用的金錢，用在無用的地方，實在可惜，還有的停柩家中，遲遲不葬，或焚錢鈔冥幣，以禮神鬼，或供佛飯僧，說給死者減罪資福，種種迷信，實際上徒增靡費，其實子女的孝與不孝，決

家庭電氣須知

笑忙

電！這是一個多麼時髦的名詞呀。我們一提到電燈，電話，電影，電報，電台，無線電等，就會有一種神密的感想，當在傍晚的時候，我們倚着樓窗，向四下裡一望，遠處，近處，就會見到縱橫的電線穿插着像蛛網一般，使人看了眞是要眼花繚亂。在我們的家庭裡面，處處總是離不開用電的，電話，電熨斗，電爐，以至最普遍的電燈，無線電等，那一樣不是我們的日常用品呢？電，對我們的關係既然是這樣的重大，我們就應該知道一些電的普通常識，等到應用的時候，就不至於爲難了。

使用電的家庭，第一個關頭，要算是保險絲，今天我就給諸位談一談怎樣的使用保險絲吧，當大街上的電線生枝椏漫延到家裡來的時候，第一個要過的關頭是電表，過了電表第二個關頭，要算是保險盒保險盒裡的秘密，只不過是兩條保險絲而已，過了保險盒子，再生出許多的枝節來，這些枝椏的末端，就是電燈，電熨斗，電爐，無線等等。全城（市）的線路，有如一棵叢生的植物，在每一個的角落裡，都有它的枝椏，頂端開着無數的小花，電，就隨着主幹而流到支幹，最末後就流到每個的家庭裡，我們就可以應用了，接上了各種花樣的電用品，它就可以開始發揮它電的效能。

發電廠裡發出一種電的壓力，電就被這種壓力驅使着在電線上流動，發電廠裡平常所發出的電壓是有一定的，可是有時會增高或減低。我們平常使用的電用品，它所應受的電壓也是有一定的，電壓低了，除了影響到電用品的工作效能外（例如：電燈太不亮，電熨斗不太熱，收音機音太小等）倒不至於有危險。電壓高了，就不然了，小則可減少電用品的壽命，大則可立即將電用品燒毀，可是我們到不必就心，保險絲就是來保護它們的安全的。當電壓高的時候它所驅使的電流也會增加起來，保險絲先抵抗不起，就先被燒斷了，電路切斷，電流中止，電用品自然就會保全了。有時我們接錯電用品，或修理時有錯誤，也會使電流過多，保險絲也會自動燒斷，免得電線及電用品被大電流燒毀。

保險絲既是這樣的主要，那麼我們怎麼樣來使用它呢？保 絲分成粗細不同的許多號數，隨我們使用電流大小而選定，當然電流大的使用的比較粗一點，電流小的使用的也比較細一點，並且有一種嚴格的規定，須由電燈公司，電料行或對學電相當熟悉者的指定，用那一號保險絲最爲恰當，日後必須嚴格的遵守，才可以安心使用電用品呢。

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各屋內的電燈突然的滅了。我們趕快的到街上看一看路燈是否還再亮着，或是們一間鄰居的燈是否滅了，如果全滅了，那一定是電燈公司停電或是街上的線路有了障礙。如果街上的路燈還在亮着，鄰居的電燈也在亮着，那一定是我們家裡的保險絲燒斷了，這時我們就可以把保險盒子打開，在盒子的蓋上，有兩條保險絲連繫着，就可以看見一條或兩條已被燒斷，我們把舊的保險折去，重新將新保險絲照原來的形式換好，再將盒蓋合上，家裡的電燈就會重新的亮起來，很快的恢復了我們的工作，這是一件多麼痛快的事呢！

不是由父母喪葬的厚薄而定，我們應相認爲凡能造福社會貢獻國家，繼承父母遺志的才是孝子。

現在國家處於戰禍未了，物維艱之時，吾人尤應倡行節葬，綜其要者分述三點於後：

（一）提倡火葬，火葬之俗，自宋時已盛行於江南，至明而移於浙江，至今杭城火葬之俗猶在，友邦及其他外國亦盛行火葬，其利不僅節省有用的木材，舉凡人力耕地無一不感經濟，如今出城數里，祇見荒塚累累，地下埋葬的棺木，自古至今其數量之大眞無法估量，耕地面積不知被佔去了多少，目前是增產節約的時候，應當提倡火葬，政府不妨獎勵，轉移民俗。

（二）建置公墓，公墓之管理較易，手續簡便，且公墓地點多擇僻靜不宜耕種之地，普通墳墓多與村舍禾田雜處，對於衛生，觀瞻，管理，均不如公墓，且普通一般貧民，購置墳地不易，故公墓制度，宜普遍推行，庶可有利於民衆，與公墓有關係的，更應普設殯儀館，頗合經濟原則，希社會公益機關多加創設，亦有利於平民。

（三）破除迷信，浪費金錢和人力，在喪葬的時候，往往因迷信而起，譬如焚紙錢及和尚念經，還有請相墓的陰陽家，一般人常被彼輩所惑，以爲人的窮達壽夭，皆與卜葬有關係，於是趨吉避凶，有的因此久淹親喪不葬，有既葬失利，而又改葬他處，有謀旁人住宅而遷就的，這不是「藉骨之朽以蔭家之肥」的迷信嗎？這種無稽的迷信，是百害而無一利，應當打破，剷除！

輕而易舉的家庭副業

養鷄 養鴨 養蠶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尤其是處在這種時局下，一切物資不消說了是需要節約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到生產，並不是妳必須跑到大地裡荷鋤，掘土，栽苗，拔草等才算生產，在日間提出一部份時間來營副業，也是一種大量的收獲，這里我將經驗的事，簡短的寫給一般家庭主婦們！

養鷄▼ 『大家庭裡死了一頭牛，主婦並不在意，假若死去她養的一隻鷄，她會心疼得甚至於流幾滴眼淚。』這兩句話証實了主婦們對於鷄的珍惜，的確，養鷄是一種甯人喜歡的副業，並不多耗我們的精神，並不攪擾我們的事業，只要妳在冬季每日早晚喂牠些粗糧外，其餘的各季，牠滿可以自已去覓食，尤其是現在，一天比一天熱起來，地下的虫類，蕃殖日繁，妳就是喂牠粗糠，牠亦不喜歡吃，因爲這種滋養味道，不如牠自已啄來的小虫香甘適口，所以妳只要將雞窩（小型自已用泥磚砌成的）使其乾燥及常洒消毒約水，以及早晚開閉窩門之外，再隔些日子行一次除糞，其餘都是很容易，且不費心思的。如果養得好，每年每隻至少可產卵二百，這豈不是一筆意外的收入嗎？

養鴨▼ 俗語：「養鷄撿蛋（指不費糧食而言）養鴨光吃」，但這兩種比較起來，要論其性情來說：鴨比鷄安靜沈着，可是鴨子需要每天按時喂食，且需每隔幾日即得除其窩內之糞便，院子易髒，各處亂食，但有一種長處是：「鷄不得吃熟飯（據說食後傷胃）鴨可以食熟飯」，各有利弊。假若家裡有剩飯及米湯，再加以少許豆粕，鴨子不但肥，而且蛋大。夏天又來到了，野草，灰菜，以及廚房內拋掉的菜屑等，只要是不含辛辣性的（刺激性），都可以切碎拌在米湯或是稍裡喂之，在增產節約的旗幟下，這種副業不是廢物利用中的一個生產嗎？（每隻鴨普通年產百七十卵左右）。

養蠶▼ 桑葉漸漸大了，又是到了養蠶的時候，比較起前記兩條，這一項似乎相微費事，因爲這種東西是需要每天換桑葉，同時還要新嫩桑葉，必須拿出許多時間來服顧牠，若是養得少還好，不過爲數過少，時間上不經濟，且收入上也不大強，所以還是至少養牠千八百個的，比較方便且利益大些，也不徒耗我們的精神與時間。

摘桑葉最好在清晨，妳不妨換換新鮮空氣；在露水未退時，摘些新鮮的桑葉，妳的身體亦會由是而健康，妳的蠶更會肥胖。到了吐絲的時候，最麻煩的是除糞，可是最盼望的也是這時候，不要嫌煩，要仔細的把牠放在你所製成的吐絲枝上，牠會很聰明地，無歇息地吐出了一張一張的白綿來，這是多麼使人喜愛的東西，現在又特別貴，主婦們！提出一小部份時間和精神，試做一下吧！

以上三條，僅就臨時所想到者，其他應該做的事多得很，只要我們稍加思索，無處不是副業，無處不是生產，做一位家庭的主婦，一家的昌隆，衰落，完全繫之，所以欲國家富國強，要以治本法，主婦們率先相互連結起來做一下！

【傅泉】

怎樣能使你的園地生長茂盛

××××經濟的施肥灌水方法××××

上次將簡單的園藝常識介紹給諸位了，相信賢能的主婦們，已經撒下了籽種，並且在你們的園地裡長出很長的綠苗了。工作之餘，望着綠苗，庭園中的工作結晶，隨着晚風在向妳點頭，靜靜的等待着時光溜過它們的尖頭，得到滿意的收穫，那該多麼快樂呢？但菜蔬的需要水及肥料正和人類需要食物及食物中的營料一樣，灌水不適，肥料不足會使我們徒勞的，我們想使菜蔬生長旺盛，味美，又富於營養，必需注意灌水的方法，和肥料的配合及施肥的方法。

一灌水之心得　灌水之量應以菜蔬的種類，雨量之多少，土地性質之差別而異，普通菜蔬以茄子，白菜等需水較多，西紅柿，黃瓜等果菜需水較少。一般菜蔬在播種後，出芽前均需長期保持着土壤的濕度，爲了促使發芽速增快，可隔日灌一次微溫的水，在這期間灌水時最好用噴壺細細的灑於地面，每天約兩次。間拔後即可將噴壺口取下，使水直接注入田內行間所控之小溝內，以防水直接浸及根葉，毀傷菜體，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但失之灌水過多，是生長發育亦有相當的阻礙，前次已經簡單說過，請諸位注意一點。

二肥料　肥料中主要的成分是氮，燐，鉀三種，氮肥能促使莖葉生長，鉀肥能使纖維加密，菜味鮮美，燐肥能增大充足果實，是果菜所必需的肥料。普通葉菜爲白菜，菠菜，芥菜，等需要氮肥最多，西紅柿，茄子，黃瓜等果菜及豆類菜蔬則需多量之燐肥才能補助果實的生長，其中豆類菜蔬因恐枝葉的徒長應節制使用氮肥，所以當我們分配肥料時，應當以菜蔬的種類，土地之肥瘠爲轉移，但爲了極小的一塊園地，到商店去買肥料妳們也許會嫌過於麻煩或不經濟，我現在除了介紹一點金肥（用金錢買的肥料）的使用方法外，將利用由廚房中拋棄的廢物製造方法介紹給妳們，既能免去垃圾的堆積，妳們的田園會因之茂盛起來，換來妳們一家人的歡愉，那該多麼快活。

1由廚房裡得來的肥料

A氮肥，垃圾箱中的廢物，除了煤渣，碎磁器，石頭子及竹屑瓦煉不能作爲肥料外，像果皮，菜根，鷄蛋皮，泡剩的茶葉，洗米水面湯，樹葉，雜草，葱皮蒜根等堆積起來，於院隅不礙觀瞻的地方挖一個由三尺至四尺深的坑中間隔以木板，將這些廢物置於坑之半邊，待下層之廢物腐熟後，將木板撤去，用木棍將上面沒有腐熟的廢物撥於另一方，再將已經腐熟之廢物取出置於上方留用，中間仍隔以木板，肥料不久就成功了。但急需使用的肥料，可摻入鷄糞，米糠，阿摩尼亞等堆積中，使醱酵後使用即可。假若我們肯注意的話，將垃圾箱中的東西全部撒進肥料坑中，足够我們一年內應用的，能伸長菜蔬的莖和葉的氮肥不必再花錢去買了。

B燐肥——米糠是標準的燐肥，但近來米糧缺乏，就是可以代替米糠的洗米水也很少看到出誰家的溝裡流出來，我們除了不要拋棄了洗米水外，在吃飯時佐食的魚也應注意保存着它們的骨，乾燥後粉碎之是標準的燐肥，此外豬，羊，牛的獸骨也可以將它們粉碎後留用，茄子，西紅柿，等果實會因之加大的。

C鉀肥——草木灰中含鉀最多，許多長年以木柴麥稈作燃料的很可以將爐內之灰作肥料，但居住在城市內的人却都因爲木柴來源的缺乏，都以煤球爲燃料，鉀肥來源無形中減少，但我們除了不使木炭灰與煤灰混合外，並將拔草時所拔下之草，樹葉，樹枝等燃燒後所得之灰積存之以待應用，不足的只好求之於金肥了。

假若主婦們能够眞正愛惜廢物，用眞正的熱忱來保存廢物，小面積園地中的肥料足能充足自給，不求之於商店的，特別是養小鳥，鷄，鴨，兎等之家庭，更能得到充分的肥料，但鷄糞兎糞等均需晒乾後粉碎之始能使用，其他肥料亦需經過醱酵後，阿摩尼亞發生在其間，可以使其發揮營養之効能，否則作物會因之枯死，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2人糞尿自行醱酵法，世界上有多少個農學家，想試驗出一種化學肥料來代替有着惡臭的人糞尿，但直到今天還試驗仍沒得到效果，人糞尿仍執着肥料中之王冠，因爲它不但含着氮，燐，鉀，三大元素就是其他有機質亦很多施於田內，不但作物會因之繁茂，土地亦能因之肥沃，是能彙羅的肥料，近來金肥不足，使用方法又爲外行人所不能深知的，我們何不鼓起勇氣來，用我們女性的魄力，試驗作一次人糞尿醱酵的工作，徹底於農藝工作呢？

都會的人們多以糞坑及馬桶爲便器，（雖有少許用洋馬桶的，但仍太不普遍於下，中級社會中）我們將盛於便器中之糞尿倒於大缸內用蓋蓋嚴埋在牆角（垃圾旁邊亦可）待其醱酵，以現在的氣候來說，一個月後即能適用，那時果菜將走近成熟的時期正需要着多量之肥料。又因爲寒冷時臭氣不易溢出，在十二月左右開始着手於醱酵之準備，經三四個月後，糞尿腐熟，正是播種的時候，那時有大量的肥料供給使用，是再好沒有的了。

爲了保持營養的成分，必需貯藏於高溫，低濕不通風的地方，又爲了避免寄生虫的繁殖，必需蓋嚴，施於田園後其上必需覆土，交於萵苣菜，萵苣菜不宜生食在可能範圍之內避免使用。

醱酵後之人糞尿，以兩倍至四倍之水稀釋之，可爲基肥，或

肥用，以二十倍以上之水稀釋之，可代替水灌瘦瘠的田地。

3 肥金之使用法：金肥種類很多，有的使用方法過於複雜，不宜於家庭，有的又過繁雜，外行人難於措置得當，現僅將家庭使便利之肥料爲硫酸阿摩尼亞，魚粕豆粕，油粕，過燐石灰，硫酸鉀等現將其簡單使用法介紹如下

A硫酸鉀——因爲都市人很難得到草木灰，所以鉀肥大都需要金肥來補助，硫酸鉀是很好的鉀肥，所含鉀較藁灰中所含者多五倍以上，所以使用時必需用水稀釋後，分多次施之，彎曲的，黃 喇形的西紅柿都是鉀肥不足的表現，於雌花最初開放時施之最適；此外洋白菜及白菜結球時，果菜結果時均需要大量之鉀肥。

B硫酸阿摩尼亞——是成分濃厚，效果顯著之氮肥，使用不當不但菜蔬不能吸收，並能因之枯死，普通五十匁之硫酸阿摩尼亞溶於一斗水中其功效恰與二倍稀釋之人糞尿相等，一斗水二十匁之溶液，於灑水時自葉上洒下，行之於瓜類，葉菜類最宜。

C魚粕及豆油粕——魚粕是氮肥並稍含燐質，若與堆肥混合之作爲基肥甚佳，作追肥時則將魚粕或油粕浸於十倍之使用是任何蔬菜都樂於吸收的養料。

D過燐酸石灰——燐肥，易溶於水而消逝，施時擇晴天將過燐酸石灰混合於乾土內再撒於田間，因其效顯着，以少施爲宜。該種肥料可作基肥及追肥，於播種時或苗床內施入少許，得功效更大。

談得不少了，諸位若能照着我說的去作「節約」和「生產」這兩個大使命就可以完成了，我祝妳們有一個好的收穫，嘴角上永遠掛着兩串滿足的微笑。

附錄

基肥——又名原肥，播種前，向耕地內所施之肥料。

追肥——又名補肥，農作物在發育期間所施之肥料。

堆肥——將各種樹上之落葉，和各種草類，廐肥（畜類之糞）混合醱酵之物。

下肥——即人糞尿。

金肥——用金錢買的肥料，油粕類 魚粕，硫酸阿摩尼亞，過燐酸石灰，硫酸鉀，草木灰，石灰，智利硝石等。

元肥——開作時多用之，遲性肥料。

綠肥——用新鮮草類腐熟而用之肥料。

撒肥——田地土質甚瘠時，用廐肥混肥土混合而滿佈地面之肥料。

待肥—種子發芽後或移苗時在其根部所施之肥。

匁——十匁約合十一市兩。

坪——一坪—三，三一方公尺。市一畝二〇一，一四一坪。

菜果的營養與消毒

·碧汶·

人的需要養料正和需要空氣一樣重要，營養的減少會剝削了人們的健康，營養的不足會引起疾病的發生，以致終年輾轉於病榻，在痛苦的呻吟中結束了生命，所以營養的攝取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一件事情，但處此米珠薪桂之際，許多人因爲三餐不能飽食所罹在饑餓的呻吟裡，但許多人又不客氣的將食物中蘊藏着營養的部份浪擲，病菌則乘虛而入，在營養不足的人的身體內繁殖起來，這眞是怪不合算的事，但「我們究竟怎樣才能挽留住食物中的養分，使它們來充實我們的身體呢？」這是我要替諸位解答的問題。

許多人認爲不能吃的廢物，爲蘿蔔葉之中含維他命ABC灰分鐵質很多，萵苣葉中含維他命BC及炭水化合物，其他爲芹菜葉，菠菜根，茄子皮等菜蔬內均含多量之養料，果實內爲蘋菓及梨等之內所含鐵及維他命較果內更豐，其他果皮中亦均含多量之養料，這是我們應當利用的。

食物在高溫久煮以下會因之消失了它們的營養價值，如維他命C在高溫中停留二分鐘以上即會消失，所以當我們作菜時應將鍋蓋蓋嚴，使短期內可煮沸取食，同時不可切得過細，以免營養消逝於空氣中，或置入鹼性佐料，使維他命B消失。

除了一部份食物必須熟食外，可能範圍之內實行「生食」，但菓菜之表面容易藏着寄生虫或別的病菌，縱用水洗濯，也不能剷除凈盡，但我們爲了充實身體充分攝取養料而生食，反給了病菌侵入的機會，是不對的，爲了避免病菌的侵入最好實行果菜的消毒法後再行食用，就能收到切實的效果了，現在我將果菜日行消毒的方法介紹如下：

1浸於百分之五之鹽酸水約十五分鐘。

2浸於五〇〇〇倍之石灰水內約二十分鐘。

3浸於攝氏一百度之沸水內三分鐘。

以上三法任擇一法使用，除第三法外，消毒後也浸於清水，（涼開水）內少時取出拭凈，寄生虫之卵即可因之除去，石灰及鹽酸之惡臭亦因之消毒。

黃油•鹽•菜的貯藏法

黃油　黃油因爲空氣與溫度，會漸漸分解，所以在熱時，更容易溶化，爲了防止起見，應該儘可能的貯藏在不通風，溫度低暗的地點，特別注意，不要直接受日光晒。

鹽　鹽如果放置日久會發生苦汁，爲了防止這種現象，在存鹽的東西內，放上一寸厚的炒麵，上面鋪上紙，再放鹽，則可以永久保持原味，還有，往出取鹽的時候，不要用濕手去抓，宜用匙子盛。

菜　青菜以新鮮的最佳，如果爲了多買便宜而須要貯存一些時，就必須要考慮貯存的方法，以使其不失新鮮的味道。

一，不要被日光晒。二，不要當風，以防乾燥。三，常給濕氣，或放在潮處，或用濕東西蓋上，四，不要擠傷，五，腐壞的另外收藏。

·生活節約聲中·

襪子問題

一個人的生活中，無論在衣食住任何方面，都應當以勤儉為根本，勤儉不但是人人稱許的美德，在力行勤儉的人本身說來也能在不知不覺中得到很大的利益。我們看到一個勤儉的人，興家立業，但是絕對看不見一個奢侈浮華的人，能守業興家的。就是靠着一部祖留遺產，可以暫時自由揮霍，結果只有趨於毀滅。現在物價高漲，若不節儉很難收支應付裕如，現在把處理襪子的方法介紹於下面，可也以說是節儉中的一助吧！

襪子和鞋不同，鞋稍大稍小都不合適，可是襪子大體都是分着幾種大小的號碼，就是稍大點也可以將就，我們在購買襪子的時候，有時便買的按自己的腳稍小，這時穿了以後，足部血脈的流通，便受到束縛，血流不暢，並且由於足大襪小，織紋容易變成稀薄，所以稍經磨擦便很容易發生破綻，既然對健康有害，又不經濟，那麼買的時候，最好是挑選比自己腳大一點爲好。

襪子買到了以後，普通都是拿起來便穿，但有一部分老人同鄉下人有的穿布襪也有買線襪的，他們穿以前，大約都要用布先掛一層底，這種方法乃是能使襪子經久耐用的。都市的人看了這個有的便對之以輕視的一笑，其實這個方法正可以學一學，買來新襪子補上一個布底再穿，這並不是什麼可笑的事情，凡是我們買一件用的東西，都希望能用的日子多，如兩雙襪子質料相同，而由兩個人分着買去，那麼甲也許穿許多日子還很完整，乙也許沒穿幾天便已經壞了，這並不是因爲甲的堅固，乙的不堅固的問題，實在是兩個處理的方法不同，若想保持襪子的長久壽命，必須隨時注意修理，例如早晨破一小塊，不去理它，到了晚上也許成爲一個大的窟窿，所以必須稍稍注意一下，假如自己是汗腳，襪子更須注意清潔，否則是很容易破壞的，時常洗一次，一定好的多，夏天的時候，天氣太熱，足部更容易出汗，所以須勤洗每天輪流更換一次，多天的時候天氣冷，比較好些，但只少也以每週間換兩次爲合適，這樣做去襪子便可以延長壽命了。

婦女所穿的襪子都是長高筒的，若是穿舊了或者是破了都不能再繼續用下去的時候，最好把上部分改做爲襪套用，不能改做大人襪套的時候，還可以剪成孩子用的，這並是什麼可恥的事。

大人穿用的襪子，若是毛線物類織成的時候，固然是很經久耐用的，若在壞了的時候，便置不用，在這毛織物很貴的時候，更是不經濟，所以若是一雙的話，可以把洗淨後，拆開給孩子重織一雙小襪子，若是積存的多，再改織大人的襪子亦未爲不可。

最後，還要提到的便是戰時下襪子的質料，最好是由木棉羊毛混製的比較好些。

·靜之·

東方文明的承繼者



·女·五·中·通·訊·

上課鐘打過後，西樓三層的同學都已各就各位，一個一個比賽着鬥般蠻嚷着，尤其清晨第一堂，鮮明的陽光從東面窗流進來時，各各好像打了嗎啡針，吃了興奮劑般嘰的更凶，聊天，談夢，吶喊…，在這樣熱鬧的情況中，也却有幾位背上駝着溫暖的陽光，面前擺着書的同學，但這是他們只能練習「養性」的工夫忍受着喧囂與煩惱。

「噓！×先生來啦」雜聲中喊出一聲特高音。「×先生來啦！」比前更高。

「立正，敬禮，…」喧囂聲才被更高聲壓下去，由喊喳，變爲碎語，終於連碎語也消滅了。

接着你可以看到一位穿黑呢坎肩，灰呢衫戴沒邊眼鏡的學者，穩穩的拿着點名册，粉筆盒，斯文底走上台，慢慢地答以三十度的躬。

這位是誰？知道嗎？他是留學八載的常先生，大學是在外國上的，他爲何不穿西裝爲何不著革履，我不知道，只間接的聽到或看到過他的異於留學生的生活。

這時他將目光從每位同學臉上溜過去而轉身去記缺席時我便想到他二三鐘頭前，他或許在穿着短衣練着雙劍，而後來呢文聽兒女們背詩曰，子曰，現在呢？又將給我們講「之乎者也」了，趣味啊！他會舞蹈，會唱崑曲，但是不輕易舞給人看，唱給人聽，今年開學我們強聽硬請的竟聽到他的崑腔啦，柔潤圓亮，使人意外吃驚「舞劍」却每年一次，歡送畢業時，電燈光下，這位先生才大顯身手呢，兩股寒光，上下飛舞，令人毛髮悚然……。

看！現在他拿了枝粉筆先寫了個「心」聽吧，正講以前先是一篇引子，哲學性的，隨着滔滔的理論，心字上便寶塔式書有了一大堆，內，外，道，欲，自然，造作…而「心」呢也是圈上了重重叠叠的圈子，這時他平靜的臉上微透出一般嚴肅氣，使人活潑不得，忽然他將書輕輕的合上了轉了話鋒，我們便習慣地知道，就講到這裡。」

「你們都上西山八大處嗎？」「先生也去嗎？」

「去啊！」西山我去過無數次啦，凡是有山水的地方，都要去，最好是遇見下雨或刮風天，那時才有意思，可惜恐怕你們趕不到。這時一縷陽光正照在他的沒邊眼鏡上，反射過來，同時他的面部也顯出

替補肥皂

·節約增產聲中·

自從世界大戰爆發以來，由於交戰國間的物資流通停止，同時因爲各國的經濟統制日趨强化，經濟「布洛克」比較大戰以前更爲明顯，凡是與軍事有關的企業與物資，在供給上難免就發生了不足的現象，這是理所當然的。

肥皂爲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在戰時下由於其原料供給缺乏，所以在我們洗濯物品裡時常感不便，然而在我們眼前的物品裡面，便可以找出很多補助肥皂不足的東西，現在寫在後面：

（一）淘米泔水　淘米時，以水冲洗，留下其頭兩三杯的濃汁。使用法，把要洗的衣服浸於該濃汁內，能去汚除垢。特別髒的地方，如領子，袖口等部分，用肥皂揉搓，然後再放進該濃汁內，洗濯全部。

（二）灰汁　溶解稻草灰一百瓦於三公升之水內，待其澄淸，再用布袋過濾。使用時，對水一倍左右。洗濯方法和淘米泔水一樣。但淘米泔水與灰水混合使用，更有效果。

（三）大豆湯　麵湯，及煮馬鈴薯的湯如（用漿糊以後的渣滓，都可利用。適用於洗濯綢緞和帶色的衣服。僅僅特別不乾淨的地方，用用肥皂而已。汚垢洗掉以後，多少遺留着一些漿糊的氣息，可以作爲漿平時漿子的代用品。

（四）蜜柑皮汁　收留食用完的蜜柑的皮，用熱水煮出其汁，或將其泡軟，擠出汁液。把浸在水裡要洗的東西放在這種汁液裡洗。但以有色的衣服爲佳，不適於白的東西，若再和淘米泔水，煮麵湯混合使用，效果尤大。

（五）鷄蛋皮　用鷄蛋皮十個左右，搗爲碎片，放在一公升水內，煮出其汁，用以洗滌沾有油汚的玻璃器具和陶器，最爲有效。

用無患子的果皮，皂莢子的子，五味子，八手等（以無患子的果殼特爲良好），五六枚，煮於二公升水內，煮出其汁，用法同前。也不適宜於白顏色的東西，以綢緞和有色的衣服爲相當。

再者，小片的肥皂也不可拋棄，用於必要的部分，如洗濯褶襉的地方，比整塊的還便利。

譯者註：前數則係譯自日本雜誌「靑年」的女子版，內有幾個名詞，在北京不常使用。根據商務出版的植物學大辭典，把它註出。無患子，又名肥珠子，油珠子，菩提子，鬼見愁。八手又名八角。

現在肥皂的價格高昂，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能幹的主婦們不妨把上列的方法，在可能的範圍內，試驗一下。雖然很微，可是廢物利用，也是節約的辦法之一呢！

不平靜來，他喃喃的說。

「我現在還不能如願呢，等我將孩子們教養大了我要隨心所欲的遊峨嵋山，五大嶽，喜馬拉亞山，長白山，葱嶺或許還到非洲去，那裡風景好…。」

同學哄然了，他的耳邊也馬上暈染了粉紅色。「師娘也一塊去嗎？」「不，老太太們，不肯去，誰管誰！老時誰也不管誰！」紅色更染到頸根，忽然鄭重嚴肅又爬上他的面部，同學都注意他要說什麼，靜了下來。

「這的確是我未來的計劃…」聲音低得很。「眞的！若當斜風細雨大獨自站在西山坡上，向下一望，一片迷濛，恰巧山風吹來，淸凉沁骨，多麼愜意呢，大風在山窪裏，聽滿山如夏雷隆隆驚心動魄，聲勢凶猛，可以拔樹而起，又如何雄壯呢，月夜在湖水邊或靜潭畔，聽瀑布響徹千里，看月映樹影婆娑，又何等詩意呢…」這時同學正沉醉在詩意，雄壯，裡時，鐘聲「叮噹」幾聲竟把他的話興打回去了，他於是迅速而穩健的拿起黑板擦，將壁上的心靈塔輕輕拭去，沒有一點痕跡，又沒有一粒粉末飛揚起來，筆者正在想這也是他的「工夫」時，他突然又說話了。

「明天我給你們說八大處的名蹟故事。」「不，現在說吧！…」全班六十位同時說。「今天我再去看看參考書，明天說吧！」說時他已走了兩步。

立正…敬禮！睬中他仍舊慢慢地還以三十度的禮，穩重的背影——黑呢坎肩，灰呢袍，消失了。

他還是一位純粹中國式的國文先生，東方文明的承繼者吧！

零零碎碎

·拾零·



女一中通訊

·海波·

在女一中，有一種很奇怪的風氣，那便是「打三下」，當你穿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的時候，你便領略到了，和你熟識的同學，都要打你三下，在最初只限於身上多了新的物事才挨打，可是後來推而廣之，新剪了指甲新理了頭髮被人發現也有被打的可能，打你的人都是和你很親近的同學，若是覿面而未交談，或者是冷冷淡淡之交，他是沒有打你的權利的，因爲「打三下」是有點表示親愛的意思呢！你不知道嗎？「打是喜歡罵是愛呀」！

× × ×

因爲人多的緣故，廁所時有人滿之患，大熱的天，本來就悶得到那種地方去，可覺足了勁去一趟，那，有八九你得等到上課鐘響才輪到一個位子，你還必須在那兒等看，因爲一離開，有了地方便爲捷足者先登了，再回來更得多等，因而同學給廁所起了個很有名氣的綽號，那便是倫敦（音同輪蹲），下課彼此互問；「你去不去倫敦？」「走！溜達一趟！」局外人是不懂的，特介紹于此，俾他日有機來做校者，得明此語之意而不感新來陌生之苦。

醫師所見的人體美

彫刻家和美術家所選的「模特兒」，乃是醫師所認的畸形發育的人體。

女性的裸體，是神秘的美術品，是肉感到萬分的誘惑物。隨其人物，職業乃至年齡之不同，可解釋成種種意義，具有各個不同的刺激性。

做婦科醫師，整年不斷的診察女性，一從事不能診察的職業。在她們的眼中，女性裸體是什麼樣？有什麼感觸？這是很有趣味的問題。一個男子，每天晝夜常見他自己的妻子，並不覺得有特別的刺激。在婦科醫師亦是一樣，女性的裸體，在他們眼裡亦是毫無何等感觸，不過祇是一個大有機體罷了。

因爲婦科醫師，站在嚴肅的科學者的立場，由婦科醫師的專門眼光，熱心與冷靜的觀察局部，所以對於女性的裸體，並不過分注意。

但是婦科醫師，只要一見婦女的裸體，無須詳細的診察，即可大體洞悉其疾病，其習慣，及其性的生活。

固然然這是由於多年經驗而得來的結果，至於什麼特徵是什麼情形，恐怕也是不能用言語表示出來。

女人多願身體瘦小，而厭惡肥胖，尤其好穿瘦小衣服的女子們，更願意自己的身體苗條。

人的身體稍胖，本是健康的表現，但若超過程度，臉胖形圓，脖子胖粗，由胸至腹有皮下脂肪組織顯著沉着，手足粗短，是所謂脂肪過多症；大多數卵巢及甲狀腺內分泌機能衰退。也可以反過來說，因爲此等內分泌腺的機能不充分，脂肪不能分解而肥胖。

這種肥胖的女子，平時流汗最多，所以易感疲勞，且心臟甚弱，不善於行，多走路，立即心悸，比較最激烈的，由腳到頭，每月總有數感幾次。

這種肥胖的女人，易患生殖器發育不全，或卵巢機能萎縮，自然缺乏性感，而多患冷感症或不感症。

皮膚潔白，彈力甚小，具有所謂婀娜多姿體質的女人，極容易罹患結核，生殖器發育不全者亦不少，自然容易患不姙娠症。

若是生來具有肥胖體質的女人，因生活狀態（列如營養不良，過勞，成慢性睡眠不足等，或因疾病而消瘦的人們）這種女人，在婦科方面，不能承認他是病態。

女人的乳房亦佔有「美」的重點，可是乳房的發育，是與生殖器有深切的關係，生殖器發育不全，乳房的發育亦受影響，所以一個女人的性生活怎樣，只看乳房可知其大概。

乳房下垂似袋一般的婦女，一定是分娩幾次，或全身弛緩性體質的女性。反之，乳部扁平，有細乳房並與小乳嘴的女性，那一定在患不姙娠症，否則，亦一定是發育不健全。

乳房若形像短小，以緊張的筋肉皮膚遮蔽，有小指頭至姆指般大的乳嘴，這種婦女。生產力最強，俗語說，屁股大的女人容易生產，事實上也不盡然，身體全體肥大，而有均衡肥大的盤骨，那當然容易生產，若不然祇屁股肥大，分娩也許仍要困難。

常見彫刻或西洋畫的裸體，最特別的就是大腿粗胖，這是因爲美術家所選擇的「摸特兒」，可是放在醫生的眼裡確認爲這種女人是畸形的發育。

由冷靜的科學觀點，或由婦科醫師審察女子性方面的眼光推定，常有值得讚美的人體美。

筋肉的肥豐和身長均等，肌膚有健康的光澤，由胸部到頸，腹部和四肢均呈均整的發育，且具有前言的乳房，肩腰，曲線美的充分發育，婀娜的姿態等等，皆有健康的人美。唯有以上種種條件兼備的女性，在醫學上才是最優秀標準型的人體，一個女人成爲千萬男性景仰的目的，自不是偶然的。

（慧賢）

問答

◀公孫狐解答▶

夫做官納小星　妻遭棄欲訴訟

問：我是鄉間女子，於三年前憑媒及父母之命嫁與黃得仁爲妻，夫妻感情頗好，去歲我夫僥倖作了官，上任數月後，我即前往同居，不料發見我夫納妾一人，我夫不念前情，寫一休書與我，逼我與他離婚，想我未犯七出之條，當時想與他計較，奈他官氣十足，威風凜凜，恐遭其毒手，不得已哭回故里，訴於翁姑之前，翁姑不管，事又出意外，今春忽接我夫來信，令我前往同居，俱是喜出望外，當即前去，初至時相安無事，次日不各何故，又令我回家，我想必係其妾不容，我想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

屁的哲學

「寧在人前丟醜，不叫令氣歸心」，雖然是兩句俗話按醫學原理是兩句至理名言，忍屁不放，使其停留腹中，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貴刊四月號中，有「屁的由來」一文，文首即提到「屁」這個名詞有傷大雅，似乎在一個大衆的讀物裏，更不該討論這「屁」的文章。本來，屁是淺薄的，更可以說是無價值的東西，凡形容卑鄙無趣的事，稱之爲「屁事」，荒誕不經的話，稱之爲「屁話」，亦稱「放屁」，總之，在生活上，屁是被輕視的，但是沒有人能對之敢出正面提出抗議的。在動物界中，有藉屁的惡臭以防衛敵人追襲的，這恰和人類戰爭使用最新式的武器，毒瓦斯相仿，但在人類，於屁的使用尚不發達，所以在人類生活上，屁被視爲無用的東西，不過若仔細加以科學的觀察，可以看出屁是有相當效用的。

屁是什麼？ 首先由屁的本體談起，在字典上關於屁的說明謂：「屁是入腸胃中的空氣由肛門洩出者」，因此常聽人說由嘴吸入空氣，便由肛門放出屁來，這種定義未免有些唐突。

實際上，屁到底是什麼？原來在腸管內的食物，因普通的消化作用，而被分解，溶解或吸收，其間因異常的醱酵作用，或腐敗作用，而產生有臭無臭之瓦斯，充滿腸管內，增高腹壓，最後由肛門排泄出來，換句話說，屁是由於腸內的種種細菌作用而起，要想研究屁，第一步須先要研究細菌學，在細菌中，有好氣性菌，有嫌氣性菌，有能分解含水炭素的，亦有分解蛋白質的，在有空氣之處，好氣性菌雖活動，造出瓦斯，亦沒有其臭味，在無養氣之處，嫌氣性菌，分解蛋白質時便發出猛烈的腐臭。

用化學作用來說，發生炭酸瓦斯，輕氣等時，其瓦斯力量甚大，音響很大，但臭味甚小，反之產生阿摩尼亞，印托爾，司加托爾等時，即發生很厲害的惡臭，平常人常吃甘藷，馬鈴薯，蔬菜之類，屁的毒性甚小，若在紳士們常吃魚肉，腸內異常腐敗時，噴出難聞的惡臭，俗說，「好人之屁無臭，惡人之屁奇臭」，所以蔬食的鄉下人所放的屁都是溫良，肉食的都市人所發的屁多是奸黠的，這都是實情，而且非常合理。

屁菌的活躍

產生屁的細菌，假定命名爲「屁菌」那麼「屁菌」的活躍與人生幸福間有什麼關係？研究此問題，便是細菌學者的責任，最初注意及此點的，是梅其尼可夫氏，據他的研究所得，因腸內的異常發酵，食物被分解，於是產出對人體有害的成分，這種異常分解物，被吸收於血液內，對全身諸內臟器官發生作用，結果各種細胞便老廢，血管亦硬化，換行之，身心發老的原因，因屁的攻擊而起，原來，在腸內有「屁菌」繁殖，產出屁的成分，其一部分常爲血液所吸收，再惹起身體中毒，其結果因形成身體細胞老廢的原因，所謂身體中毒，即是慢性屁中毒，因爲腸內的「屁菌」使人衰老，所以屁的害處，非常可怕。

只據這個學說來看，人生活上沒有再比忍屁不放那樣有害的，沒有屁固然是很好，不放屁也並不是不可能，十足的健康者當然是沒有屁的，但假如屁攻肛門，而強使其在腹中停留，不僅無益，而且有極大的害處。屁，愈加抑制，腹壓愈增高，屁的成分亦隨之更爲血液所吸收，其結果，致使人生早日老衰，所以不是希望早日老衰的人，不應該忍屁不放。

如上所述，抑制放屁，在生理學上是很有害的，任何人在放屁後，都感覺一種安適與爽快感。

但是放屁，終不過是減少屁害的一種消極方法，可能範圍內以勿發生屁瓦斯爲佳，換言之，屁的預防，在衛生上是極重要的問題。

（李頻）

，他如此對我無情遺棄，我以重婚罪訴於法院，理由是否充足，或有其他良策？請先生早日示教！

（劉玉員）

答： 按所述情形，你夫對妳的行爲，是被動的，似非惡意的遺棄，如能忍耐相當時日，待與其妾的感情決裂時也是妳的幸福重來時，訴之於法院，是走極端，況「重婚罪」是指「重爲婚姻」而言，既非「正式結婚」是姘居或爲妾，而妾在家庭無相當身份與地位，在法律上須認爲家屬之一員，故以訴之「重婚罪」，則難成立，如告訴「妨害家庭」及遺棄罪，雖可成立，必觸妳夫之怒，須具有勇氣與決心，如妳之儒弱，恐將弄巧成拙，至於和平的辦法，可到妳夫任職地之法院，由民事提出，「請求同居之訴」，或可生效，不妨一試。

孀婦欲再醮 婆母索身價

問： 我的丈夫前年去世，本想守節，但夫家無恆產，又無子女，我才廿二歲，和婆母又處不好，婆母時常給我氣受，不得已要改嫁，後經友人介紹，與一李商人訂婚，定於下月結婚，不料婆母聞知，要求交付她三百元身價，否則不許我改嫁，並說這是累輩世世的老規矩，皆得如此，人家是商人，本非財主，提出要錢，人家也許不要我

「人工受孕術」實驗中的珍聞

美國哈佛大學理學家品卡博士，將雌兎的卵和雄兎的精液同放於瓶中，搖動廿分鐘，即將受孕的精子放入雌的輸卵管裏，三十三天後此卵居然生了六隻健全的兎子，還些小兎與發育他們的雌兎並沒關係，只不過寄留雌兎的子宮內育成罷了，由此可以推定，父親可以借用，母親也未嘗不可借用的。

某日，品卡博士在顯微鏡下看見一個受孕的兎卵，甚爲驚奇，因爲他 沒有使這卵和精液接觸，只不過在鹽水中浸過一會兒，於是，因爲這意外的發現，他又要解釋這個謎，他自一頭未和雄兎接觸過的健全雌兎身上取出一個卵，在鹽水內浸六分鐘，然後移植到雌兎的身上，他用這種試驗做了十幾次，每次用不同的雌兎，後來他剖開雌兎的腹部，看見他移植過來的卵子已經受孕，而且都是雌性胚胎。

人類和兎的生產過程大同小異，所以我們相信，這實驗在人身上，也有成功可能，如果理想眞能實現的話，男子的價值一定大爲降低，只用鹽水受胎，就會產生雌性，那末，幻想中的「女兒國」也許會

無子嗣的福音

夫妻結婚多年，尚未得到子嗣，常是最痛苦的事，於是夫妻二人常去見醫生，診斷是誰缺乏生育能力，而加以治療，倘若醫生發現是妻子的話，做丈夫的可以等待妻子健康之日受孕之喜，可是，一旦發現丈夫缺乏生育能力，事情是更難過了吧！沒有一對夫妻不需要小孩子的，已婚的人常知孩子能使家庭使婚姻更爲美滿，生活更有生氣。

夫妻爲求子嗣去見醫生的日多，這種困難在醫學界越有解決的必要，在美國，已經有幾千人是用「非經過性行爲而受孕的技術」來使求子嗣的夫妻滿足了，這種技術就是現代科學上所說的「試驗管中的嬰兒」，利用人工受孕術，使做妻子的受孕而生產，這種技術可以利用科學家統制人類的繁殖，改良人種，而且也不致破壞性道德律，因爲，奸淫一詞，在法律上是是指男女爲非合法夫妻而發生「肉體」關係的，但人工受孕術，只不過是把健康男子的精液，用「手術」注入女子的子宮內而使之懷孕的，所以，我們應該承認這種技術是人類優生學上一個最偉大的發現，在人類進化史上，每期都有人提倡優生的嬰孩，選擇特殊天才和諧的男女去生殖，但都不過是紙上說兵，沒有絲毫成績，廿世紀的今日萬能科學已經研究出新的技術，把兩性之愛和生殖分開，使兩方面不致發生衝突，眞可以說已經步入優生學的新時代了。

人工受孕術每個醫生都行得了，除非思想比較保守的醫生，怕這種新發現的技術會引起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糾紛，但是已婚女人不能生育的， 時常因爲「母性的衝動」而求得丈夫的允許向醫生要求人工受孕術 ，所謂母性的衝動 這種 能的衝動，一個已婚無嗣的女人當能深重領略到的。

實行人工受孕術的諸般事實，在醫生方面是嚴守秘密的， 而且醫生也不應該使人家知道那個孩子是用人工受術孕生產的，女人因爲丈夫性器官不健全，不能懷孕，而要求人工受孕術，當行人工受孕術之先，是有一番精密的身體檢查智力測驗的，檢查血液是否有顯劣遺傳，如梅毒，血友病之類，所謂血友病在女子本身不致傳染到，但是她們可以傳給男孩子的，此種病就是血液不能凝結，皮膚稍微擦破，便血流不止乃至流血而亡。

對於捐輸精液的男子，檢查更爲嚴格，二十五歲至五十五歲的健康男子有捐輸精液的資格，而且他須在事業方面已經獲得金錢和技術上的成功，大學畢業程度，儀容端正，體格健全且沒有惡劣遺傳病，更要緊的是他對優生學感到興趣，自已情願「犧牲」不取代價，頂好他已經結婚沒有子嗣，必須得到妻子的同意，因爲她們自已如果有了孩子，想到「異母弟妹」的

了，因爲當初定婚時未議到，婆母要求身價，不知法律允許否？有何方法使婆母不要身價，或者少要些數目？請先生早日指示找盼。

（方淑娥）

答：夫既死亡妻可自由改嫁，婆母要索身價，實係「妨害自由」之違法行爲，所謂「老規矩」乃下俗之不良習慣，非合乎法律之事也。可對妳婆母先發警告，如無效，再到警察局或法院告訴之。

丈夫回家發脾氣
爲妻者怎樣應付

問：我的丈夫有時候從外面回家，往往怒氣沖沖的大發脾氣，使人不摸頭尾，不答理他呢，又怕他怒上加怒，不知如何應付才好，請示教！ （吳玉瑛）

答：男子每日服務社會，對外的關係非常複雜，尤其在生活緊張的今日，受委屈，受刺激，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回家對妻子發點脾氣，在所難免，不賢的妻子，往往不解丈夫內心的痛苦和煩惱，不是不答理，便是說些冷譏熱嘲的刻薄話，無異火上加油，破壞家庭和平，影響夫婦情感。正當的應付方法，是當發覺丈夫的顏色不悅時先以他素常所喜歡的事，使他喜歡

成事實，而男子就將變爲歷史的陳跡了，而且，已婚女人不願受懷孕生產之苦的，也未嘗不可由自身中取受孕胎兒，寄生別的女人身上，同時，這「寄生的孩子」一樣可遺傳到自已父母的性格而不受影響。

品卡博士自從宣佈他這次有趣的新試驗及推測後，不數日，有兩位年靑的女子來找他，問他是否她們自已也有受孕的可能，原因是這兩位女子每日都在海水裡游泳，海水裏也有鹽的成分，她們非常憂慮這不意中的懷胎呢！其實這過多的遠慮還大可不必吧！蘇俄有兩個科學家也曾用過人力統制生男女，最初試驗是把兎子的精液放於管內，通上電流，自陽極地方取出的精液—當然是陰電—產生了六個母兎，自陰極地方取出的精液產生四個公兎—一個母兎，自試管中間取出的精液，產生了兩個公的兩個母的。

所以這試驗還不能下一個正確的定論，可是我們敢斷定，統制生男女的問題不久一定可以解決的。

我們相信科學定能解決一切昔日以爲「不可能」的事，而且科學日益進步，人類的思想日見堅強，只還人類的思想與努力，世上一切「不可能」的事即將化爲易事，當所意料。可是，這種據理的推測，恐怕我們這望年靑的人不易趕得上了吧？

·嫣紅·

時候會感覺不舒服的。捐輸精液的男子，必須與女人的丈夫同種，身體上的特點一致，這是爲要使孩子長成時與自已的父親性格相和諧，例如，父親有棕色的眼睛孩子却是藍色的，孩子遺傳到浮燥性格而父親却是穩重的，如此，雙方都會發生心理上的不良刺激，所以有些不能生育的丈夫，都想請他的胞兄弟，做捐輸精液的人，因爲他以爲如此可以避免孩子不像他，可是這意見，醫生是不贊同的，因爲這樣雙方就會發生複雜的感情作用，致使她的妻子將愛情自丈夫的身上移到丈夫兄弟的身上，丈夫的兄弟也許更愛這他自已捐輸精液所生的孩子，設法由法律佔有他，所以，醫生絕不能允許胞兄弟做捐輸精液的人。

同時，醫生也絕不能使捐輸精液的人與受人工受孕術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彼此見面，根本要絕對守秘密，不能讓他們知道對方是誰，要施行人工受孕術時候，頂好男女方都分別住在醫院裡，或者兩個地方分別接見，在美國，普通捐輸精液的男子多是捐輸血液的男子，有的醫生同時取用三個男子的精液而暗中擇取其一最合宜的使人家不知到底捐輸者是誰。

實行人工受孕術時，醫生用一種特製的液體—緩衝液，和精液混合起來，以刺激精蟲的活動力。男子的精液，也可以貯藏在保暖箱中，溫度在四十至五十度之間，精蟲的活力可以保持幾天。

自從發現人工受孕術後，就引起了嚴頂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例如，已婚女人利用人工受孕生產的孩子，那個孩子是否合法？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如果女人不能提出證據，證明她的丈夫對人工受孕術表示同意，她是否蒙受姦淫的危險？丈夫是否可以藉此爲罪名要求離婚？丈夫提出離婚時，只向法庭證明他在結婚期間沒有生育能力，就可以證明妻子的不貞了，可是如果當時向她施行人工受孕術的醫生已經故世，不能到庭作證，她豈不大吃虧的？因爲有這許多可能，波及的不利女子的問題，所以當施行人工受孕術前，醫生爲愼重起見，一定要妻子與丈夫塡寫志願書，證明女子自願接受人工受孕術，而她的丈夫亦表示同意。由雙方簽字，蓋手印，然後由醫生秘密保存，以做女子終身幸福的保障。這種手續當法律和習俗還沒確定人工受孕術的地位時，是十分必要的證明文件。或者將來這種技術應用一廣，政府一定會制定相當的新法律的。

現在在美國無子嗣的夫妻可以到紐約何婦士博士上北國教堂所辦的婚姻諮詢處去，請該機關指定醫生施行人工受孕術。據說，每次捐輸精液的男子，可得酬金一百五十元美金。

美國著名醫師科爾納和西臘說，施行人工受孕術的醫生，無論如何不可在孩子分娩時親自接生。因爲如果接生醫師不知孩子是由人工受孕術生的，他會老老實實的在生產證明書上塡寫孩子的父親的名字，使孩子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根據推測，如果人工受孕術盛行起來，願受這種手術的女子一定很多，一年大約有五千至一萬人。因爲已婚的女人不能生育，百分之四十是因爲丈夫缺乏生育能力。

於人類進化的立場講，我們是希望人工受孕術盛行的，如此，可以成爲優生的工具，那末人類的文化在百年之內就會有重大的變化，父母擁有子女的觀念也許會日漸消滅，大家都以孩子的幸福爲主，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遺傳。廣泛來說，現代人類亦可期望更良好的第二代。因爲，像貝多芬，林肯，華盛頓，都是優生上最好的材料，假如地球上盡是他們的優種遺傳的子子孫孫，那麼世界當是非常優越的人種了。

人工受孕術在美國已有盛行的趨勢，然而在中國尤聞所未聞，我們只好盼望牠的早日盛行中國，所以我們只好將這新發現視爲人類的福音吧？因爲即便這技術流入中國，我國人是否肯接受呢？

·嫣紅·

，藉以緩和他的脾氣，或使子女在面前歌舞，即不難轉怒爲歡，亦必心平氣和，他慢慢還能將不如意事告訴妳，再順勢婉言安慰，一塊烏雲，便會化爲和平愉快的空氣。

已嫁女子仍有繼承權

問：我是已嫁女子，夫死守節，有五歲的孩子，已誓不改嫁，但無遺產，生活困難，娘家富有財產，父親去世，遺產已被兄弟繼承，我想求兄弟分些財產給我過活，不知可否？

（汪淑賢）

答　女子不論已嫁未嫁，與男子同有繼承遺產權，民法繼承篇已有明文規定，你可以請求與你兄弟均分繼承你父遺產。

自本期起，本刊新闢問答園地；特請時評家公孫狐氏負責解答，舉凡婦女一切問題，皆所歡迎。

一，來函以明簡爲宜。

二，每次問題限兩則。

三，函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婦女雜誌編輯部收，並外書「問答」字樣。

四，來函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歡迎投稿
批評訂閱

母系家族

石川達三　原著
高岡德太郎　畫
梅娘　譯

前情縮記

在高村律師經營的母子公寓裡，展黑了　客鮫島正代，高村律師及其女秘書最上葵的三角穩，但高村是變葵的。葵的姐姐恒美被上司雨宮草綱拋棄了，日葵並不知道章綢是雨宮家的善婿，且是高村的哥哥。一經鮫島聽徵雨宮家的家庭教師揭穿其中之級後，葵悄然離職走」，但當夜又被高村找回。

高村與葵的愛附皆在默默不言中，葵有而與高村同樣半理想，輔助有如她姐姐一樣被棄的母子們過幸稿　活，」創設育兒院。但是沒錢沒地位是不行古。鮫島與葵皆是剛強性格，但鮫島發辣些，爲被壞雨宮的婚姻成全自己幸福內鮫島正代，自投諾名信失敗後，她又要運用另一偶靈感了，趁高村患師炎而拋棄家庭教師職，密日護守高村，日無形代替了葵的秘害地位，其時葵己爲兩宮從中作梗事預備潔身引退。一日，鮫島過斯送里的向高村笑訴了對高村的變，高村却這樣的擺脫開了——

晞三扔了烟捲。輕輕地挪開了，正代坐起來。長久沒有起來了，就是坐蕭頭都疊，晞三體味到發過高熱後的裘弱，他豎了輕衣襟，注能着正代哭泣着的姿態。

「若說是可憐，不僮僮是你，蹶風公寓中的人們都够可誹的，都不幸，連最上小姐也一樣。不過，其中最不能安分的是你。你比把她們來，你受的教育最多，也聽明，比她們都好。可是爲什麼你這樣不能安心地生活下去，我覺得不可思讓，你別道樣地急於結婚，安安靜靜地等待良緣不好嗎？「

晞三這樣說着，正代坐正了身體，擦去臉上的淚，抬起限請來，她那樣端起肩勝的婆勢，彷彿並不是剛鬮哭過一樣。

「評是先生不理解我的地方，像我這樣的女人，再婚之外還有什麼幸福嗎？我知道是該蠢一生之力去蓁育孩子，但，這樣我是，能滿足的。一」

「爲什麼不能滿足呢？」

「一不滿足不是戀該的嗎？女人若是連孩子也笑蓋，男人自然更方更了．也就是爲自己方使才還樣說的吧！做爸爸的什麼都不管，無嫣却得獻出來畢生的構力，有還樣只爾自己的事情嗎？我，是有這樣的心思也鬮竟再婚之後再講。其實說再婚不對，我以爲這次若不好好的正式地結婚，在我這樣的女人就沒有生存的意義了。我想的我以爲一點都不錯，織然我是拗性，我是不近情理，我是自暴自棄，甚至就是毀滅了我自已，我也決不作帳樣傻事，我認爲的是女人的失敗，我要好好地結婚，我要鏈藥起我底美滿生消，我覺得除此之外沒有我底生路，我是這樣想。」

認爲「你說的眞對」，高村說，「我的確。你說的是正理。不過你爲什麼這樣着急呢？事情一急就好不了，結將中是一樣，你和竹內夏雄之間的失敗，不也是因爲過急嗎？」

正代稍稍地蹬躇了一下，立刻又抬起臉來回答着。

「您既這樣說也許我是過於忙了。就是對竹內，在我底面子人說，也是早一天好好的結婚好，不但這個，還有我底生活問題，無論怎樣說，在女人，結婚之中合有生活問題的事是不能諒言的事食。：：你不是不願意我向竹內要安慰金嗎？若是有那鐘錢也許我能比現在安靜地期待着末來的婿事。現在，在解決結婚問題的同時，我是不得不考隱保証明日生活的方法的。您想我怎麼能不急呢？」

「嘆！你還才說出來你所以着急的理由。」

「是。」

「可是，你也得給對方想一想呀！你僮僮是爲你自己打算着，什麼爲對的內夏雄的面子啦，什麼爲了生活問題而結婚啦！你沒孩想還些話使對方的男人怎樣管吧，男人也有男人底脾氣，男人也是要儘可能地在好的條件下結婚，這樣說起來，你不純的條件太多了。所以你雖然急得下得了，男人不也是要退避的嗎？」

「我明白了，結果是這樣，我這樣的女人是只好給人去做」房的。先生還年輕，又是初婚，我就是多麼盼望，在利害關係上我是無望的，這是當然所事。我錯了。我雖然樣樣比最上小姐儘心，也不比最上小姐笨，最上小姐是還亮，雖然先生不說，我自己也自信不比她聰」」可是，我錯了，啊啊，我又失敗了，先生也是倆平凡的男人點。「嘲美一樣地流使出來笑嚮後，正代突然板起來臉，白的額悚悚地戳悚着。

在正代笑的時候，高村默默地坐着，說討厭實在是討默。窘是窘，可是願意無論如何忠實地指示出來她底過失。但正代多少有點歐思透果顯示着己經不能接受任何忠告的態度，話是不好說了。

「若讓我直率的說的話，你這樣頭腦的入，結婚是不易的，你底性情太樣了，一繼也不能通融，你不能容男人猶疑。男人是這樣，變是要麼慢來的，一半含着遊歲性質，示是不允許這樣的，你太急了，在的，長時期的相處是難耐的。一」

一我不懂。」

「不徹嗎？我從最初就這樣想，你底思想，行爲，都太極端，你以爲這樣對才這樣作的嗎，世界上有好些事就是對也不能不盡心去作，你是不知道這個道理的。嫌獨身的男人笨」和有妻的男人結婚，爲了知道男人的生活去和男人一塊弱酒，在女人=樣的行爲是不當的，所以可是引道你底好點多樣湇趁的人也不願意和你結婚男人就是這樣的東西，願意女人多少柔弱一點。所以女人不謙涵是不行的。你這樣男人似的任性胡來地來求實現自已的理想，結果世聞所有的男人都要躲着你，因之你更樂之過急了，是這樣吧。」

「那麼我怎樂作才好呢？」

「你懂了我底話了嗎？」

「我懂，我該怎樣作呢？」

「你再安詳一點就好了。」

「怎縢才安詳呢？一

「你在人前當得害爲羞嗎？大多數的女人都是不知不覺地就羞總。你是一既也不知羞的，所以不能安詳。不知羞是因爲有自信，你底自借可以說是一種得意的自負。不是頭腦好，比別人努力就是好人，得要不自負才行。你太驕狂了，因爲你底聽男人才躲避着你，你若是能明白這一點，的一定比現在好。」

正代兩手搭着顏，從眼皮下一滴又一滴落下來的淚順齊鼻子的兩便流着。也許話說得太過了，高村想窘閉了嘴。

正代底唇體慄着，兩手支在蟲鬧上說。

「先生，我不好，我明白您底話，您別再說了，不過我要求您，我求您把我安捕在公寓裡，我願意在先生底身邊。一

聽着正代還樣認過的話，高村對她有拘過她來安慰安慰她才好的那樣可憐她底感情。

（十三）

幾天沒見，姐姐底面貌完全變了。雖然知道那是妊娠中的一種當然現象，但，任見着姐姐的一瞬間，葵還一驚：

「呀，臉變了呢。」

裡美一面迎妹妹進來一面無聲地笑着。

「眉毛都禿了，變得不像我了是不？」

「沒[illegible]粉，[illegible]胭脂，頰上[illegible]」

才好[illegible]頰[illegible]的肉也沒有了，只剩了骨[illegible]，兩[illegible]。臉也[illegible]長了，[illegible]起姐姐以前[illegible]是比這時候好，看得多的時候，葵[illegible]然什麼也不想起來。

「瘦了吧！」

「瘦太多了，沒多吃點有營養的東西嗎？」

「沒有。」

「沒有嗎？為什麼呢？」

「吃不下。」

「吃一點[illegible]不下都[illegible]是吃不下嗎？」

「[illegible]不下，其實是[illegible]，一次[illegible]碗，沒[illegible]。」[illegible]作去

今天[illegible]你午飯[illegible]，法子叫[illegible]碗[illegible]不[illegible]精神[illegible]的保養呢怎麼

好[illegible]保[illegible]就得[illegible]現在的[illegible]呢」

能生[illegible]好！[illegible]我[illegible]我請你吃大菜去，吃點什麼

吧！」[illegible]才[illegible]七點半[illegible]，[illegible]出去吃點

不是變！[illegible]吃[illegible]食[illegible]！」

「我行了。」

「為什麼？」

「[illegible]，[illegible]身子也好了，[illegible]去外邊去呢？」[illegible]不要到外面

去[illegible]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衣[illegible]上[illegible]的，[illegible]友

[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日本的人形。」

「姐！姐！[illegible]可買[illegible]吧！[illegible]了呀！」

「[illegible]不[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女[illegible]好的。」

「[illegible]形[illegible]多[illegible]好[illegible]說。」

在這[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到自己[illegible]得[illegible]日[illegible]到[illegible]起[illegible]來[illegible]自己的還現

似乎[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到[illegible]之[illegible]形[illegible]無[illegible]的[illegible]辛[illegible]來[illegible]，從[illegible]去[illegible]謹，

秋[illegible]大[illegible]衣[illegible]的[illegible]上[illegible]去[illegible]來[illegible]巧克力，何[illegible]姐[illegible]的[illegible]姐[illegible]從[illegible]快到[illegible]姐的

在車站[illegible]那兒[illegible]吧[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剛才[illegible]，一邊走一邊吃一點[illegible]什麼，只是[illegible]一[illegible]邊[illegible]快，

「可惡，[illegible]從小就有走路吃東西的[illegible]氣

還沒改呀。」

「姐姐[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好像[illegible]小孩

子[illegible]的[illegible]說[illegible]，媽媽[illegible]了，[illegible]有[illegible]點事，以

前說[illegible]那個話[illegible]今兒[illegible]定規。」

「那個話是，」

「跟雨宮先生問的那件事，不已經成了一定的嗎？因為高村先生病了好

久，[illegible]現在他才好了嗎？」

「噢！那怎麼解決呢？」

「還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是很[illegible]決，[illegible]高村先生還

我[illegible]許[illegible]也不預備[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他[illegible]如[illegible]哥哥

多負[illegible]點實在[illegible]也[illegible]你吧！好[illegible]地給我辦

，我[illegible]並[illegible]不[illegible]想[illegible]事多[illegible]要[illegible]錢，[illegible]後天姐姐不和我一塊去一

次嗎？」

「上那兒？」

「說好了，[illegible]還[illegible]高村先生雨宮先生和咱們兩

個見[illegible]面，談[illegible]最[illegible]。」

「不，我不去。」

「為什麼？」

「面對面的怎麼好意思談那件事呢？」

示出[illegible]妹妹[illegible]自[illegible]已[illegible]刻[illegible]到了姐姐在這件事情上顯

露得[illegible]姐姐[illegible]正[illegible]端[illegible]地[illegible]在兩[illegible]的性格[illegible]，還可是[illegible]妹

意思。[illegible]姐姐[illegible]直[illegible]地在[illegible]宮[illegible]眼前，[illegible]明[illegible]自己[illegible]底[illegible]

了[illegible]姐姐[illegible]一[illegible]不變[illegible]去，我明白，不過這一次

「姐姐[illegible]一[illegible]吧，[illegible]還[illegible]重要的事情。」

「你[illegible]說[illegible]什麼，我也不去。」

「在[illegible]沒法子。」

方[illegible]退[illegible]出來了，還[illegible]我不是[illegible]應該[illegible]再討一回[illegible]。」[illegible]那[illegible]

我[illegible]委託[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就[illegible]叫[illegible]你[illegible]我[illegible]一切[illegible]。」

「[illegible]說什麼我也不去，

兩[illegible]腳[illegible]那[illegible]也[illegible]決[illegible]定[illegible]法[illegible]在[illegible]柱子上，[illegible]，我自個去吧！」

「葵[illegible]把[illegible]背[illegible]故[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子的

平[illegible]伸[illegible]那[illegible]不[illegible]金[illegible]錢[illegible]意[illegible]思吧！姐姐[illegible]說無論怎

還解[illegible]決[illegible]法[illegible]也[illegible]脫[illegible]不[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要多少錢

呢？」

推[illegible]辭[illegible]

「[illegible]紙，[illegible]包[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就行[illegible]。」[illegible]着[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去[illegible]。」

恒[illegible]美[illegible]我[illegible]到[illegible]生[illegible]巧克力的[illegible]

了[illegible]人[illegible]家[illegible]在[illegible]年[illegible]想[illegible]到[illegible]中[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七[illegible]然[illegible]是[illegible]什[illegible]作[illegible]養[illegible]育[illegible]依[illegible]由[illegible]春[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事[illegible]

了[illegible]還[illegible]和[illegible]現[illegible]姐[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示[illegible]萬[illegible]的[illegible]了[illegible]，子[illegible]意思，那[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方[illegible]死[illegible]

思[illegible]這[illegible]要[illegible]千[illegible]錢。[illegible]沒[illegible]思，[illegible]為[illegible]個[illegible]什麼[illegible]女人[illegible]到底[illegible]

得[illegible]錢吧！多了[illegible]的時

候[illegible]恒[illegible]美[illegible]算[illegible]我的[illegible]不[illegible]明白[illegible]。」

「葵[illegible]你[illegible]說[illegible]什麼？」葵底意思。

「你[illegible]別[illegible]問[illegible]起來。」

「你[illegible]出[illegible]孩子，[illegible]將來你就明白了，那時候

我也[illegible]幫[illegible]你[illegible]底[illegible]養育[illegible]。」



裡進去，[illegible]人，[illegible]那[illegible]兒[illegible]笑[illegible]，[illegible]差[illegible] 高[illegible]村人[illegible]過[illegible]右[illegible]拿[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中最不安分的是你……」

[illegible]了[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吸[illegible]是[illegible]外[illegible]來[illegible]紅[illegible]的後[illegible]，[illegible]了一[illegible]張[illegible]他[illegible]意[illegible]重[illegible]也[illegible]了[illegible]得[illegible]和[illegible]讀[illegible]葵[illegible]定[illegible]到[illegible]高[illegible]路[illegible]去[illegible]會[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

「客人來了。」侍者這樣通報着。

「我們來得太晚了，」高村催促着葵

兩人進了屋子。

「來得太晚了！」高村向着雨宮。

「唔！」雨宮坐在桌前這樣地應了一聲。

葵拋開了一切顧慮，這是一間八疊席的屋子，屋正中的飯桌上，擺着[illegible]秋天盛開的洋牡丹，雨宮已經坐在飯桌前，只穿着襯衣，在[illegible]啤酒，不等客人來就先喝起來。但雨宮的不客氣的作法，使人不說什麼也不敢責備他呢。

「啊！跟這樣的人什麼也別說吧！」

[illegible]

「雨宮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再給我一杯啤酒。」雨宮命令着侍者。

[illegible]

感服。

「高村面向着最上小姐說。

「喂，最上小姐，[illegible]

留不好嗎？」

「得到了高村底後援，葵抬起頭來。

「高村先生跟我說過，[illegible]

無論怎樣也只有金錢解決之一途，我想也只好如此了。」

「噢！我也和弟弟談過幾條別的條件，[illegible]

[illegible]

「我要兩萬圓。」葵拋開了考慮這樣說。

雨宮的臉上露出來淡淡的一笑。

[illegible]下了刀叉，[illegible]對着葵，然後放下了叉子。

「這麼說不合適嗎？這個數目合適嗎？」[illegible]高村也放下了叉子。

「所謂數目合適[illegible]是很難定的。[illegible]

[illegible]雨宮[illegible]淡淡[illegible]的表情。

[illegible]足地露出事務家的臉，臉上顯然的無隙可乘。

[illegible]

「爲什麼？」

[illegible]

「那麼你是說以法律來論兩萬元是合適的嗎？」

「不，我說的不是錢，我只說是在法律上也有根據。」



雨宮只穿着襯衣，在吃着啤酒。

「唔……若是那麼說也好。」

雨宮點了一點頭。……

高村靜靜地望着哥哥。

……

高村在飯後的小水盤裡洗着手指，靜靜地望着哥哥。

「哥哥，怎樣辦呢。」

……

（十四）

從飯店出來後，葵到姐姐底公寓去了。恒美正在窗前背着太陽在編毛線活。

「怎麼啦？怎麼這時候來了？」

「來找你來了。」葵便倦也似的一下倚在飯桌上。

「作什麼？」

葵兩手叠着在頰上閉上了眼睛。

……



「怎樣說才好呢？」葵用又……



周萬。那還是太不懂世情：：啊！不過我倒是挺痛快，把一切都拋開，從今天起另作新的打算吧！從前的一切，姐姐，都忘掉吧。可是姐姐一點也沒介意。妹妹失去了，姐姐忍著一個生活著的妹妹，失去了自己的希望……

用著鼻子不通氣的聲音說；

「姐姐，我睡一點鐘覺吧！累得不得了。」

恆美到社會的激流裡，倍嘗艱難而回來的，對自己的妹妹，她內心不能不同情；她在被窩裡，雖然好容易安靜了，可是她從今晚起我要在這裡睡了，雖然內心彷彿睡不了的樣子，能睡得好一會了。

「姐姐，原諒我，我簡直什麼事也做不成。」

終於突然撒開手，站起來。「我現在就去，去找先生和他辭職。」

挺精神地說了，敏捷地修飾好身上的一切，已經什麼時候都是這樣。

×　×　×

和哥哥分手後，高村立刻到了鐵風公寓裡，姐姐沒回來，大概到那兒去了吧！

他回到自己的房裡去，把疲乏了的病後的身子躺在椅上。

「您回來啦！」

一般島正代從事務所桌旁站起來說。

「剛才釜田律師事務所給您來電話了。」

「有事嗎？」

「二十六號公判延期的事知道了。」

「知道了！」

「給您斟點茶來吧！」

「好吧！」

正代關上門，走了出去，從前幾天病後，宋……三刻……村面……

[illegible]

「一般島小姐！」公事似的叫。

「是！」正代似乎不明白地微笑著，高村連那面部都不快地轉向她。

「今天我想給你一個面子，到公寓去，最上層的小姐在的話請她就來。」

這一次就是到公寓去，高村在這裡代替正代自己的事務所裡做事……但是正代並不知道，也不能……

「我不知道，只是跟先生一起在高村的事務所做事的人。」

「我不知道，就跟正代說……」

「……」

[illegible]

環能有高希村望底嗎，哥！雖說，微位烈哥地告非是難到的，為詩家來……

[illegible]

年餐婚去了，但弟弟身上投下了數萬金錢的兩宮章爾，自然對弟弟的婚事是有重大的發言權的。

所以與其留在這兒，留戀於絕無希望的愛情，還不是賢明的生活方式，倒不如去找尋其他的新生和新的希望。晴三他並沒有覺到這樣的女兒心，話說完了之後，把封筒裡的兩張支票拿出來。

「哥哥話是說得太無情了是不是？你走之後又商量了一次的結果，我待令姐接受了五千塊錢，從此兩方無事，你同意嗎。」

他把支票放在葵面前的桌子上，她卻不爲所動的只傻了一樣地望着那張紙片。

「我希望的不是你爲我全小節。我認爲你和我底事業共鳴，和我底事業協力，你要不和我說這些氣話難過，我很願意你的鼓勵我，替我作些我底能力所能作得了的公益事業，像買幼稚園的事就是一樣。若是我自己的話我是一心就設什麼育兒園的，有你的幫助，有你底熱情我才開始與作，你現在絕望地要求走，你底絕望不是不可挽回的了，託你福，哥哥把買幼稚園的錢給我了。」

高村又拿出一張支票來放在桌子上。

突然，意外地葵兩手掩了臉哭起來，彷彿被申叱了的小孩子一樣委屈地哭着。

高村一怔，但立刻明白了所哭泣的原因，他以爲葵是在絕望之後又有了希望那樣喜極而泣，他站起來走過去從後面輕輕地抱着葵底肩。

「別哭了，已經好了嗎，從此你不稍幾乎不行了，第一，你先另去交涉買幼稚園的事，價錢你跟他們談好了就定吧！嘛仿。」

葵擺動被抱着的肩，從他底胸裡脫出來走到窗前去，她止不住她底哭泣。她不是高興而是難過，高村誤解她了。

女人底心是更進一步的，即使所有希望的事情都能得到，但兩人的愛情的將來是渺茫的，這在女人才是難附的絕望。如果兩宮章能讚成，高村也有這樣的心意，這個職業才是幸福的歸宿，事業才是有希望的事業。現在雖然僅僅是兩宮一人反對，已經等於全反對，葵是悲哀着這件事。

「不久就得着手選舉的事情了，要請你作的事情正多，你該忙了呢！」

高村愉快地這樣說。

「先生，我要求您，我幫忙您到選舉終了爲止，那時候請您允許我辭職」。

「你盡說胡塗話。」

「不，我很明白，姐姐底錢先寄存在您這兒，因爲我覺得還是兩個人一塊作事自食自力精神愉快，……」

葵這樣說了後，彷彿逃走一樣急急地走出了屋子。

鮫島正代帶着明朗的臉隨着葵出去的腳步立刻進來，她像是在門外聽着來的，但她作着什麼也不知道的臉色。

高村坐在躺椅上，把兩張支票又裝在封筒裡。

「她……」他想着，有些煩，他所以煩是未能抓着最上葵底心。

眞要強！他歎息，她和那些苟且的女人們完全兩樣，從未說過一句愛情上的話。她底態度彷彿沒有戀愛的興趣一樣，她沒有過結婚的事情嗎，可是她實在是顯示了她底美，她底女性的感情，她底心裡絕不是沒有熱情的，但高村沒捉着她底深奧的感情。

若是普通的姑娘，一點小事就可以看透她底心，事情就可以簡單地進行了，但在凜凜然的最上葵，就是想窺探她的心連窺探的縫隙都找不着。高村是有自信，自信自己底愛情一定能爲她忠實地接受，但這自信動搖了（究竟她怎樣地想我呢）

在這屋裡哭泣的她底感情也不明白。不接受錢，選舉終了時辭職……她完全沒有覺到高村心裡的愛情嗎？

轉過來想在那一件事情上自己曾經向她明白地表示過愛呢，只是淺遠的一點暗示而已，她不明白嗎！對女人，還是非得再用那些討厭的什麼我從心裡愛你嘍，你跟我底妻一樣嘍的輕薄地表現嗎。

在他接受的民事訴訟的案件中，他非常清楚那些戀愛的語句是被怎樣愚劣地使用着，怎樣地粧飾了虛偽，他幾乎想戀愛只是愚人們的一種把戲。所以至少對他個人心傾倒的葵，他是不願意用那些愚笨的言語的。他知道把戀愛的話用在不潔的情形中太多，所以對葵，他不知怎樣表現自己的心意才好。

也許她完全沒以自己爲意，他突然這樣想而且立刻就想這也許是眞的。在直美的事情上大概他沒能使女人滿意，葵認爲保全哥哥底面子，她想這是愛情不純，不忠實了吧！爲此她離開了高村。

這思想像一條鞭子似的猛擊着自己，高村丟失了自信的把頭靠在椅背上。

（難捕的女人，最上小姐也許又吹了。）

說他悲哀，勿寧說他覺得迷茫。

（未完待續）

眼科陳希禮大夫

矯正斜眼

說明：上圖係陳○○女士患斜視經陳希禮大夫施行手術矯正前後

陳大夫現設診所於東城東帥府胡同十九號（協和醫院北門對過）誠斜眼患者之福音



手術前、手術後

編輯後記

▲「各交戰國的女性」一，其中介紹給我們讀者不少的時代知識。於目前正值戰火熾烈的局勢下，主要者如德日義美英蘇，這些國家的女性，爲了效勞祖國，正不斷的在汗流艱辛的操作着，當然這是天職。深希望我國女同胞皆能學她們的精神，獻全力於國家建設方面上。

▲「我們的意見」欄，希望讀者踴躍賜稿才好，不過執筆必須懇直切實爲佳。

▲本刊六百元萬字小說徵文六篇，至本期止完全刊載完畢。接到了不少讀者的珍貴批評與指教，特此謹表謝意。

▲「滿洲女作家作品特輯」與諸位讀者會面了，其間經由華北作協會爲之斡旋，並承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吳郎君負責代爲集稿，特此一併致謝。

▲「人工受孕術」於今日醫學界，已是頗爲重視的新技術了。但在中國，似乎還是非常生疏而不能引人重視的。「不肯接受科學」在我國是非常普遍的事，那末這廿世紀的新發現於我們這種禮教尚不會完全脫淨的國土是否肯利用它改良種嗣，也是甚應顧及的問題。本刊介紹此文，願悉聽讀者與國人的意見。

婦女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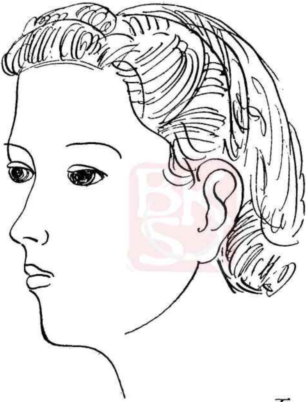
第四卷・第六期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定價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	郵費 及日本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五角	二分五	一角五分	三角
預定半年	六	三元	在內	九角	一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	六元	在內	一元八角	三元六角





會使您的
面孔美麗

是東洋唯一良好的雪花膏
朝夕在您的肌膚上，記着試用麗德雪花膏吧，
它會使您有超過別的婦人們的更美麗的面孔。

麗德雪花膏

麗德牌化粧品總行

平尾贊平商店

歸宿



凡是出嫁的女兒，都是找到了歸宿，可是在找到歸宿以前，要預備什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由小姐一躍而爲主婦，不只環境方面要有轉變，就是生活生理各方面，亦要有很大的變化，如同治家，懷妊，哺兒等都要去親身體驗；治家則有時操勞過度，懷妊則不免有妊娠病，哺兒是不是乳汁缺乏，以上的種々，都是營養不良所致。若素是營養素複合以維他命群製劑，專治胃腸病，肺病，虛弱症，妊娠病，貧血，乳汁缺乏，都有特別功効。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
蒙疆營業所：張家口市至善街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胃腸營養
若素